

中山文化教育館戰後世界建設研究會編

戰後問題論文集

第一集

獨立出版社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38808

中山文化教育館戰後世界建設研究會編

戰後問題論文集

第一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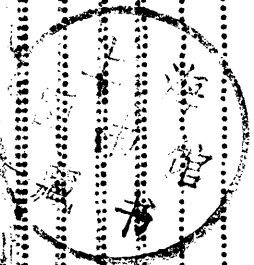
獨立出版社印行



戰後問題論文集第一集 目次

代序.....	一
引言.....	一
(一) 新世界的設計者.....	一
(二) 戰後的太平洋.....	二五
(三) 我們需要一個世界政府.....	四三
(四) 持久和平問題.....	五四
(五) 爭取此次戰爭勝利和今後世界和平的一個策劃.....	八四
(六) 美國改組世界的計劃.....	九五
(七) 一個美國改組世界的提議.....	一〇五
(八) 和平設計家與東.....	一一〇
(九) 如何徹底解除德國武裝.....	一二六
(十) 美對日本島嶼半環.....	一三六
(十一) 美國新憲章.....	一四〇
(十二) 美國對外國關係中的經濟問題.....	一四九

新
欣



戰後問題論文集

- (十三) 南洋羣島大戦中の教育問題……………一五五
- (十四) 教育無難從世界建設之一因乎……………一六六
- (十五) 兩教育會議中其特點……………一七六
- (十六) 戰後教育問題……………一八八

代序

孫科

關於戰後國際問題，現在世界各國無不非常注意，尤其是在同盟國英美方面，無論是政府當局或私人，都組織有種種的專門機關和團體，來進行精密的研究。最近二年以來，盟邦的一般政治家，軍事家或經濟學家，發表了許多討論戰後國際問題的文章。我們認為戰後的國際問題及其趨向，對於中國抗戰建國的前途，關係非常重要，我們站在中國的文壇，絕不宜忽略，而應加以一番切實的檢討。

我們要把戰後國際問題研究清楚，必須先明瞭同盟國方面，對於解決戰後國際問題的立場和主張及其傾向。其次還要分析同盟國家的這些立場和主張對於中國前途有怎樣的關係，藉以決定我們應取的態度。本人擬就這兩點來做一個綜合的說明。

一 戰後對敵國軍事制裁問題

同盟國家認為戰後國際上最迫切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對敵國軍事制裁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同盟國家在戰後對於敵國應該予以一種怎樣的處分以有力的防止敵國戰敗後之重整旗鼓，死灰復燃，這個問題，內容較為單純，因為同盟國家的敵人，在歐洲是德國義大利，在亞洲是日本，將來同盟國家戰勝以後，對於德義和日本，應當在軍事方面，予以澈底的制裁，使他們不能再窮兵黷武，擾亂世界的和平，對於那些發動戰爭的禍首，應執行

代

序

懲罰，使他們的竊徒永不敢再作侵略隣國的梦想。這是同盟國家對於這個問題，目前共同一致的主張。

(一) 軍備之解除，暨軍事幹部的消滅

我們對於同盟國家這種主張，應持怎樣的態度呢？戰後對於敵國應該怎樣處置才算澈底，才能夠永遠保持世界的和平呢？要解決這些問題，讓我們先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給予我們的教訓是怎樣。上次世界大戰，德國在一九一八年完全崩潰，被協約國解除武裝，受到種種限制，不能維持他的軍備，可是這種局面，只能延續二十年，結果德國又在歐洲發動了這次大戰，假使我們在這次世界大戰結束，不能予以澈底有效的制裁。很可能地不到二三十年，他們又要死灰復燃，再來擾亂世界和平，發動第三次大戰，這將是整個人類最悲慘的命運。所以現在英美方面，政府當局和一般專家學者，都在嚴密致慮在戰後怎樣來把敵國的武裝澈底解除，使他們永遠不能建立強大的侵略軍備，向外發動侵略戰爭。英美的專家學者，研究德國在第一次大戰失敗以後，所以能在極短時間內完全恢復其侵略勢力的最大原因，是由於(一)德國失敗以後，軍事上雖然受到條約的限制，可是國內輕重工業的基礎，都沒有破壞，原有的經濟組織和工業設備是存在，所以很容易在短期恢復原狀。(二)德國軍隊的武裝，雖然被協約國解除，國內只留十萬的常備軍，可是他們在大戰期中，養成指揮作戰的幹部——德國參謀人材——都沒有到應得的處分，

有的還在政府供職，有的雖退居鄉間，但是他們憑着過去的歷史背景，可以很迅速地召集起一般退伍軍人，組織成堅強的部隊。

現在同盟國家，鑑於過去此種情形，已獲得到一個共同的認識，就是要把敵國的軍事武裝，真正澈底的解除，不但必須使敵國將他所有的軍備，完全交出或毀壞，將他的內有組織的軍隊完全解散，還要使敵國的軍事幹部，無法繼續存在。如果敵國的軍事幹部完全被消滅，那末，他便不能在二三十年以內，恢復他們軍事的組織，這樣，對於敵國的處置，才算真正的澈底。

(二) 工業武裝之解除

除了解除敵國軍備和解散其軍隊，消滅其軍事幹部以外，還要解除敵國的工業武裝，就是要將敵國所有的機器工具製造廠和重工業設備，完全同盟國接收，使敵人不能再利用這些工業設備，來重新製造武器，恢復軍備，發動新的侵略。這些世界和平，才可以得到鞏固的保障。最近在英美有許多政論家和觀察家，對於這個問題，都在熱烈地討論。我們研究的結果，認為有兩種方法，可供將來採用：

甲、對德國方面——德國的工廠，在戰爭期內，當然有許多被同盟國的空軍轟炸破壞。除了這些已毀壞的工廠之外，如果德國在戰爭結束時還存有可利用的工廠，或工業設備，可以生產武器者，這些工業設備應該完全交由同盟國家來管理。大家知道德國最有名

的克魯伯兵工廠，是在德國西部魯爾的愛森，愛森這個地方有幾十萬的居民，大都是克魯伯兵工廠的工人，或與廠的業務有關。這個克魯伯工廠，在將來德國戰敗以後，便由同盟國接收過來，使德國不能再利用他來製造侵略的工具。此外其他許多工廠，德國也要完全交出。固然，我們於德國的工廠不能完全加以消滅，因為這些工廠雖然在戰時可以製造武器，在平時亦可用以製造民生日用必需品，同時，德國煤礦資源豐富，為重工業的重要原料，應該利用來發展各種輕重工業，如果我們根本不許德國的工業存在，是很不合理的。可是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讓德國再來利用這些大規模的工業，發禍無窮的戰禍，破壞世界的和平。將來這些工業設備，應該完全交給同盟國的英美蘇來掌握，假使將來世界能建立一個很堅強的國際組織，這些工業便應該交給這個組織來管轄，以樹立世界反侵略的武力，使世界和平得到確切的保障。

乙、對日本方面——在英美各國的名流學者，都在討論戰後怎樣對付德國的當中，我們對於日本，也可採用同樣的方法，在我們戰勝以後，把他們的工廠接收過來。將來我們對於日本的工業，固然不能完全加以毀滅；使日本由一個工業國家退步到一個落後農業國家。可是在日本境內凡與國防軍備有關係的工業，在戰後必須完全由我們控制。如果我們戰後的力量，還不能單獨做到，便應該聯合盟國家的共同力量來管理，使日本軍閥，在戰爭失敗以後，再無法利用這些工廠來重整軍備，重新破壞東亞乃至全世界的和平。其

次，我們戰後不但應該接收他們的工廠，還應該像對付德國一樣，解散他們的軍隊和消滅他們的軍事幹部。現在日本的軍事幹部，年齡高的雖已不少，可是還有一批少壯軍人，具有軍事的智能和侵略的野心，將來自然失敗，過了相當時間，可能像過去的德國一樣，能夠恢復過來，為我們心腹之患。所以我們在戰後必須設法消滅他們的力量，使他們不能有所作為，無法組織強大的軍隊。關於戰後接收日本的工廠和消滅日本的軍事幹部，我們必須拿出像英美蘇聯對付德國同樣的決心，來澈底去做，如果能夠做到，日本便無法再作侵略的企圖，世界和平最少能夠保持一二百年，可以說是一勞永逸的辦法，否則日本將來還是要發動侵略戰爭，那時我們所遇到的困難，恐怕比這次抗戰中所遇的還要大。

二 戰後世界組織問題

戰後世界應該怎樣組織起來，是戰後第二個最重要的國際問題，值得我們詳加研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各國為了保持世界和平，產生了國際聯合國或稱國際聯盟的組織。我們將來是否把國際聯盟原本的組織恢復，或者另行建立一種新的機構，現尚在研討當中。

(一) 國際聯盟過去之組織及其缺點

根據各方面發表的主張，對於將來的世界組織，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國際聯盟或國際聯合會；二是世界聯邦。國際聯盟係以參加的國家做單位，由參加的國家選派代表，就像

幾十人合組一個委員會，每一個人都是委員會裏的一個委員一樣，有共同決定議案的權利。依照一般委員會的習慣，對於議案的決定，都是少數服從多數。可是過去的國際聯盟，並不依照這個原則，按國際聯盟的規定，國聯大會對於一個議案必須得全體同意，才能通過。由於各國利害關係之不同，國際所討論的重要議案，可說沒有一個能得全體一致通過的。這是國際聯盟最大失敗的地方。像「一九一八」專變發生，我們要求國聯引用盟約第十六條的規定，對日本的侵略予以有效的制裁，可是當時英，法幾個大國，以為中國的事件與他們本身的利害無關，而且要制裁日本，必須運用相當的兵力，英，法不願耗費自己的力量，來解救中國之被侵略。而國際聯盟本身是沒的力量，對於國際間的糾紛，必須參與國家能夠照着國際聯盟的決議去做，才能進行解決。所以國聯常常在最重要的關頭，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成爲一個有名無實的空論機關。如果我們在這次大戰以後還是維持國際聯盟原本的組織，恐怕不免要蹈過去的覆轍。

(二)「世界聯邦」之擬議

因此在這次戰爭當中，英美一設專家學者對將來的世界和平組織，有另外的一種理想，就是主張組織世界聯邦。世界聯邦的性質，和國際聯盟不同，參加國際聯盟的每一個會員國，都保有其絕對國家主權。但世界聯邦的每一個國家只是聯邦內的一個自治單位，其與國家一體整體，成爲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的境地，因此「就是世界聯邦國家」。聯邦

每個自治單位，可以各管其理而已，但對於聯邦共同的事，由聯邦政府來管理。將來這個「世界國家」的理想，果能實現，便可達到世界大同的境地。在過去，我們中國也曾有過這種思想，像孔子的禮運大同篇，歐陽大同之治，從前一般中國人，以為中國便是世界，所謂「天下一家」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說是世界國家思想，表現。關於「世界聯邦」的具體，英法等國學者已有提問，我們再詳為敘述。現在先提「歐洲聯邦」，「民主聯邦」，「英法合邦」等主張略加研究。

(三)「歐洲聯邦」

遠在二十年以前，國際聯盟成立之初，歐洲少數前進的政治家，便已看出國際聯盟機構組織不善，將來必定不能發揮作用，因此他們主張另行組織一個歐洲聯邦。法國總理白里安氏，曾公開地用法國政府的公報，在這個主張正式提出來，並且同德國當局接洽。是由於實際的需要。因為歐洲有幾十個國家（在第一次歐戰以後還復興了幾個小國）他們所以提出這種主張，國界都是犬牙相錯，但各國的民族語言却非常複雜，各國的法律，也不能一致，常常發生糾紛。如果我們到歐洲去旅行，經過各國領土，便要受種種的限制和檢查。至於關稅也是由各政府自行規定，因經濟競爭而從事關稅高壁的建立，以致貨不能暢流，這種複雜麻煩的情形，尤其在東歐及巴爾幹等半島的各小國為甚，以致引起德，義兩心國家的侵略思想。全歐洲的領土（蘇聯除外），沒有北美聯邦本土大，而歐洲的人口，

却比美國多三倍以上。美國各邦所訂的法律，以及各邦間的交通，都比歐洲來得方便，我們旅行美國，並不感覺到交通上或法律上的困難。如果能將把歐洲各國組織起來，像北美聯邦一樣，必能免除國際間的糾紛，保障歐洲的和平，可惜他們當時這種組織歐洲聯邦的思想，並沒有成爲事實。但這次世界大戰而發生，使歐洲各國人民深感到有一種實際和平組織的必要。

(四)「民主聯邦」

「民主聯邦」的主張，是美國一位名記者，司特利特所提出的，他在一九三九年初出版一本書，主張歐美兩洲的民主國必須馬上成立大聯邦，以保持本身的安全。他以爲世界上的國家，必須他們的文化——生活習慣，與其奉行主義和思想，都不是相差過遠，才有結合成爲聯邦的可能。否則像英美與蘇聯，無論在主義上，思想上，政治制度上都不相同，如果把美和蘇聯放在一個聯邦之內，是不會成功的。依照他這種主張，將來的世界聯邦，應該以美國，英國，加拿大，南非，法國，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瑞典，芬蘭，瑞士，愛爾蘭，澳洲，和紐西蘭等十五個民族國家爲主，組成「民主聯邦」佔世界的一大部份，實現以後，世界和平更有保障。可是經過許多人研究批評的結果，認爲他這種主張，不但不能維持世界和平，却會使世界和平遭受破壞，因爲其他許多在「民主聯邦」之外的國家，看到這些國家聯合起來以求自保，他們也會效尤另行聯合起來以互謀自保，

乃形成對抗趨勢。這樣世界和平益將無法維持，所以這種「民主聯邦」的主張，在事實上實有許多不合理的地方。司特利特除了提出上述「民主聯邦」外，還寫了一本書叫「英美合邦」，以「英美合邦」為「民主聯邦」的基礎。

(五)「英法合邦」

一九四〇年春間，德軍攻入法國的時候，英國首相邱吉爾向法國提議成立「英法合邦」，共同來對付德國，可是那時法國已經支持不住，快要陷於崩潰，來不及研究和接受這個建議，所以也沒有實現。但是這種主張在國際歷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因為邱吉爾係站在英國政府的立場，正式向法國提出，與一般政治家發表個人研究的心得不同。

(六)「世界聯邦」之具體方案及其批評

美國社會名流卡爾波德德孫氏最近對於「世界聯邦」的主張，提出一個較具體的方案，這個方案雖然只是一種私人的建議，還繼續在研究和討論，尙未為各國當局所接受，可是其中頗有值得我們研究的地方。他主張戰後的世界，應該組織十一個「區域聯邦」，由這些「區域聯邦」再聯合成為一個「世界聯邦」。他心目的「區域聯邦」，分為（一）美國聯邦，包括美國，和中南美洲各國家。（二）英國聯邦，包括英國及其自治領地，如拿加大，南非，澳洲紐西蘭愛爾蘭等地。（三）蘇維埃聯邦，即現在的蘇聯。（四）拉丁美洲聯邦，包括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西班牙和葡萄牙。（五）德意志聯邦，包括德國，荷

露，奧國，丹麥，挪威，瑞典和芬蘭。(六)中歐聯邦，包括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阿爾班尼和希臘。(七)中東聯邦，包括土爾其，伊朗，伊拉克，埃及，亞刺伯，阿富汗等國。(八)中國聯邦，包括中國和韓國。(九)日本。(十)馬來聯邦，包括馬來半島，荷印，菲立賓，泰國，越南和南洋羣島。(十一)印度。

這個「世界聯邦」的主張，可分兩部份來說明：(一)在十一個「區域聯邦」之中，每個聯邦由一個主要國家作發起國，來做其餘國家的領袖，像美國聯邦，係以美國為發起的國家；英國聯邦，係以英國為發起國；拉丁歐洲聯邦，以法國為發起國；蘇維埃聯邦沒有旁的國家參加自成一單位；中國聯邦的情形，也像蘇聯一樣。在這些「區域聯邦」之上，成立一個「世界聯邦」，為最高的組織。(二)這些「區域聯邦」中的重要國家，可以自己組織軍隊，平時用以維持內部的治安，戰時則歸「世界聯邦」政府指揮，以維持整個世界的和平。較小的國家，他的軍隊，可由聯邦政府來統帥訓練和支配。

至於各聯邦軍備的多寡，也有一定的分配標準，如全部兵力為一百分，則美國聯邦應佔百分之二十，計軍隊四十萬名，飛機一萬架；戰車二萬輛，主力艦二十艘；英國聯邦和蘇維埃聯邦各佔百分之十五，計軍隊各三十萬名，飛機七千五百架，戰車各一萬五千輛，主力艦各十五艘；德國，法國，波蘭，土爾其，中國，印度六個國家各佔百分之四，計軍隊各八萬名，飛機各二千架，戰車各四千輛，軍艦各四艘，馬來聯邦與日本各佔百分之

二、計軍隊各四萬名，飛機各一千架，戰車各二千輛，主力艦各二艘，照這樣來分配，即使將來若干聯邦聯合起來，還不能對付世界聯邦其他部份聯合的力量，譬如英國美國和德國聯合起來，兵力共計不過佔世界聯邦總兵力百分之三十九。蘇聯，德國，法國，波蘭，中國，日本聯合起來，兵力共計也不過佔百分之三十三，蘇聯和英德聯合兵力，亦只佔百分之三十四，世界聯邦還可以運用餘下的大部兵力，對付他們。而且將來各國重兵器，像飛機，軍艦，戰車和大砲，都要由世界聯邦設廠製造，以防止各區域單位私自製造，各單位不能自設國防兵工廠，再度演成戰禍。這樣，將來的世界和平，便可得到確切的保障。

此種「世界聯邦」的主張，原則上大致還算公平。但我們認為中國所佔的軍備百分比，只佔到百分之四，實在太少。但在他們的意思；則以為這百分之四軍備，包括飛機二千架，戰車四千輛，主力艦四艘，已經比現在中國軍備增加許多，而且中國重工業尙未發達，就是這百分之四的比額，此時尙不容易製造和負擔。其次，這種主張還有不合理的地方，像把泰國，越南，歸入馬來聯邦，把緬甸歸入英國聯邦，都是值得研究的，其實泰國，越南，緬甸比較和中國接近，而且前代曾為中國的屬國或領土，在地理與民族關係，都接近中國，應該在中國聯邦，而不必劃入馬來聯邦之內。將來如果世界各國對於這種主張，原則上獲得多數贊同，我們便應根據實際的情形，詳細研討，提出對案，以求得獲圓滿的解決。

上面所述的都是盟邦人士對於世界組織的各國主張和意見。將來戰後究竟怎樣，現在還不能預斷。但是經過這次戰爭，將來必決有一種世界性的新組織出現，因此我們應該對於這些主張和意見，隨時注意研究，並且貢獻我們的意見。

三 舉行國際會議以解決戰後國際問題

近來在美國除了上述國際聯盟，或世界聯邦兩種主張之外，還有一種有力的主張。提出這種主張的人們，以為根據過去的經驗，我們還不能用一種很簡易的方法將世界上的許多問題，在這次戰爭結束以後，完全予以滿意的解決，獲得一勞永逸的功效。如果以為這次用一種很簡易的方法，解除所有的困難，那就不免忽視現實的環境。「世界聯邦」的理想，也不是一蹴可幾，所以他們提出一種主張，要按照將來的實際需要，舉行各種國際會議成立各種專門委員會，來解決各種最急迫的問題。待時機成熟，才進一步謀求「世界聯邦」的組織。他們認為最急迫的問題是：

(一) 戰時及戰後人民生活救濟問題

這次戰爭結束以後，參戰國家的人民由於遭受兵災的損失，在生活上一一定感到非常痛苦，即以現在將歐戰時的情形而論，許多國家的人民都已陷於飢饉恐慌中。將來英美聯軍在歐洲登陸，淪陷區人民生活問題，立刻成爲最嚴重的問題。因此國際間必需設立振濟的機構，來謀普遍的救濟。最近美國已召集兩個國際會議：(一)是難民救濟會議，專門討

論戰後如何安插戰區難民，恢復他們平時的生活和工作。(二)是糧食會議，討論和計劃世界各國糧食之生產和運銷，以維持並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

(二) 戰後經濟建設問題

不但是工業落後的國家像中國，應該注重戰後經濟建設，就是工業已經非常發達的國家，像英美蘇聯，在這次戰爭中，原有的輕重工業，經過戰事的影響，也要在戰後重新建設起來，尤其是歐洲的國家，像德，法，義，在戰爭中受到同盟國的轟炸，工業基礎大部破壞，人民住宅，交通設備，甚至農地，均受毀壞，更須在戰後積極圖謀恢復。至於各國的農業，由於戰時種種影響，以致缺乏人工，資本和肥料，也要設法求補充。爲了推動戰後的世界經濟建設，應該舉行戰後國際經濟會議，成立國際經濟建設機構，使參加的各國，共同合作，努力來恢復世界經濟的繁榮。

(三) 戰後殖民地管理問題

歐洲的許多國家。像英、法、荷蘭、比利時、西班牙、和葡萄牙，他們在海外的殖民地都很多；將來戰爭結束，這些殖民地，究竟應該由原來的主權國管理，還是交由國際機構接收共管，這是戰後一個極嚴重的問題。爲了避免帝國主義的衝突，某些人士曾提議，設立世界殖民地管理委員會，來統籌管理全世界的殖民地。

(四) 戰後裁減軍備及復員問題

世界各國軍備，在戰時皆非常龐大，美國的海、陸、空軍，現在已經擴充到一千二百萬人。英國、蘇聯、日本、德國，軍備的擴充也很厲害。我們在抗戰期間，兵員亦擴充到五百萬人以上。各國的戰時軍備如果在戰後不能裁減，世界和平便要遭受很大的威脅。所以應該舉行戰後復員裁兵會議，計劃戰後復員的種種工作，俾在戰爭結束之日，能夠立刻付諸實施，不致臨時應付，措手不及。

(五) 戰後國際貿易問題

美國朝野都一致主張戰後恢復世界自由貿易，其所持的理由，以為上次世界大戰結果，各國經濟政策的傾向，均趨於經濟自足，完全國家化，各自為政。無不採取閉關主義，儘量提高關稅，以防止外國貨物的進口。可是在另一方面却要把本國的貨物運到外國去傾銷，造成互相排擠的矛盾現象，使國際市場陷於支離破碎的狀態，世界貿易完全停頓，形成幾個的單位，所出產之貨物，無法在國際間流通。為要避免這不良現象，因此主張戰後須恢復世界的自由貿易。

要恢復戰後的國際貿易，必須做到下述的幾個條件：一，關稅應由國際會議來統籌兼顧，規定各國的關稅稅率，不能超過一定的標準。二，各國貨幣的匯率，亦應由國際會議來統一規劃，為了使國際匯率有一定標準，各國應該放棄自己規定匯率的主權。這樣，便可防止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將大量商品，向旁的國家傾銷。過去許多國家傾銷商品，都是用

貨幣貶值的方法。像英國便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國內工廠所製造出來的商品，在國內市場不能完全吸收時，必須找尋海外市場來傾銷。爲使傾銷容易，不得不造成一個英鎊集團，而且將英鎊的價值貶低，以提高國外一般人的購買力。日本傾銷貨物的方法，也是把日元貶值，使國外市場歡迎價格低廉的日本貨。可是這種貨幣貶值的方法，只是工業化的國家可以利用，如果由我們實施起來，便是吃大虧。因爲中國不是一個工業化的國家，在國際貿易上，只有原料的輸出，沒有熟製品的輸出，如果將法幣的價值減低，原料品便要賤價流出。現在許多英美人士，已經看出這種方法的錯誤，所以主張將來由國際會議，來統一規劃各國的匯率，使利用貨幣貶值以傾銷貨品，因而影響國際貿易的現象得以防止。三，取消以貨易貨的制度。以貿易貨的方法，是德國最初採用的，後來英國和蘇聯也都跟着採用。像這樣由兩個國家，自行訂立合同。互相交換所需的貨物，結果亦足使世界貿易蒙受不利的影響。四，取締二重價格制度。所謂二重價格，就是同樣的物品，在國外市場的價格低於國內市場，像戰前在香港購買瑞士手錶，比在瑞士本國購買，還要便宜些。在香港購買一枝美國的自來水筆，也要比在美國購買要便宜些。總之，戰後的世界貿易問題，非常複雜，美國的許多人士，正在加以詳密的研究，以期將其中的困難一一排除。爲使戰後世界貿易問題，獲得圓滿的解決，將來也許要組織一個國際貿易機構，來執行國際會議所決定的政策。

(六) 英美國際貨幣標準方案

對於國際貨幣問題，最近英美各國提出了一個方案，正在研討當中，最近將交到國際專門會議來決定。英美所提的方案，都是要規定一種國際貨幣單位，為國際貿易清算之標準媒介，以防止各國單獨變動其貨幣匯率，免除這次大戰以前，各國用貨幣貶值的方法來競爭國際市場的惡現象。根據美國財政部和英國財政部所提出的兩種方案，論其內容，可以說是相當具體而專門化。如果將來我們贊同這種方案，參加此種國際貨幣機構，我們的法幣，對於英國的金鎊，美國的金元，法國的佛郎或德國的馬克，蘇聯的盧布底比值，便不能由我們自己來指定，而是由國際的機構來規定，規定以後，我們便不能隨意把匯率提高或壓低。

至於將來參加實行這種方案的國家會得到甚麼好處呢？譬如中國贊成英國的方案，將來要購買英國的機器，可以採取預支的方法不用即時付現，如果贊成英國的方案，便可以借用美金，以發展我們的工業得到週轉的利益，要是我們不參加的話，便陷於孤立，那末中國的法幣同各國貨幣的比值，便沒有適當的標準，同時不能得到國際的通融。

總之，這種方案，將來果能實現，對於整個國際貿易，必有絕大的影響，不過因為各國的利害關係不同。究竟怎樣實行，才能妥善，還待我們詳細研究。

四 各國對國際自由貿易的意見

一、美國首先贊成

前面提到，美國政府對於國際貿易，主張採取自由方式，美國爲什麼主張自由貿易呢？大家知道美國在一九二九年經濟大恐慌，失業工人竟達一千萬以上，因而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羅斯福總統，爲要打破此種經濟危機，乃實行緊急的措置，停閉全國大小銀行，不准人民提款，同時對於一千萬失業的工人，不惜耗費國家鉅大的公帑，雇用他們修築公路，橋梁，開發水利，培植森林及從事各種公共事業，一面把農工產品的價格提高，來維持農民工人的生活，恢復國家經濟的活力。可是近年以來，美國正式參戰後已全國動員。美國現在不但沒有失業問題，還感到人工不夠，要雇用幾百萬的女工，來補充男工的不足。在戰爭當中，美國的軍需工業，可以說是異常繁榮，一個工人每天往往得到十元以上的工作，因此消費增加，物價高漲，所以美國政府要用方法——如勵行節約，獎勵儲蓄發行公債——來吸收多餘的遊資，減低人民的購買力，免除戰時經濟的畸形現象。但將來戰爭結束，軍需工業大部都要停止，軍隊也要復員，那時工廠裏的數千萬的民工和女工，又將遭遇失業的危險，而且一般工廠由戰時生產改變爲平時生產，出品無法在國內完全推銷，亦將造成第二次經濟的大恐慌。美國人爲了防止將來這種危險和恐慌，主張戰後世界實行自由貿易，就美國的立場說是很正確，而且對美國是很有利的。因爲美國是一個很強大的工業國家，如果將來恢復自由貿易制度，美國便可向外發展市場，不但能解決國內失

業問題，並且能獲得很大的利益。

二、英國主張放棄

英國對於自由貿易却有不同的看法。本來英國情形，正如美國一樣，國內輕重工業非常發達，而且在第一次歐戰之後，也經過很大的經濟危機，同時，英國的一般政治家和學者，從一百年以來，都是主張自由貿易。是英國這種情形在近年已有改變。英國期刊上，最近曾發表過一篇文章，主張英國在戰後應該放棄自由貿易主義，實行統制經濟，認為如果實行自由貿易，就無法同美國競爭。所以英國對於國外輸入的貨物，必須徵收關稅，以保護本國工業的發展，將來英國在本國及其領土之內，或者實行一種變相的統制經濟政策，像英國的貨物運到加拿大，南非或者印度，澳洲可以自由暢流，但對外國——譬如美國或蘇聯——貨物入口，則加以關稅的限制。

三、蘇聯祇有國營貿易

蘇聯的情形和美國相反，蘇聯國內國外一切貿易，完全由國家來經營，沒有自由貿易可言，英美貨物絕對不能在蘇聯境內自由傾銷，所以貿易自由主義對於蘇聯，可以說是格格不入。

四、中國在保護民族工業的範圍內原則上可予以接受

至於自由貿易的主張對於中國的關係怎樣呢？中國近百年來，處在列強壓迫之下，深

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對於外國進口貨物，只能抽百分之五的關稅，幾乎是完全開放，讓外國貨物在中國自由競銷。結果外國貨物大量地在中國傾銷，不僅漏卮鉅鉅，而且使中國工業無法發展，經濟建設失去自主，文化和政治亦不能獨立，這都是過去不平等條約所造成的結果。現在英美各國，已將不平等條約和在中國的特權完全撤銷，以後我們可以不再受不平等條約限制。可是我們自己應該怎樣來達到工業化，設立工廠，製造所需的物品，來同人競爭呢？站在這個觀點上來研究，我們實在還不能實行自由貿易的政策，因為中國工業落後，如果急於實行自由貿易，中國的經濟建設，必將凍結於現階段。換言之，中國便是要成爲外國貨物的傾銷場，民族工業便像過去一樣永遠不能發展，結果却實現了敵人日本對中國所期望造成的——農業中國，工業日本。如此不但對於中國非常有害，就是對於世界也要種下將來的禍根。所以我們爲了保護自己的工業，同時爲了安定遠東將來的局面，不能不暫取保護關稅的政策。正如在未發達的時候，美國政府也曾實行保護關稅，以保護美國的幼稚工業一樣。如果不讓中國徵收關稅，來維護民族工業的發展，於理是說不過去的。

不過我們對於自由貿易的原則，還是可以接受。將來戰爭結束，我們亦未嘗不可以實權部份的自由貿易，譬如我們在戰後要達到工業化，首須把中國工業的基礎建立起來，凡是發展重工業——無論國營或民營的重工業——所需要的機器設備或材料，可以准許自由

進口，將關稅一概豁免。對於民生日用品生產所需的機器設備，若紡紗所用的錠子，儘可酌量免稅或將稅率減低到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以示獎勵。對於運輸器材，交通工具，像載重汽車，亦應免稅，但是私人乘坐的汽車，像備四五個座位的福特汽車，可抽稅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華貴牌號的汽車進口，則抽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的稅。對奢侈品的稅率應該加重，越是名貴的奢侈品，像上好的香煙，法國的白蘭地，或美國的金山燈等等，所抽的稅率應該很高。這樣，在戰後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可以源源不斷地自由輸入，同時還可防止不必要的物品的進口。這可以說是中國對於國際自由貿易應有的主張。

五、中國對於以貨易貨及裁減軍備應有的意見

至於取銷以貨易貨的方法，在我們的立場看來亦未能表示贊同，因為如以這樣我們就不能以多餘的原料換進外國的機器，無形中將我們應享的權利加以限制，但是現在美國正在提倡這種辦法，恐怕等不到戰爭結束就要提出決定。我們對於這一點尤當注意研究，並且設法來適宜應付，使不致對中國的國際貿易發生有害的影響。

戰後同盟國方面可能提出的裁減軍備的建議，也是值得我們考慮的。因為中國根本沒有強大的現代軍備，將來戰爭結束，我們不但無可裁減，還要積極建設，所以裁減軍備的主張，對於我們不甚適用。其他還有許多主張，恐亦未能盡為中國所接受，我們必須斟酌損益，提出我們的對案。不過無論我們如何應付，都要力求妥善，對於本身的立場和利

益，日當努力爭取，尤須同英、美、蘇聯各大友邦密切合作，保持同盟國的友好關係，然後中國戰後的一切問題，才能獲得完滿的解決。

本人相信，只要我們認清國際現勢，決定應有的態度和方策，在國際上加緊努力，必能排除戰後國際間的一切困難，逐步邁進，以求達到我們三民主義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

引言

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又云：「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此次世界大戰，各國損失之鉅，創痛之深，歷史上殆無前例，推其原因，雖極端錯綜複雜，但要為國際社會經濟組織之不健全，國際法律秩序之未能妥切樹立有以致之，故吾人今後倘欲永遠避免重罹浩劫，則不得不於茲戰爭雖未結束，而勝利已成定局之際，先行檢討過去國際社會經濟組織之缺陷，國際聯盟失敗之原因，國際法律秩序未當之處，而妥為釐定重建世界和平之計劃，俾能應付戰後之新局勢，而保世界永久之和平。溯自太平洋戰爭發生以來，英美及其他盟邦公私方面對於戰後國際建設問題，已時有重要意見發表，並組織各種團體機關，用期縝密之研究，本館理事長孫公哲生鑑於戰後國際問題及其大勢之趨，咸與我國抗戰建國之前途密切相關，並為求 國父世界大同遺教之實現計，爰於本年一月組織本會，根據三民主義之原則，研討戰後世界及中國之建設問題，成立迄今，已八月有餘。其間，在孫公哲生指導之下，曾舉行大會四次，集合各方專家，研究國內外有關戰後建設問題之重要意見，並討論各種重要方案，期能於戰後之世界建設及中國建設有所貢獻焉，本會之參考資料，除家孫公哲生發交者外，並承外交部國際宣傳處暨美國大使館新聞處經常供給，時日既久，積成卷帙，爰擇其已發表及未發表之重要譯文，編成斯刊，將來並擬

繼續刊行，至於有關戰後國際問題之重要書籍，已購就多種，列為本會叢書，不久即可與
世，想均為國人所快睹者也，本刊倉卒付梓，遺闕難免，尚希
讀者不吝指正，是所至幸！

癸亥年八月

新世界的設計者 (Draftsmen of the New World)

布威爾 (Raymond L. Buell) 著

譯自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國幸福雜誌

根據美國民意測驗所得，我們感覺美國人民已放棄了孤立主義，也放棄了實力主義。他們需要一個有組織的世界。鄧浮大學 (University of Denver) 的全國民意研究所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最近舉行民意測驗，百分之七十二主張美國參加「解決世界問題的國際聯合機構」。幸福雜誌所主辦的民意測驗和加魯濱 (Gallup) 所主辦的民意測驗，其結果也提出同樣的主張，根據幸福雜誌所主辦的少年民意測驗，美國中學生主張「國際主義」的人數，超過同樣主張的成年人百分之二十。

至於正式的投票也有同樣的趨勢。去年十一月麻州 (Massachusetts) 四十二個立法區的投票者中，有四分之三以上是主張建立一聯邦組織以從事世界民主運動，而新傑賽州 (New Jersey) 和北卡洛連州 (North Carolina) 的立法機關也通過了所謂漢波談決案 (Humber resolution) 聲言：現在全世界人民應統一為一個國際共和國，定名為世界聯邦。

美國教會聯合會 (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 更特別注意國際問題。去年三月杜拉華會議 (Delaware Conference) 各方出席代表通過了「一串」指導原則」，其中聲明：「世界各國間的互助生活，應該由一個具有增進與保衛世界全體人民福利的責任和權力的國際機關加以管理……我們認定必需建立一國際機構以解除轉變的世界中勢所難免的經濟和政治的危機。各國關稅應由國際管理，各國應限制軍備，並參加世界政府。」

羣衆們要求世界和平

更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去年八月二十四日紐約州共和黨在沙拉吐加 (Saratoga) 所議決的政綱。這個政綱較諸去年四月全國共和黨委員會所通過的議決案更爲前進。這個政綱聲言：「此次大戰中的慘苦和恐怖，將產生了永久和平的基礎……要達到永久和平的目的，美國必須準備在國際社會中負起新義務與責任。我們必須與其他國家合作以增進國際間貨品及技術的交流……遏止放任的國家主義與其遺毒的生長，制止經濟和軍事侵略的產生。爲求進一步的防衛計，我們必須與其他國家聯合以保證世界和平，必要時再採用武力以鎮壓國際間未來暴動主義的爆發」。

這種見解並不致令人驚愕。因爲僅在二三十年中，世界已發生了兩次大戰。所以大多數美國人清楚地認識孤立主義已成爲不能實行的政策。而且，在過去二十年中除了美國人以外，沒有人對這國際局面會表示驚訝的，最優秀的外國記者，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滿

洲以來，常常詳細報告戰爭和革命的事實。現在美國報紙和雜誌已比二十年前消息更爲靈通。數千演說家在公共講壇，城中大會堂，團體，婦女俱樂部發表演說，已經引起美國人民對世界問題的興趣，也使美國人民明瞭了世界問題和美國對世界問題的關係，我們的大學和專門學校，也設置了國際關係科。美國國際問題研究機關，如對外政策協會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和婦女選民聯合會 (League of Women Voters) 對於世界事件的重要性和美國應採取的外交政策等問題所發表的言論，已經教育了幾百個團體而卓著成績的。

美國務院負責擬訂世界和平計劃

雖然各方熱烈期望建立一個戰後組織，但和平設計專家和一般人民至今還沒有提出一個明確的世界秩序的意見——而且很少人知道人們應該支付什麼代價才能建立這個世界秩序。例如大西洋憲章對於未來世界組織，除了含糊地提出建立一個「全體人類廣大永久的安全制度」以外，便沒有其他更詳細的說明。

現在有幾個團體是從事研究戰後計劃的，例如教會聯合委員會 (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 的公正永久和平基礎研究會 (Commission to Study The Bases of A Just And Durable Peace) 及和平組織研究委員會 (Commission to Study The Organization of Peace)。但這兩個委員會至今還沒有提出未來世界組織的提議。戰後的計劃，我

們只應該先行加以宣傳。

今日本國尚缺乏一個如上次大戰時的俱體戰後計劃的象徵。當時「執行和平聯盟會」(League to Enforce Peace)盡力宣揚其計劃，結果這個計劃成了國聯盟約的雛形。美國總統塔虎脫(William Howard Taft)領導許多著名政治家擁護國聯。有三萬五千名志願演說家爲這個組織努力宣傳，籌募了二十六州的立法機關和幾百個商會表示對國聯會的信仰。——總共耗費了七十八萬三千元。但雖然如此，美國終於一九二〇年放棄了這個世界組織。

今日對於戰後問題雖然已進行民衆心理測驗，並在教育上作種種活動，但至今還沒有提供一個具體計劃給全世界加以辯論，也沒有一個堪與當日「執行和平聯盟會」相比的組織產生。大抵在此次戰爭中，沒有一個單獨組織足以負起當時塔虎脫所領導的組織之工作。對於研究戰後問題的人士及其組織，大多數是屬於半教育界的。未來世界組織的機構和權力究竟怎樣，皆視此次戰爭進行的情形及其結果而定。假使任何戰後計劃未至成熟時期而先已決定，則將來必難於變更，反對派方面，將會採取孤立的措施以爲抵制。

明白了這一切，則美國人民必須稍待機會來臨，然後對於未來問題才可以作一明確的決定。否則現在人們傾向戰後計劃的熱情，會有變成空想的危險，一如一九二八年的非戰公約之終歸無效，或促成世界新孤立主義的產生。

美國國務院沒有等待民衆的領導，已先靜靜地計劃未來的世界了。國務院組織了一個特別研究司，由柏斯伏斯基博士 (Dr. Leo Pasvolsky) 主持，職員約共五十人，半數是外交官，其餘半數是大學教授，專門搜集各種關於建設戰後世界的資料和建議。得了豐富專門人才的協助，它更組織了各部研究委員會，這項人才包括了擬訂政策的高級官員。計有世界組織研究委員會，政治安全研究委員會及經濟問題研究委員會。此外尚有一般政策研究委員會和總統顧問委員會，其中有幾位是普通人民，但對國際消息是很靈通的。任何建議經各部委員會研究後，即呈交總統，如得總統批准，即成爲美國政府戰後正式政策，並作爲與盟邦談判的根據。

國務卿赫爾和副國務卿威爾斯所發動的國務院和平計劃，其目的在避免上次大戰後和平計劃所犯的錯誤。當時著名的赫斯上校 (Colonel House) 研究委員會，乃由各種專家組織而成，其總處設於紐約，由米柴斯博士 (Dr. Ridgely Mezes) 領導。但是真正決定政策的官員，則駐在華盛頓國務院裏面，在國務卿藍辛領導下進行其工作。今日的專家和決定政策的官員則聚集於華盛頓共同研究。

華萊士於十二月二十八日提出了政府的意見，他說：「世界的事務應否加以組織以避免這兩種變生的災禍——不景氣的慘苦和戰爭的毀滅呢？……現在我們雖然未能訂定詳細的計劃，但我們可以……先行考慮擬出這個新世界民主機構的領導原則……」

戰後計劃的選擇

在這篇文章裏面，我們願把今日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所預期的最後世界計劃，加以簡略的闡述。各方曾提出許多辦法，但爲便利討論計，可以歸納爲三種：（一）一種新世界聯盟，（二）世界聯邦或區聯邦，（三）美國採取獨立政策。

如果採取第一種建議，則我們必須恢復國聯會，並加強它的力量。國聯會本爲美國人所提出的理想機構。雖然它不能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政治家對於它仍然加以讚美。這是一件很可訝異的事情，多數的讚美都出自美國人之口。一九三九年二月二日國務卿赫爾聲言：「國聯會曾使各國互相交換意見，並共同商討辦法以促進人道上和科學上的事業，其範圍之廣及部門之多，都不是歷史上任何其他組織所企及的」最近「持久和平問題」(Problems of Lasting Peace)一書的著者前任總統胡佛和前任大使吉卜生，在這本書裏面提出更崇高的讚美，他們說：「國聯會在人類歷史中曾作了最大的實際及最大的努力以保證世界的和平。」

國聯盟約是強調集體安全——保障現狀的安全。國聯會會員國的責任是：除某種事件以外，對於任何爭執均以和平方法解決而不採取戰爭。盟約第十六條規定會員國負有實行制裁任何侵略國家之義務。國聯會曾設立許多非政治性質的機關以處理世界的事務。但事實上國聯會僅比自主國家間的「鬆弛聯盟」稍勝一籌而已。就組織法方面未看，國聯會

如果不得到會員國一致贊同，則決不能作重要的決定。

但較其組織上的弱點更要嚴重的事情，就是任何重要國家的輿論，均不願嚴格執行國聯會的義務。美國之拒絕參加國聯會更造成了一個例子，影響到各國都不願切實奉行國聯會的義務。英國和法國的輿論並不願意本國從事職責以制止發生於遠方的侵略；同時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願為世界和平的關係而制止其本國的經濟國家主義，或調整其常常引起爭執的國界。因此國聯會制度一遇侵略挑釁即告破碎。結果全世界重遭戰禍。

在條文上，國聯會仍然存在，四十五個會員國繼續繳納每年的會費，有名無實的國聯秘書處大約還有八十名職員尚在日內瓦。國聯會難民救濟局局長設其辦事處於倫敦。國聯會的代表團仍在潑令斯登（Princeton）進行其工作。半國聯會性質的機關，即國際勞工局現尚設在加拿大的蒙特爾（Montreal）。

國聯會代秘書長勒斯特先生（Mr. Sean Lester）在其最近的年報中說：「國聯會的一切機關尚屬存在，準備在適當時機，即進行其各該工作以求世界的建設，或者作為新秩序的基础。」

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國聯會否？

雖然有些人士希望此次戰爭結束時舊國聯會自然地復舊起來，但太多人對於國際聯盟的建議不是主張改變現在的國聯盟約，就是主張重新建立一個世界組織，以現在聯合國的

聯盟爲其基礎，而另定一個新名稱。

著名法學家凱爾森教授 (Professor Hans Kelsen) 在戰爭爆發以前提出建議，不但主張國聯盟約應脫離上次和約的關係，而且國聯盟約中有若干條文尙應重新草訂，國聯大會挪威籍主席漢姆勃羅先生 (Mr. C. J. Hambro) 在其近著「如何獲得和平」(How To Win The Peace) 一書中，承認國聯盟約的各國平等原則，應加變更，較大的國家最低限度在國聯會某一個機關裏要獲得較大的投票權，適與其在國聯財政上較大的負擔成爲正比例。許多人士建議必須取消國聯盟約的全體通過規定，使沒有一個國家能操縱爭執事件。(譯者註：按國聯盟約的規定某一會員國有違反盟約侵犯他國者，必須得全體會員國投票通過始能加以制裁)。其他人士提議應加強國聯會的反戰機構。他們主張將來對於侵略國必須採取當然的制裁制度，而不得像過去任由各國自由決定。雖然各國將來須逐漸裁減其軍備至集體安全所需之程度爲止，但是新的世界當局，對於轟炸機則應有專用權。

還有另一種人士主張新國際組織必須管理具有國際性的各種技術和人造組織，例如萬國郵政聯合會 (Universal Postal Union)、國際農藥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和國際勞工局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雖然修正國聯盟約以後，這些機關可以隸屬於國聯會而再求發展，但是，因爲舊國聯會命運與歐洲災禍的聯繫似太密切，所以在心曠神怡，人們不願將來再有一個國聯會。他們

對於世界組織的名稱，將要求重新改定，且不再設立於日內瓦。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史末資將軍向英國國會發表演說聲稱：「聯合國是一個新概念，遠較國聯會的舊概念爲進步。我們不需要一個國聯會，我們需要一個比國聯會更切實的更有組織的機構，即使這個機構在開始時其範圍和目的較國聯會爲狹小，但我們也要這個機構。」

去年十二月副國務卿威爾斯說，我們需要一個聯合國組織。明尼沙達州(Minnesota)州長史達生(Harold E. Stassen)最近各次所發表的演說，尤其是最後(去年十二月十四日)所發表的更爲動人，他主張世界聯合國組織應繼續存在。該組織需在各軸心國中設立一個臨時政府，並設立一個委員會以管理未來國際航空線，設立一個行政機關以管理海上交通要道，設立一個聯合國委員會以發展全世界的教育而掃除文盲，設立一個聯合國警察隊以警備世界。

無論將來的國際組織是恢復舊國聯會，抑或建立一個新聯合國聯合會，全賴世界懷抱同一意見的國家自動參加一個聯合，使其逐漸演進爲一個世界共同的制度，而在指定範圍內有獨立行動之權(英國西門爵士曾說：「未來國際機構的概念並非強迫各國參加國際組織，而是請自主國家自動參加，並享受其自治權，因各國之參加是自動而非強迫，所以國際當局纔能真正的代表一切有良好組織的民族去求謀福利。」)

各方對於解決世界問題的意見

如果以為戰後七十幾個自主國家能夠同意維持世界現狀或同意以和平方法逐漸改變，則將遭另一些批評家的駁斥，這些批評家堅持着：在這個複雜世界中，世界問題是不能作澈底的解決；即使強大的國家，在戰爭勝利刺激之下，能負擔遏制世界任何地方的未來戰爭的責任的話，但不久他們也會忘記了他們的義務。歷史已經證明，保證範圍愈大，其履行的可能愈少。根據這些批評家的意見，現在世界雖然在渡着工業革命的階段，但世界各國共通的地方還少。他們認為：世界各國的文化水準之不相同，和政治的和社會的劃度之不相容會引起了各國的內爭，所以我們不能希望在目前能獲得世界問題的解決。

幾年前英國作家寇迪斯 (Lionel Curtis) 在其「天下共和國」(Civitas Dei) 一書中說：「所有簽名於國聯盟約的國家，在字義上和精神上均已背棄其信約。這種信約已經死亡了。沒有神祕的方法能夠使它復活的……國聯會之不能修改條約，所以早經註定失敗……我看不出國聯會有修改其盟約的希望。」

前任國聯秘書處職員華什末博士 (Egon Ranshofen Wertheimer) 在其所著「單獨軍事勝利是不夠的」(Victory is Not Enough) 一書中也發表同樣的見解。他說：「我們必須面對事實，因為我們下一次的步驟是不能建立和平的機構……將來決不能保證各國領土的完整，因為沒有國際警察隊以執行這個保證；將來決不能規定制裁的條文，因為沒有

共同的力量以實施制裁；將來決不能有強制執行的世界法庭，因為沒有法警能執行其裁判。」
這種悲觀主義最近曾得到倫敦泰晤士報的響應。它說：「未來的和平不能再建立於國聯會一樣的基礎之上，這種基礎的理想和意義在創製者的心目中的確是很高尚，但在行動上是不曾實行的，我們要終止最近過去的歷史，放棄含糊的奢望。」

世界聯邦

批評國聯會的人對於採取另一國際機構，其意見也並不一致。事實上批評國聯會的人是分爲兩種，一種是主張未來的組織要超過國聯會以上，把各國的自主權取消一部份；另一種人則說，未來的和平只有賴於國際均勢的恢復纔能維持。

根據第一種人士的見解，國際會只是自主國家的一種聯盟，如果它們是喜歡的話，可以自由動作，國聯會沒有力量管理各國的國民，對於命令各國的力量也屬有限。所以國聯會決不會有真正的權力。他們說在遺傳上國聯會的性質是欠缺而不完整的。國聯會具有美國舊日聯盟信條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同一的弱點。正因為過去這個聯盟信條能加以放棄而成立美國一七八九年的憲法，造成美國聯邦制度，成立約束各州的美國中央政府，所以，如果我們要免除戰爭的話，國聯會也應加以放棄，而成立一個世界聯邦制度，或成立一個世界國家 (World-State)。

有幾個英國作家已提出了空洞的世界國家的建議。寇迪斯催促英國及其自治領脫離國

聯會以後，即建立一個國際國家 (International State) 或世界共和國 (World Commonwealth) —— 真正的人類政府。威爾斯 (H. G. Wells) 在其所著的「新世界指南」 (Guide To The New World) 一書中催促美英蘇三大空軍國在這個世界上建立一個世界聯邦。匈牙利作家杜門 (Nicholas Doman) 在其所著的「未來的世界政府」 (The Coming Age of World Control) 一書中說：「一個世界聯邦或一個世界國家就是促進世界文明的可能的政治機構」。美國和平聯誼會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 主張參照美國聯邦相類的辦法，去建立一個世界聯邦政府。另一個機關即世界聯邦主義者協會 (World Federalists) 也主張同樣的計劃。去年七月福特 (Jerry Ford) 七十九歲壽辰時，他反覆說明他深信世界各民族有成立一個聯邦並掃除政治的和關稅的壁壘之必要。

最近有一個詳細的世界政府計劃 (與聯盟制度或國聯會制度不同的)，就是克伯遜先生 (Mr. Ely Culbertson) 所擬訂的計劃。克伯遜先生曾成立了一個世界聯邦公司 (World Federation, Inc.) [譯者註：克伯遜先生之世界聯邦公司設於美國紐約東六十二號大街十六號 A (見一九四一年二月美國讀者文摘 Reader's Service)] 他所計劃的世界政府是以世界警察隊維持和平。這個警察隊包括一種國分隊，在和平時代由其本國軍官統率，另一類機動隊，由世界政府直接指揮。機動隊向各會員國或其國民徵收稅項，以維持這兩種隊伍的經費。假使國分隊不聽世界聯邦的命令，即以叛亂論。

雖然克伯遜先生的計劃抱着極大願望，但是如果一個大國拒絕用其國分隊攻擊侵略國時，我們很難相信國際警隊能夠命令這個大國服從。克伯遜對於世界政府徵稅一類的建議也十分含糊。如果這種稅項只向國家徵收，那末它將遭遇舊國聯會一樣的困難。但他又沒有說明向各國人民徵收。除非向各國人民徵收是可能的話，否則他決難提出。克伯遜先生把促成戰爭的危機問題作簡單的解決，並把世界劃為十一個區域單位。每區域單位由動議組織世界政府的國家領導。他提出這種機械式的和遊戲式的解決方案，實在抹煞了世界的現實。

分區聯邦和世界統一聯邦

其他人士認為全世界範圍太大，非單獨一個聯邦組織所能解決，所以他們主張把世界劃為幾個聯邦，或依據地理環境內成立，或根據政治思想而成立。

許多書籍曾主張建立一個歐洲聯邦——邱吉爾於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五日在「星期六晚刊」所發表的論文曾提出這種意見。卡勒奇伯爵（Count Coudenhove-Kalergi）多年未曾領導一個機關，名為「汎歐聯邦」。這個機關建議把歐洲結成爲一個聯邦，做傲瑞士的組織。但各方對於這個聯邦計劃的會員國問題，各有主張，有些主張不要蘇聯參加，有些主張不要英國參加。但一致主張成立一個歐洲聯邦國，裏面最少有一院是由人民直接選出的代表組成。他們主張這個國會對於歐洲經濟生活和貿易問題可用大多數投票決定，

且有權制定一種共通貨幣，並直接向人民徵稅以應各種事務之需，成立一個歐洲軍隊代替各國軍隊以維持秩序。各方的計劃均主張設置一個全洲最高行政官，辦理全洲外交，並設置一個歐洲司法機關。多數的計劃均主張這個聯邦採取民主制度，但並不需要各會員均為民主制度的國家。

適與這種計劃相反的，就是史屈雷脫 (Clarence Streit) 與其附從者。他們是理想的聯邦主義者。雖然他們的目的想建立一個全人類的聯邦，但他們主張第一步只成民主國家的聯邦，採取民主制度，而會員國必須是民主制度的國家，其組織分為兩部，一為行政局由五人組成，一為最高法院由七人組成，這就史屈雷脫在其「民主國聯邦論」(Union Now) 一書中所提出的。

自法國淪陷後，史屈雷脫再出版一書，名為「英美聯邦論」(Union Now With Britain)，主張說英語的國家，須迅速合邦。但聯邦主義者，另一派，對於這種具有限制性的意見則猛加駁斥。一九四二年聯邦主義者的大會，又趨於另一方面，該會雖然要求建設一個世界組織，但它又主張美國與其存密，自然關係的各民族應結成一個聯邦。可是它沒有切實指明這種密切自然關係的民族究竟是誰。

這兩種主張地理性的或政治思想性的分區聯邦計劃均為人所批評，其論頗有二。第一，已往各肉既不願限制其一部分自主權以令國聯會能完成其使命，那末現在各國又

「會甘願完全犧牲其自主權以實現這種分區聯邦呢？」據「民主國聯邦論」的答案，就是過去十年來的悲慘經驗，已經使人類的觀感有所改變。但「現實主義者」還抱着懷疑的態度，他們認為史屈雷脫氏的主張雖然有已作了廣泛的宣傳，但不論英國或美國，其人民或政府，均沒有明證足以顯示他們願意把其決定和戰的自主權犧牲，而移交於史屈雷脫所提出的趨然聯邦當局去決定的。

在二十世紀初期，密爾納爵士 (Lord Milner) 所領導的青年，包括維奧爵士 (Lord Lothian) 寇迪斯 (Lionel Curtis)，研究建立一個帝國聯邦，把英格蘭和英國自治領置於一個共同的國會支配之下。但結果不列顛共和國裏的各國，沒有採取這個聯邦的意見，反在過去四十年中在憲法上更趨於分立的形態。假使不列顛共和國裏的各國現在不能建立這個帝國聯邦，那末規模較大的聯邦——美國，不列顛共和國和其他民主國——想更難有實現的可能。

第二個論據，就是這種有限制性的聯邦計劃，決不能解決這個聯邦以外的各國問題。「民主國聯邦論」的初步階段對於總日問題不能提出解決方法——在這兩國未成為民主化國家以前，不能有所解決。假使今日我們一切盟邦都是被邀參加這個聯邦的話，那末以政治思想為參加標準的限制即不能成立。如果要把它中幾個非民主制度的盟邦拒絕，不許其參加這個聯邦，那末惡感必不能避免，結果將使目前戰爭的進行未來和平的維持，蒙受重大

的損害。

一個歐洲聯邦，對於非歐洲國家也會引起同樣的困難。非歐洲國家的惡感恐亦難以平息。但就歐洲聯邦本身而論，歐洲國家的數目如此之多，它們的歷史是充滿着仇恨，而德國的力量又比其他國家強大得多，所以我們很難相信它們能夠自動地聯合起來。就另一方面而論，假使一個單獨力量，如拿破倫、法國或納粹的德國能以武力統一歐洲，那末這個歐洲聯邦，將成為三大非歐洲國家，即蘇聯，不列顛共和國和美國之重大威脅，這三大國家現正從事目前的戰爭，因為它們正恐懼着一個不正當的統一歐洲，將向外求謀發展。

孤立的帝國主義

常抱現實主義的人，對於世界性的國際機關和各性分區的聯邦，也持着同樣的懷疑態度。他們堅持着戰後任何國際組織都是一個空想。他們斷定此次戰爭結果後，美國將成為世界各國中最強大的工業和軍事國家；所以她不應懸念地爲了建立世界各國的緣故而遺制美國的自主權或美國的力量。他們指出美英蘇雖然已經臨到生死關頭，但她們在這次戰爭期間仍然不能實現其真正的團結，所以要在和平降臨後促成這種團結，將感無限困難，他們的意見以爲此次戰爭結束後，美國人民將更趨愛國化；假使他們不恢復獨立主義，也必發展另一件新精神，傾心於採用美國方法去監察世界。我們自然祇獲我們自己的「權益」，但荷蘭或英國如果不以我們認定其應該採取的正當辦法對待其一屬民，那

末，這個新國家主義的美國必起而代為管理，無論如何，抱持這種見解的人士，認定美國人民現在雖然表示贊同全世界團結，但他們不會接納真正的世界義務。他們也不會願意把他們的關稅減低，以造成世界經濟的發展；反之，他們預料此次戰爭結束後，將必迅速提高關稅。他們指明美國參加世界合作計劃的最大困難，就是美國憲法的規定，美國對外訂立任何條約必須得美國會參院三分之二的投票贊同纔能成立，這是任何國家外交部所沒有遭遇到的重大障礙。

主張實力論

總而言之，「現實主義者」是預料戰後美國將有一個獨立主義的反應，屆時美國人民將迅速地忘記了戰時民意測驗所主張的建立世界聯邦的熱望。

「現實主義者」主張採取一個所謂獨立政策，他們呼籲美國戰後必須仍然具有大規模的軍備；為保護美國的利益計，可以採用武力不須遲疑；美國不應參加世界組織及擔負世界任務以致限制了美國行動的自由——舊式的軍事聯盟則屬例外。

主張採取獨立武力政策者，最少分為三大派，第一派即西半球主義者，他們認定戰後美國必須單獨致力於西半球的事務。去年十一月三十日紐約每日新聞報聲稱：「美國必須有一強大而完備的空軍以保衛本洲或本半球；並必須有一個海軍，其力量之大小當視此次戰爭最後結局的情形而定，以在海上海上保衛本洲。」

但地緣政治學者將一如珍珠港事件前一燬而再興起，他們將以事實向美國說明所謂美國防衛制度比諸世界組織更屬自欺欺人的妄想。史派克曼教授在其近著《美國在世界政治中之策略》（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一書中說：「假使東半球的歐亞非三洲人民能統一於幾個國家之下，而沒有均衡力量足以阻止其超越海洋者，那末美國在政治上和戰略上已陷入包圍了」。他更說：「以巴拉地河」（Paradise）為軍事上進攻北美的起點，還不如萊茵河或西非為起點的危險」。他又說：「建立大西洋和太平洋區的均勢，是保障新大陸獨立和保持美國實力地位的絕對必要條件」。根據史派克曼的意見，美國必須運用均勢政策。他說：「新秩序根本和舊秩序沒有分別，國際社會中將繼續運用過去一樣形狀的基本力量，將來必成爲一個實力政治的世界，在這物世界中美國必須要求保持歐洲和亞洲的均勢」。

這派人士認爲美國應準備和別國訂立同盟以遏止新力量的生長，對於任何一洲應加以干涉，必要時應不惜從事預防的戰爭，尤其是戰後應對日德成立懷柔的或安撫的和平，必要時，應遏止膨脹的蘇聯或中國的新生的力量，因此主張獨立武力政策的第二派人士，就是主張國際均勢——這就是「現實主義者」所堅促美國應該竭力運用的政策。

主張獨立武力政策的第三派人士，像第一派一樣主張一種新區域主義。這一派的理論家說：英國既能爲不列顛共和國裏的首腦國家，那末美國應爲汎美聯邦的頭目，這兩個

國家已能在其各該區域內維持和平與秩序。納粹和日本也會發出這個論調——他們說：如果英美承認德國為歐洲大陸的首腦國家而日本為亞洲的首腦國家，那末德國和日本對於英美各該範圍不加干擾，今日有些英人也抱着這種意見，他們主張把歐洲大陸東部劃入蘇聯範圍，歐洲大陸西部劃歸英國範圍。這種意見的最明顯表現，就是英國社會主義者卡爾（G.D.H.Cole）的言論，他在其「歐洲，蘇聯與未來」（Europe, Russia And The Future）一書中說：「建立一個第二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北由波羅的海起南至地中海止東與現在的蘇聯接壤。這不是解決中歐東歐最善的可能方法嗎？如果這一個方法不能實行的話，那麼把德意志和東歐圈入而建成一個極大的蘇維埃聯邦共和國，這不是一個更佳的方法嗎？！」

英國決定向蘇聯運用這種「勢力範圍」政策與否，大部份須視美國是否重採孤立政策而定。美國「現實主義者」對於英蘇之劃分歐洲藉成均勢局面當然不加反對；但歐洲人本身是否歡迎這個辦法還屬疑問。事實上無論歐洲，拉丁美洲或亞洲的弱小民族都不會願意接受任何一國的保護。

即使能把這個世界劃為幾個區域，每個區域受一個大國領導，但是仍然有問題存在。怎樣調和各區域間的利益呢？——如何才能制止各區域間規模更大的戰爭呢？舉例而言，假設戰後英蘇能在歐洲劃定其各該範圍的界綫，那麼那一國應負責監察德意志呢？如

果英國願意讓蘇聯自由地去赤化德意志，那末鄰近的法蘭西，雖然包括進了英國範圍之內，但她能夠避免不致成爲共產主義者嗎？實際上，一個共產主義的歐洲，是使美國「現實主義者」發抖的。

事實上採取獨立武力政策只有兩個辦法，第一個辦法就是武力孤立。爲求安全起見，孤立的美國必須建立各種力量超越其敵手國家之上。但將如戰時情報局長最近所云，先次戰爭結束後，即使最強大的國家，也不敢斷定如果採取孤立政策即可確保其未來的安全，因爲其餘各國都是恐懼它的力量，並必將起而抵抗，戰後如果採取武力孤立政策，則美國人民將永遠被迫繼續從事現在的戰時經濟，但這種戰時經濟，將要結束我們底自由的。第二個辦法，就是和美國匹敵的國家訂立同盟，把我們的力量隨危險之發展情形而轉移。如果這樣，則美國最高限度只能生活於不安定的均勢局面之下，而必須永遠從事於軍事經濟，可是在這種空氣下生活，危險決不能解除，且不能助長社會的進步。

這是戰後的可能路線：國際聯盟（或聯合國）路線；聯邦路線；獨立路線。強烈的批評家對於每一條路線均加以攻擊；失敗主義者則認爲每一條路線都是走不通的，都是幻夢，只有引起革命和戰爭。但美國人決不願這種悲慘局面繼續下去。假使我們把各方的建議重加檢討，那末我們將不免詫異，因爲他們有許多基本條件是共通的。假使各大國對其利益能放大眼光不若以前之狹窄，則這項共通條件可供建設戰後世界的參考。

我們需要一個世界性的聯合會

什麼是各方計劃的共通條件呢？第一就是除了紐約每日新報一類孤立派以外，其餘各派均承認戰後需要建立一種世界性的國際聯合以處理世界的事務。均派如華什末 (Ranshofen Wertheimer) 除贊同成立某種組織外，均主張放棄集體安全的舊觀念。史派克曼，則主張美國參加區域聯盟。史屈雷脫派要求成立一個國際組織包括全世界各民族在內；他們說這是保障世界和平，國際公法，國際秩序，經濟進步和人類精神發展的必要條件。寇迪斯痛斥舊國聯會以後，主張成立一個新機構而無制裁規定，以爲建立國際國家 (International State) 的準備。主張建立歐洲聯邦的人，大多數的意見均以歐洲聯邦爲基點，然後發展爲一個全球性的機構。

所以各派都承認有建立一個世界組織的必要，而這個世界組織必須建築於各獨立國間的合作，且各國須自願接受條件以限制其自主權。但各派對於世界組織的機構方式，尤其是對於應否再採舊日國聯盟約第十條及第十六條一樣的世界集體安全制度等問題，則各有不同的意見。

第二，國際主義正統派現在承認：在全球性的機構中能夠而且需要成立區域聯邦，在這種區域聯邦中其國家自主權應大爲限制。薛西爾爵士大概是英國人中最主張國聯會方式底機構的。他在其一九四一年出版的「一個偉大的實驗」(A Great Experiment) 一

中，公開贊同在一個國聯會機構裏建立一個歐洲同盟。漢姆勃維(C. J. Hambro)在「如何獲得和平」一書中指出，「國聯會是朝着區域的或其中央性的方向前進，他說：「國聯會的實際動作方向是由普遍的達到特殊的，由全世界性的變到地方有限性的……」在過去數年中，希特勒已摧毀了舊日歐洲的國界觀念，許多人士認為希特勒的殘酷已促使人們渴求建立一個統一的自由而無國家主義存在的歐洲。因此，當這次戰爭結束時，可以在全球性的組織下，創設一個真正的歐洲區域聯邦。

第三，現在許多人均承認戰後世界和平，必須長期建基於戰勝國的龐大力量之上，而不應建基於舊日國聯的集體安全制度，或新的超然國家的國際警察隊之上。監察世界的責任，應先由美英蘇負起，或者先由戰時所成立的聯合國統帥部負起。國際和平組織研究委員會，是美國最國際主義化團體。它在其第二次報告書中說：「在這個新制度中，其大部份責任將應由兩三個大國負起。把每國的功績拋開不談，把新議拋開不談，其必然不可避免的事實，就是這種保衛和平的力量將為戰後尚有充足力量的國家云行使……戰勝國必須作為國際大都會的警察」。

如果認定它們能夠達成這個任務，那末現在就是聯合國鑄造其最密切連結的時機了，假使各國延緩不立即進行，則戰後各國分離的機會必多。假使聯合國，以英美為開始，互相分離，那末德國或日本的侵略勢力將必然迅速地復活。中英美蘇的問題，就是如何結

集其力量以爲聯合國家和世界的信託人，如果要回復到競爭的均勢，將必引起新的災害而決不能避免。

總而言之，各方對於戰後世界建設的意見，均認定一個歐洲聯邦（或其他地區聯邦）應建立於新世界聯合會的機構之下。這個歐洲聯邦和新世界聯合會的建立均須由主要同盟國家發動的。

使世界成爲美國化

各方所共同承認的最後結論，就是任何戰後計劃苟無美國人民衷心熱烈的擁護，則決不能成功。我們不能聽候英國或蘇聯去發動，我們自己應該起來倡導進行。

這並不是否認了其他國家，尤其是英蘇的同樣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們在這個共同鬥爭中的負擔，截至現在止仍比我們爲重——他們的力氣在消耗中。關於美國的地位，外國人却比我們自己看得更清楚。在十一月十日諾貝爾獎金聚餐會中，一個德國人湯麥斯曼（Thomas Mann）聲稱：「我不怕公開地說明，在道德上把世界建成爲美國化，是人類幸福的一部份；因爲使我們大家遭受苦難的道德混亂狀態，只有純潔的人類好感覺能救治，只有美國開國元勳所用以建立美洲合衆國的健全精神信條和道德法典纔能救治。要建立未來的和平，這種人類好感，健全精神信條和道德法典應爲世界的基本法律，——這樣的一個世界纔能庇護和平。」

新世界的設計者

湯麥斯曼先生說出很少美國人敢說的話——第一、因為如果美國人自己說出了，許會引起世界的誤會；第二、因為許多美國人自己已經不感覺到美國的道德會有什麼無匹的價值。痛責本國錘諉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國際義務的美國人，他們認為美國將來無論如何必須負起其對國際的義務。許多美國智識階級現在痛斥美國的領導即為美國的「帝國主義」或美國的「自我宣傳」，他們主張沒有一個國家作領袖的國際主義，可是這種國際主義是空洞無物的東西。

但，湯麥斯曼先生所說的話是正確的。在我們對於美國的道德的價值未能恢復信念時，我們決不能獲得必要的理想，力量和熱情以拯救這個在過去三十年中已陷入深淵的世界。

戰後的太平洋

載一九四二年十月美國外事季刊 (Foreign Affairs, Oct., 1942)

一旦同盟國獲勝日本被逐出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家後，我們要怎樣才能保持遠東的永久和平呢？這個問題又引起了另一個複雜問題，就是要具備那幾種主要條件才能在太平洋上建立永久秩序呢？這真是一個迫切的問題，現在雖還在作戰，我們却就應把它加以深深的考慮。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日本進攻珍珠港後兩天，羅斯福總統在廣播演講中列舉過去十年來，日本及其軸心伙伴的侵略行爲，始自一九三一年日本的入侵中國東三省。這張清單的意義很明顯，這就是說，十年前真正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是日本；國聯却未能制止它在遠東的侵略，關於這，美國也應稍負些責任，日本在遠東的侵略，鼓勵了歐洲的侵略者，它們竟懷着統治世界的大計劃，橫行不法起來。

其在朝在野凡是有遠見的人，現在都在埋頭研究如何實現戰後較好的世界。在研究這問題時，我們先要認清：太平洋上不建立永久秩序，就沒永久和平的可能。理由很明顯，和平和戰爭一樣，有不可分性。太平洋上原有特殊的政治，經濟，人種和民族問題，戰爭又更引起了這問題或加重了這些問題，因此太平洋問題更形複雜。我們如以促進整個太平

洋區域權益的態度來解決這些問題，那麼也許先需要有一個區域性的諒解，而且也要考慮到區域性的調整對世界秩序的關係。更進一步講，由政治戰略的觀點看來，同盟國如在獲勝以前，就設計一個太平洋區永久秩序的計劃，那麼，這件事實就可以對抗日本「大東西共策團」的宣傳。而且可以重行集合該區的當地人民使他們從事爭取自由的共同戰爭。

我相信，在遠東建立永久秩序之前，先要做到下列四點：第一，打倒日本，完全解除其武裝。第二，中國及外國關係加以基本的調整。第三，公平解決該區的人種及民族問題。第四，成立區域組織以保持安全與和平。

(五)

日本在太平洋區域經年侵略，戰敗後當然應解除其武裝。羅斯福及邱吉爾在大西洋憲章中早已宣佈解除侵略國家武裝之原則，大西洋憲章上第八點規定，在普遍安全的永久制度未建立以前，解除武裝是一件要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國政治科學協會在紐約開年會，中國駐美大使胡適當場讀，把這條原則特別應用於遠東。他說解除日本武裝是保持太平洋區和平之必要因素，中國政府對這一點將全力支持。過去十年遠東危機發展的途徑當已使全球相信，日本的侵略政策是其鄰國安全的一大威脅。其軍事機動力量很大，能完全控制其國家政策。而軍事機構的精髓又是絕端的國家主義，絕端的愛國主義，所以

結果其國家的政策還是採取侵略的領地擴張政策。如果日本在軍事方面仍能保持其優勢，那麼在太平洋區域就幾年不會有永久和平的機會。

制止日本軍國主義唯一有效的辦法是完全解除其國家的武裝。日本的空軍和海軍，除數目有限的小軍艦以供其警察及海關應用外，其餘都應取消。造船廠及軍火廠或乾脆加以封閉，或減少其數目及規模，使之只夠供應普通和平時期的需要。其陸軍的數目亦應嚴格限制，只准它有足以保持其內部秩序的軍隊。解除日本武裝至何種程度，及如何實行的詳情，休戰時自有專家計劃。不過重要的是解除武裝的計劃要徹底，要有效，且允許日本保持的有限軍備，也要受國際常設委員會的嚴密監視。

國際委員會爲防止日本的重新整軍起見，至少暫時要設立幾種機關，在當地繼續不斷的視察及監督日本的軍備。日本的海軍和空軍根據地顯然是作進攻之用的，應立即毀滅。在解除全球武裝的一般計劃還沒有實行以前，至少對軍火和武器的運輸（包括軍用飛機在內）應完全禁止。同盟國以解除武裝爲休戰條件之一，所以如有違反該項規定者，應處以重罰，在休戰期間，或是在必要使日本嚴格遵行期間，同盟國或同盟國組成之任何世界組織，應在日本本土的幾個戰略點上，駐紮國際組織的重兵，以監視日本。日本如能長期嚴格的遵守解除武裝條例，才許它加入區域的或是世界的國際組織。

也許有人要說日本人是驕傲愛國的民族，決不會永遠忍受國家的恥辱，也不會屈服於

外國所加於它的苛刻條件。受辱甚，其愛國情緒愈高。仇外也愈烈。也許有人說解除戰敗日本的武裝，在日本設立國際委員會以監視其軍備，或指派國際軍隊去監視日本，都是同盟國不智不情的舉動。也許有人說，相反的，中庸寬大的政策反會使日本就範，使它和它以前的敵人妥協。在我看來，這些觀點是錯誤的，危險的。

種種事實已證明像美國在開戰前對日本實行的妥協政策是無效的。日本人在個人的行動裏雖會表現極端的幻想主義，但他們對國際關係的看法卻是完全現實的。用高超的原理，善良的信仰或是溫婉的字句對付他們，還不及一支粗的手杖有效。如以爲戰後對日本人寬大就可使他們安靜合理，或是愛好和平，那是大錯。他們一大串軍事上的勝利，他們所征服的龐大領土，五十年來他們國力的飛速增加，使他們間產生了一種自以爲不可征服的神話。形成了他們絕端軍國主義和絕端殘暴的心理背景。只有在日本軍事慘敗後加以澈底的解除武裝，才能粉碎這虛偽的神話，才能放鬆軍事機構對日本人民的傳統束縛。

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東三省以來，西方的民主國家都希望日本政界上自由分子的興起，會使日本的外交政策有所改變。可是，這個希望終成泡影。如果戰後我們還懷有這種希望，那麼顯然是只有小心翼翼的監視下，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裝，才能使軍人不得專政，使自由主義的領袖抬頭，（如真的有自由主義領袖存在的話），有權在和平發展及睦鄰的範圍內，領導國家政策。無疑的，解除像日本人那樣愛國的國家的武裝，必有重

重國難。不過有鑒於它對世界的威脅，尤其是對太平洋的威脅，我們就該知道這些困難是無法避免的。

日本領土的界限也應大大變改。這一點對減少日本侵略能力的影響和解除武裝同其重要。在決定新的領土界限的時候，我們要考慮到有關各方面的合法要求，以及日本掌握中的領土的進攻價值。

不用說；日本一定要完全退出中國的東三省，中國在東三省的主權自動恢復。日本自一八九四年——其侵略生活開始時——後所攫取的大陸上和分散在海洋上的土地，都應放棄。無論這土地是在這次戰爭中獲取的，或是以前搶到的，應一律放棄。它只許保留一八九四年前所據有的土地。一八九四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它所獲得的最要的土地有：朝鮮，台灣和太平洋委任統治的各島嶼。朝鮮問題將在下節討論。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居民幾純係中國人，一八九五年由中國割讓日本作為購和條件。所以台灣應無條件的交還中國。至於委任統治各島嶼的進攻價值，在日本手裏已充分表現出來。它們或應由另一委任統治國家管理，或應由國際管理，不用說，日本也應放棄這次戰爭中所搶得的土地——中國本土的一部分，香港，菲律賓，海南島，荷印，越南，馬來亞，緬甸和其他地方。

(三)
要解決太平洋問題的第二个先决條件是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中國自國民黨革命以來，

即以廢除不平等條約作爲其對列強的主要外交問題之一。由於不平等條約的存在，由於政治上的影響，所以外國得以享受有損於中國主權和國民幸福的領事裁判權和各種特權，如戰後仍允許這種特殊情形存在，那末這將是國際磨擦的主因，遠東隨便建立什麼秩序，它總是一個騷擾因素。中國在高唱廢除不平等條約時說，這樣國際間才能和睦，公平，國家才能有自由，這其實並非過甚其辭。許多遠識的西方人士已認識他們國家和中國的條約關係，有根本變動的必要。不幸列強還是不直截痛快的放棄他們所享受的特殊地位。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把這個問題簡單化了許多，非特最強硬的頑固派不管戰爭的結果如何，也不希望中國的對外關係恢復舊秩序，就是英美負責的領袖也早已宣佈聲稱，在原則上最後彼此總要放棄其在華的領事裁判權。當然日本所獲得的，或是日本強迫中國承認的特權或特殊利益應首先取消，戰後中國和列強的關係，在締結條約及處理其他事務時，應遵守平等及互惠原則。所有領事裁判權均應廢除。領事不應再有審判權，外國在華不應再有租界或租借地。所有這些租借的土地都應無條件的歸還中國。外國不准再在中國領土內駐紮軍隊或砲艦。

只有把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作這樣基本的調整後，中國才能真正的從外人勢力下解放出來，才能斷然的走上開展政治經濟的道路。同時中國和西方各國有正當自由的關係發展後，才能產生更健康的空氣，以實行國際合作。西方民主國不用不著害怕中國會太強。中

國人都愛好的，從不想擴大領土或是作政治侵略。相反的，一個自由堅強繁榮的民主中國才是太平洋區域新秩序的最大安定因素。

(四)

太平洋區域內有各式各樣的人種和民族。因此又引起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和上述的問題同樣重要，却更難解決，它們大都有關於過去受列強統治的殖民地或屬地的未來問題。太平洋國家都非常關心這些問題能否以適當實際的態度去解決。

日本「亞洲人的亞洲」的口號純屬政治宣傳，大部分聰明的亞洲人都不屑一顧。現在當然有許多不同的人種和民族問題存在。在太平洋上能否建立永久和平，大部要視它們的能否得正確解決而定。這一個區域中，所有受人統治的人民幾乎全部對其統治者懷有宿恨。那些政治已經成型的人民，懷着政治自由或民族自由的希望，而且實際上他們已在努力求其實現。同盟國雖然是在爲世界自由而戰，他們如不去援助那批人實現其合法的希望，那麼，無論由長期或短期的觀點來看，這是不情而又不合邏輯的。

朝鮮的事也許最簡單。朝鮮是給日本威逼利誘併吞掉的。朝鮮人民一直不停的反對日本的統治。在華作戰或在華工作以對付此公同敵人的朝鮮人，愈來愈多。我們沒有理由說這會獨立一時，擁有二千二百萬人口，文化較日本人悠久的國家，在日本敗後，還不能享受政治自由。中國的代表胡適博士是把朝鮮對自由的要求公開提醒全球的第一人。他說在

來日和平會議席間，「我們應好好的聽取二千二百萬朝鮮人民的希望，加以公正考慮，採取各種步驟使這些人民恢復自主及自治權」。這一番語是非常適當的。羅斯福總統又特別提起「朝鮮人民」，認為他們來日的自由，也是緊同各國的勝利與否。

最急於要解決的是印度問題。它擁有三萬八千九百萬的八口，是世界上第二大國，而且它具有種種與衆不同的文化上的特點。現在它已一躍而為世界政治上最重要的因素。在適當的環境下，印及人民在現在為世界自由而戰的戰爭中，以及在戰後太平洋秩序的構成中，會扮演一名重要角色。為實現自由和平計，各地遠見明識的人士都願意看到戰後印度國民的希望能完全實現。蔣委員長和印度領袖舉行過許多會談後，請求英國能給印度真正的政權。他說：「余對盟邦英國政府，特致誠摯之期待。余且深信我盟友之英國，將不待人民有任何之要求，而能從速賦予印度國民以政治上之實權，俾能更發揮精神與物質無限之偉力。印度此次參戰，因為求取反侵略民主陣線之勝利，實亦為其本身自由之得失，有莫大關係」。這一席話實在自由世界的一般感想。

克倫堡爵士最近任命為英國殖民部部长。他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說，英國政府「贊成給印度政治自由」，不過接着他又把這句話加以註釋。他說：「如果印度領袖能協同商議，想出幾種使大家都感滿意的制度，那麼印度問題就會有滿意的解決」。首相邱吉爾宣稱英國定將賦予印度自治領地位接着克里浦斯又訪問印度，這兩件事露了一線希望，以

乎有及早實現印度希望的可能。克里浦斯雖未能立即達到其目標，可是這確也是印度問題的真正轉機。

戰後越南的命運還不能決定。可是我們應認清一點：越南在日本撤退後，決不應再恢復過去法國統治的舊態。至少我們應向土着保證，他們會有一個好的政府，一面再給他們一個適當機會以準備自治。其餘在太平洋區域受人統治的人民，像馬來亞人，荷印人，都是屬於另一種類的，不過在戰後建設中，也應好好的考慮他們的利益，以逐步實行自治為目標。

關於解決這種殖民地問題，我要提出幾個基本觀念。大部份大的殖民地或屬地，最後總須能得到完全的政治獨立，或以自治領地位或自治的形式實行完全自治。同時，我們必需承認，除印度外，這些國家都還未臻政治成熟時期，所以即使立刻予以自由，也不會運用成功。大家都同意太平洋區域被統治之人民，不應再回復其戰前的地位。可是如戰後立即使他們在國際關係和八種問題非常複雜的區域實行自治，這實是不成熟的，而且是危險的。如果使他們自治，不會產生秩序，反會發生騷擾。

所以中間應該有一個保育他們的時期，在那個時期內，土着可以有機會替自己準備自治。要促成這點。最好的辦法是給土着們更多的教育，加緊在經濟方面給他們解放，再使他們能有更多的機會參加地方行政，以獲取政治訓練。同時，每一個殖民地政府，無論是

由國際委員會負責，抑或是歸殖民地的或委任統治國家管轄，應該調整其教育，財政，及行政機構，務使它們能給土着最大的利益。美國在菲律賓所採行的政策，在整個的太平洋區應廣為應用，使它成為殖民地行政的模範。

關於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殖民地和屬國，決不可能成立一個統一的行政系統。在不同的情境下應運用不同的政制，有些作者呼籲建立一個聯邦，名曰印度尼西聯邦。包括英領馬來亞，荷印，菲律賓，緬甸；以後再包括泰國和越南。把這些龐雜的人種集團和應酬的地理單位組織聯邦是不可能實現的。這些國家的人民既沒有共同利益和相互的了解以擁護這聯邦組織，也沒有豐富的政治經驗以推動這組織，這種制度名為聯邦而實際運用時其政府必假手一僱國際委員會來管這龐大的區域，這種國際政制是難於進行的，因為組成這集團的國家，在政策和利益上很易引起嚴重衝突。

事實上，戰後大殖民地及大屬國的行政責任，也許將仍由以前的統治國家担負。不過越南應除外，它和法蘭西的關係將視戰爭的結果和戰爭的結束後法蘭西的立場而定。當然，各國應在國際的監視和控制下，履行其責任。一個統治國家倒底自己已有權統治殖民地政府呢，這是由國際委任統治，其實這尚趨倒無關係要，最主要的是執行行政時應抱有受託人盡義務那樣的精神。像越南那樣例外的事，應加以特別考慮，上面我也已提起過。如果維琪仍繼續和軸心國合作，而且戰後還有維琪政權存在，那麼越南大概應完全脫離法國，

由國際行政或委任統治國家管理。如果實行委任統治，那麼中國固然有理由做委任統治國家。

該區其餘地方，如日本委任統治的島嶼，最適宜的辦法是由一個國際委員會去執行統治，而該國際委員會又是歸一個區域的或世界的組織統轄。這些島嶼的重要性是戰略上的，不是政治或經濟的。而且因為它們地少人稀，還有其他種種情形，所以它們也不能有自主機會。

最後，如果朝鮮人民由日本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後，在他們政治自由開始的時候，仍需要友好的指導和援助，那麼美國是履行這種責任最好的國家。因為一方面美國和朝鮮無利害關係，兩國又有傳統的友誼。一方面美國的財政資源可以援助新獲自由的國家，使它們能努力重建國家生活。

我還應提起另一個人種問題。在太平洋區域的各區，尤其是在南洋一帶，有數百萬華僑居住。他們多年來在那裏從事商業及其他和平活動。他們對居住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繁榮，雖有重要貢獻，但他們却仍還沒有獲得政治權。在許多場合，他們還受當地立法和行政當局苛刻及歧視的待遇。泰國最糟糕，那裏約有三百萬華僑，佔全民五分之一，受泰國政府的種種壓制。在移民工業，教育及政治上，他們採取了種種反華的手段。許多年來，泰國採取不和中國政府交住的政策，因為這樣中國人難受當地政府的壓迫，也無從請柬外

交保護。

戰後中國不能再忍受有這種情事存在。而在這次戰爭裏，泰國却又是站在敵國一方面的。至少我們應該把戰前少數民族條約中一般保護民族和人種集團的政治權和民權，給予這些華僑，才可以說是合乎公正和平。

這種種長期醞釀的人種的憎恨，民族的希望，以及其他種種有關太平洋區被統治人民或少數民族的政治問題，在戰後的政治復興中，都應好好的得一解決。如果不使它們得一解決，那麼，有這一大批不滿足的集團存在，常會有反動的威脅，終至使這一區域裏難於建立永久秩序。同時，如果同盟國能早日宣布作戰後對殖民地政府，及對被統治人民和少數民族待遇的一般政策或原則，那麼結果還可更好些。我已經說過，我們的目的在促進自治和建立更大的自由。這樣宣佈後土著們對爭取自由的共同大目標及爭取民主政治的戰爭，會更感到熱心，也更努力。而且這樣宣佈後又可掃除日本人惡意的政治宣傳，他們宣傳中特別注重「把亞洲人民從白種人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一九四二年國際勞工組織開會於紐約的時候，徐倫特會說：「我們現在就明明白白的宣布我們獲勝要做的工作，這樣定可有助於我們獲勝」。

最近，有種種地方可以看出政治的潮流有往這一方面走的傾向。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羅斯福總統向全國講演時，似乎對太平洋區域一切被征服和被統治的人民，都間接的

保證過戰後和平。他說：「亞洲的人民，知道：他們或在我們的前面展現着光榮樂觀的前途。而這個前途又是繫於同盟國戰勝軸心國奴役制的勝利上」。他又宣稱：「大西洋憲章非特應用於環繞大西洋的各國，而是應用於整個世界」。同盟國遠見的領袖應計劃如何在戰後復興期間，使這種保證和原則生效，而且現在他們就會該說他們正着手在這樣做。

(五)

在計劃太平洋區的區域組織時，至少要考慮三個基本問題。第一，那幾個國家應爲這個組織的會員？第二，該組織應有何種任務？第三，應成立什麼機關以履行這種種任務？第一個問題很簡單。該機關也許可稱爲太平洋國際協會，其會員應包括中國、蘇聯、印度、美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菲律賓、英國、荷蘭、日本和泰國。不過日本和泰國，在和平未到來，在其他會員國未認爲以前敵人願意履行其責任時，不准設會員。如果朝鮮能恢復其自由——除非盟國食言，否則朝鮮能恢復自由——它當然也是一名會員。如經原有會員三分之二的允許，新的會員就可加入。

太平洋協會的專責可分爲明顯而有關的兩大類。

其主要的既在保證該區的和平安全，其主要任務當然是運用聯合勢力或運用聯合預防法，以避免戰爭。如一旦戰爭發生，那麼它可以一面援助犧牲者，一面對侵略者加以制裁。

第一，太平洋協會的各會員國應相互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實行仲裁及互助，這樣才有聯繫。它們間如有爭執應提交仲裁，司法判決或調解。一個會員對另一會員有戰爭行為時，就應立即加以集體的經濟或軍事制裁。該機關下應有常設的國際軍隊。每一會員國都應派一部份軍隊到國際軍隊裏去，國際軍隊常川駐在各戰略據點，如有緊急事態，立即可出動分發到該區的任何地方。如果已有規模較大的世界組織，那裏區域組織應獲得它的合作和支持，以加強經濟及軍事的制裁。如果普遍安全的區域系統已經設立完備，那麼區域組織就應考慮到世界的軍備情形，採取該區裁減和限制軍備的計劃。

太平洋協會也應實行幾種極廣的任務，因為一定要建設性的任務，和今才能持久。所以太平洋協會應促成幾種該區所需的公共利益的計劃。在經濟和社會的事務方面，會員各國應經由國際機關，取得合作。有關商業機會，原料和移民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在這一區域內特別複雜），應按平等和互惠的原則解決。當然也應考慮到其他國家的利益以及有關各國的合法需要。為土着的利益計，為和平計，太平洋協會應監視及控制該區殖民地和屬國的行政。會員各國有權向協會提出任何建議或任何控訴，供它討論及調查。

太平洋協會如要實行其各種任務，應有下列各機關：

（一）大會 大會由各會員國的代表組成，每年規定開會一次，如屬必要，可召開非常會議。關於該區一般利益之政策及問題，以及會員國家間爭執之問題，有討論及決定

權。

(二) 太平洋會議 太平洋會議有會員五人，由大會年會中選出任期一年。它負責任使大會之決議及決定，由適當之機關履行。大會休會期間，它也應採取它認為正當及有效之行動以應付未來之事變或危機。

(三) 太平洋法庭 先由每一個會員國介紹五個或七個法學家，然後由大會在該名單中選舉五個或七個審判官，任期五個。這個法庭對一切可在法庭審判的爭端，都應有強制裁判權。關於有關各團體或大會或太平洋會議提交它的其他事務，它也應處理。如果有世界法庭設立，太平洋法庭也許就可以廢除。

(四) 國際軍事團 該團由大會指派。統率國際軍隊，如屬必要，在大會管轄下，應組成及執行軍事制裁。大會休會期間，該團應由太平洋會議管轄。

(五) 常設秘書處 由太平洋會議得大會同意後指派，在該兩團體指揮下執行任務，為該區經濟，社會及其他問題的情報和研究中心。

各會員國在大會中代表的數目並不一樣。代表的多少應按國家區域大小，人口多寡，經濟資源及其他政治或文化的因素而定。

會員國不必要全體一致投票贊成，才能推翻大會或太平洋會議的決議，只要三分之二的大多數就行。如果一定要全體一致，那麼在應付危機的時候，對該機關的採取有效行動

會發生種種阻礙，不過如只是大多數又太冒險，因為也許要討論的問題是非常重要和嚴重的。

如由會員國大多數的請求，或由太平洋會議的提議，大會可召開非常會議，大會開常會時，太平洋會議應提出報告，而且在大會休會期間，太平洋會議之行動應付對大會負責。

每個會員國應推薦一候選人，由大會在候選人中選舉太平洋會議之會員，不過一國不得有一人以上當選為太平洋會議或太平洋法庭的會員。這樣太平洋協會的兩個基本組織，才不會由一個國家控制。國際軍事團和常設祕書處可以防止更為難的問題發生，所以也許需要更謹慎的計劃。不過其基本原则總是很簡單，務使其行政機關的組織，在職務執行時能勝任有效，而且又能效忠於太平洋協會。

太平洋協會應設在一個國際性的地方，祕書處，太平洋法，國際軍事團都能永久設在那裏。大會和太平洋會議或在那裏開會，或在開會時臨時選擇。關於該組織的經費問題應取攤派制，按會員國在大會中所佔的代表為比例分攤。

戰後，不管是否有一個長期的休戰時期，也不管是否接着就組成世界組織，太平洋的區域組織總是應立即開始。如果真的有一個規模較大的世界組織存在，那麼太平洋協會應和其他區域組織一樣，隸屬於其下。同時，該世界組織可以調整各區域組織的相關行動，

而且如屬必要還可以給予它們任何援助。這樣，太平洋協會終會在世界組織那裏得到精神和物質的力量。

關於區域組織和世界組織關係的詳情，現在還不能作具體的規定，大部要視世界組織的性質及範圍而定。不過，如能規定一條簡單的原則就可以避免法權的嚴重衝突，更可使兩組織的共同努力，得一個更好的調整。純屬地方性的事務，應歸區域組織。不過表面上需要世界組織的特種指示和援助者，又屬例外。能影響整個世界利益的問題，如主要原料的分配，民族或人種自由問題，制止侵略者問題等等，世界組織應有最後的決定權。所以太平洋協會在對這種問題採取任何決定行動前，除採取必要的準備步驟外，應獲得世界組織的贊助和合作。

(六)

勝利後的中國完全恢復原狀，擺脫了一切司法權和領事裁判權的約束，擺脫了外國經濟和政治的控制，它在上述的太平洋秩序中可以和願意扮演怎樣一名特殊的角色呢？

第一，在歐洲，中國可以第一例領路走上民主政治的大道。中國和西方民主國家密切聯繫而獲勝後，似乎它的政治建設更該以憲法的民主政治為目標。中國擁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又有悠久燦爛的文明，如果它開始實行民主政治而成功，對其他亞洲的國家決不會不發生極大的影響。

第二，在精神和政治上，中國可以運用其日益成長的勢力，在太平洋建立一較好的秩序。中國在日益成長，一面又保持其和平的傳統，誰也不能否認，這樣的自由中國，是整個區域中和平正義的一個極大的精神力量。如果中國能和自由印度合作，那麼其力量將更大。印度人民對中國人民極端信任，而且有熱烈的友誼。亞洲人民極望能擺脫外國的統治，而中國可以用溫和的力量去影響亞洲人民和西方殖民國家的戰後關係，這樣定可有助於太平洋區域政治生活進步的有規律的發展。

第三，從軍事觀點看，中國也可以非常有助於和平的實行。勝利的中國在國防上的軍力量一定要很強。中國蘊藏的人力既豐富，地理的地位又重要，如果它強盛起來，就可和其他列強同時負起安定太平洋區，及制裁來日侵略國的責任。事實上，能在該區作有效的軍事活動者不多，中國却即係其一。所以從各方面看來，太平洋永永秩序的是否能成立，幾全視同盟國獲勝後中國所扮演的角色而定。

我們需要一個世界政府

史達生 (Harold E. Stassen) 著

譯自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美國星期六晚刊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在四月十日出版的美國星期六晚刊上，戴維斯 (Forrest Davis) 曾報告羅斯福總統的戰後計劃，而下面這篇文章是共和黨領袖史達生州長詳述其對戰後世界政府的建議——史達生州長在幾次公開演說中曾大概提及這個建議，史達生州長特別寫了這篇文章，同時在其未辭退明尼沙達州 (Minnesota) 的最高行政長官職務以前的最后一天，他曾在本刊發表另一篇論文，他辭退州長職務而為美國海軍軍官。讀者閱讀這篇文章時，想史達生已加入美國海軍了。」

——編者——

僅僅在一代中已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世界不景氣，這顯別地表現着人類必需創立一個高度水準的新世界政府以求謀人類的福利。整個美國輿論的趨勢已認識了這件簡明的事實，沒有一個人能夠把它置諸不問，美國人民知道必須戰勝為先，他們也知道飛機，無線電等大量的集中生產和其他現代科學的發展與進步已促全世界需要採取一個前進步驟，以便對於人類加以適當的管理。

歷史再三昭示我們，當人類聚集相居的時候，他們需要一個政府防止混亂和衝突以求

我們需要一個世界政府

人類的進步。我們每天所閱讀的和聽到的消息，均顯明地表現着限於國家性質的政府是不足應付未來人類的事務的，國際間的條約及協定等，也不能適應這種需要。世界各國不僅必須和平共處，而且需要建立一個政府機構以實現和平共處的目的。

這不是說新性質的政府是代替了國家性質的政府，它不會掙阻國家對內的自主權。各國繼續保有其本國的國旗，本國的憲法，本國的傳統和本國的人民。新性質云者，即處理各國間的關係——即目前以至曲外交，國際陰謀，國際均勢，領事裁判權，關稅壁壘，通貨貶值等所不能達成的國際關係。

我不提議美國人在國際場合應佔便宜，但時機確已降臨使我們不得不在國際場合有所動作。國際上會孕育出一些東西遠較毀滅的戰爭為良善。

我們怎樣創立這個新的政府機構？它應該做什麼方式的政府呢？

現在我謹把暫定的我的答案詳細提出，俾各方得加以嚴密的研究，批評和討論。一個民主國家只有勇敢率直地找求其最善的答案才能解決其嚴重的問題。

據我本人看來，我以為創立世界政府的最切實方法，就是值此次戰爭各國團結中，慢慢的和確實的把它培植出來。當勝利降臨的一天，中蘇英美和我們其他盟邦實際上將管理全世界。因此，我提議我們現在必須開始設計；我們要建立一個的真正永存不滅的世界聯合國的組織。

這個新性質的政府必須着重人權超過國權之上。聯合國政府的基礎必須切實尊重人的尊嚴，種族的尊嚴和宗教的尊嚴。

聯合國政府的根基不得求謀美國的自利，或英國的自利，或蘇聯的自利。其根基必須為求謀全體國家的共同利益，一如克拉波（Ray Clapper）所說的「共利」。事實上，我們本國政府也是建立在這種基礎之上，用適當的法律制度，和有效的警察隊，以處理人民的事項。

我們不得損害他國以謀本國的福利，我們應該協助別國以求其自強。我們必須協助別國人民獲得開放機會，俾有自信的民族，能求得緩進而切實的進步。

假使我們要建立一個聯合國政府，我們必須採取下列急需的步驟！

- (一) 在這戰爭進行中聯合國的團結必須不斷地加強。
- (二) 戰爭的勝利不僅要達到我們武裝的勝利，而且要達到我們主義的勝利，如果為求容易奪取這次戰爭勝利起見，於是對西班牙、義大利、匈牙利、維琪和德國不惜犧牲主義的勝利，則我們決不能得一個真正的和平，而且只有終止了戰後國際政府的發展。
- (三) 我們必須設立切實的聯合國各種委員會以處理各國共同的問題，例如各國糧食的供應，解放地區的建設工作，和解放地區。臨時政府的維持等等問題。
- (四) 對於永久和平問題及其原則，必須有不斷的公開發研究，同時在教育上必須教導

這個問題。杜爾斯（John Foster Dulles）及其教會聯合會委員會（Commission of The 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同事的報告書，及和平組織研究委員會（Commission To Study The Organization of Peace）的報告書與議決案已在美國參議院提出——這一切的建議，都是企求解決這個問題的。

對於世界性政府我們可用國家性政府的原則加以試驗，世界政府並不是渺茫的東西，它只是人類聚居制度的一個擴大而已——現代科學的發展實使這個制度有擴大的必要，也有擴大的可能。目前我們所遭遇的這重大悲劇，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缺乏一個有力政府足以解決各國的鬥爭。

經過一年以上的逐漸發展，聯合國政府可行使下列七種主要的職權：（一）臨時負起軸心國家，落後地區屬權尚未確定的地區之行政；（二）維持一國際警察隊；（三）規定國際航空線；（四）監視海上交通要道；（五）增進國際貿易；（六）增進各國衛生技術及教育以掃除文盲；（七）建立一國防法區以執行基本法則。

幹部單位

人類數世紀來的經驗，證明了一個立法式的或議會式政府是人權最有力的保證。因此，一個議會性質的機構，就是世界聯合國政府的幹部單位。

對於事件的取決，我們只需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投票贊同即可執行，而不需全體

通過。從來沒有一個政府能夠依照全體通過的規定而達到其任務的。全體通過的規定，就美國而論已將癱瘓了國會及各州立法機關的作用。全體通過的規定就是國聯會的弱點，個人的反對即能變成爲暴君式的獨斷行爲。

出席議會大會代表的名額必須得各國的一致贊同，每一代表均有投票權，世界上每一國家均應有這種權力。代表名額的多寡不以人口爲主要標準，工業發展的程度，資源，和文化程度等亦應作爲決定代表名額的標準。

我這個建議並不是附和那些主張戰後世界各國應隨附英蘇美驥尾的人的見解，有些居高位的人們確抱着這種觀念。英蘇美之獲得較大物資富源，即天賦其以較大的責任，但這種物資富源，並非令其壟斷戰後世界所需的人類智能和領導權。介乎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戰之間的時期，歐洲小國政治家（非大國政治家）的理想和實際的熱望就是：人類艱辛地去求謀和平實較艱苦地準備戰爭爲佳。今日這些小國流亡政府的政治家對於考慮和平問題正作極大的努力。

而且，當此次戰爭結束時，這些小國對於爭取自由所付出的代價，大抵比任何其他國家要較高昂。我們雖不能作確切的肯定，但總可相信歐洲一打以上的被佔領國家所進行的英勇的敵後破壞工作，已形成了一個第二戰場，這個戰場已吸引了一部份軸心軍隊，這在軍事上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假使聯合國的組織對這些小國竟給以次劣的地位，則聯合國的

組織只是一種欺騙和虛偽的勾當。

根據一個公正的方案，當選舉聯合國議會代表時，選舉的辦法可仿照每一國所選舉其立法機關代表一樣去辦理。對於主權劃分的國家，如美國，聯邦政府之與各州；如不列顛共和國，英國本國之與其自治領；其所選派的聯合國議會代表，一部份是由整個國家選出，一部份是由個別自治領選出，或由幾個自治領聯合選出。

這個聯合國大會，或議會將選出聯合國行政院主席。行政院共七人，由主席從大會裏選出，但須得大會批准。行政院就是聯合國政府的行政部門，每人領導聯合國政府七種工作中的的一種，並全權對大會負責。

戰後定則

因為由全體聯合國裏面隨便選擇出一位主席是不可能的，而且因為這位執政者的權力必須時時加以控制，因此我提出這種聯合國政府行政部門的辦法，世界輿論對於監視聯合國政府執政者實未如一國輿論監視其本國執政者之容易，這是很顯明的。因此我要提出了上面的組織方法。

早在軸心國裏建立臨時政府是世界聯合國的職權——其政府由聯合國的公民領導，但以該公民的祖先屬於軸心國為限。這臨時政府的任務，就是在聯合國監視下，解除軸心國的武裝，維持軸心國裏的治安秩序，務使軸心戰爭罪犯受到其應得的處分。戰後安

定和進步的希望如何，大部份胥視我們處置敵人的方法以爲斷，懲罰必須迅速而公正。凡知道了戰場的慘酷情形和明瞭了被佔領國的痛苦的人，沒有一個人會相信戰爭是能夠消滅憎恨的。事實上，憎恨是存在的，將來也是存在的。但我們很明白，憎恨決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們不能應用憎恨去消滅世界的動亂，也不能應用憎恨去建立世界良好的秩序。

對於有些業經解放的國家，在一個較短的時期中也成立臨時政府的必要，領導這種臨時政府的人，也須爲聯合國的公民而其祖先是屬於該國的。這種臨時政府應繼續執行其職權，直至其人民能自由選擇其本身政府時爲止。聯合國所指派充任軸心國和解放國家臨時政府的執政者，不得歸化於該國，並不能於該國成立自主政府後充任該自主政府的官吏。

對於其他未經發展的地區，或屬權尙未確定的地區，應以聯合國爲其信託人，或成立地方行政當局，這是聯合國主要任務中之一；亦是聯合國急需辦理的工作，事實上。這種工作應於戰爭未結束以前開始進行。如果聯合國不能達到這種基本任務，將使和平淪入敵對的野心國家的手裏而任其操縱，我們對於北非已感受外交的困難，設使我們不能尋求出一個各方同意的計劃和原則，那末我們將來當要遭迨更大的困難。

聯合國政府第二個主要權力，就是維持一個聯合國軍隊，作爲世界警察隊。在歷史

上，沒有一個有秩序的政府無「維持和平」的軍隊而能獲得或功的。世界上治理最完善的城市，如果缺乏了警察，將迅速地回復到野蠻的狀態。這又是國聯會之另一弱點。這種錯誤是不容重演的。

爲使聯合國政府有效起見，它必須擁有一警察隊，包括有現代化的海陸空軍。海陸空軍可依照比例名額向聯合國會員國募招其志願人員組成。警察隊的主要職權就是執行法律和支持聯合國政府。

這種警察隊並非代替了別個國家的軍隊。聯合國中的各國包括美國在內，在未來許多年中必須維持其本國的強大武裝，這是不容置辯的。這種武裝含有兩種意義——爲聯合國警察隊的後盾；必要時，保衛世界聯合國政府，使其不致崩潰，並防止其濫用職權，從來守法的邊區人民，當第一任州官任職很久後仍能繼續保有武器，因此，世界守法的國家，在第一期世界警察隊成立以後很久，仍須繼續維持其本國的武裝。

聯合國政府第三種權力，就是管理主要國際航空基地和世界空運路線。空軍在現在戰爭中所佔的重要位置，及其對於維持和發展未來和平所佔的重要地位，我們已經認識清楚。

飛機建造的猛飛突進及各國戰時訓練的數萬飛行員和駕駛員，即顯示未來航空的重大進步。我們應爲他們作一準備，我們應該有空中關稅原則，航空條例和航空權；我們對於

各種飛機向各方飛行，均應有交通及安全的管理；對於各地的氣候情報應有密切的合作；我們應設有無線電的交通和起降的機場。這一切事務都是具有世界性的，所以應該成爲世界聯合國政府的一種主要工作。

設使我們航空行政不能達到世界化，則我們不僅窒息了航空的發展，而且要引起新危險的產生。國際間關稅壁壘的提高，自殺式的商業競爭及實力政治俱將爲下一次世界大戰的近因。聳人聽聞的「國際空中自由」一詞，實非解決之道。這樣只有促成空中混亂的局面，並破壞了國際自由權。我們倒不如尋求適當方法，俾各國能互相應用其天空和陸地，由聯合國規定其條例，類似美國民用航空局所規定者。

採用這種方法，其成就當較管制空中的辦法爲更大。這樣當可造成發展世界航空的動力，而且促進各國人民的友好關係，使世界合作得以實現，且日趨發展。

我們曾聽到有些評論，謂英美本來的航空競爭，將使世界政府不能實現。這不是一個健全的論據。建設性的競爭是良好的，只有任性的競爭即不遵守具有警察隊和國際法庭爲其後盾的國際法典的競爭，才會演成爲戰爭。各國間未來的經濟競爭，必須有一個世界政府和法律制度加以管理。如果有了這種管理，則競爭對於文化進步將有相當的貢獻，一如美國國內競爭，其結果即增進了美國的國力一樣。

聯合國另一個重要權力，就是管理海上交通要道。貨船將來仍然是載運商品的最便宜

我們需要一個世界政府

的工具。空運的發展將不能消滅海上的交通，因為將來航程，貿易和交通範圍的擴大，我們對於海上交通線也須尋求適當的辦法，俾各國能互相應用一如航空線然。

增進世界各國間的貿易是戰後重大目的之一。如果世界生活水準不能逐漸提高，如果現在享受較高生活水準的國家不能繼續維持這種生活，則世界原料資源和科學的成就將不能為全體人類所共享。根據我們最近所獲得的經驗，我們知道貿易的窒息，就是世界不景氣和世界戰爭的重大原因。

這裏所提出的建設，並非希望國際自由貿易可以一蹴而就，這不過是給國際貿易以新的便利，並希望減除促成困乏和壓低生活水準的貿易壁壘而已。我們大家已經瞭解，窒息貿易的障礙及其所引起的後果，例如大量傾銷貨品，實與共同利益抵觸的。這種障礙祇有摧毀了經濟制度，並促成世界的慘禍。至於保護國內利益的適當措施，仍可繼續提存。例如美國政府對其農業界的保證，美國農民出產品的總市場將隨世界貿易增加的比率，予以維持。

世界聯合政府開始這個工作的時候，最健全的辦法，就是規定各國首先成立其關稅總機構。世界聯合國政府必須具備一種獎勵，以誘導各國減低其關稅壁壘。會員國如一經成立其稅則，則其非經聯合國政府許可者不得擅自提高其關稅。這種方法可以制止各國無約束的循環提高其貿易壁壘，因為這些貿易壁壘，在過去曾使世界各國人民深受痛苦，美國

也在其列。我們可向反對者提出一個質問：各國固堅守其貿易壁壘致令其子孫犧牲於戰場之上，然則貿易壁壘所給與一國的利益究竟有多少呢？

爲鼓勵國際貿易起見，聯合國不得不設立一個清算機關以便利各國的外匯和銀行帳目上的往來。聯合國政府可規定貿易條例，向各國徵收其低微而平等的貨品交易稅以保證聯合國的收入。

聯合國政府所解決的第六個問題，就是發展世界各國人民的教育掃除文盲並增進衛生。

戰後解決全世界衛生問題的重要性已無庸贅述。如果我們要防止流行病的蔓延和制止其不致演成數十年的慘劇，則我們對於戰時受傷的軍民，病人和營養不足的人，必須給以良好的醫藥治療。聯合國須成立一個衛生服務署，向世界各地醫藥中心區搜求人材。醫藥科學可以採取一有效方法爲適應世界的需要而發展，因爲它是早已有組織和計劃的。

在醫藥方面，早已顯示着人類可以達成世界合作的徵兆。那些保護我國和其他國家士兵的成藥，輸血和注射均爲各國人士努力研究的工作。因此我們也是各國人士苦心研究醫藥所得的受益者。我們的任務，就是根據其已獲得的成就加以建立而發展之。（以下原文漏去）

我們需要一個世界政府

五

戰後問題論文集

持久和平問題

美國 胡佛
吉卜生 原著

陸軍部，費德
譯自節略本

The Problems of Lasting Peace

—A Condensation from the book by

Herbert Hoover and Hugh Gibson—

在本書中，一個美國前總統和一位曾領導美國代表團出席許多在歐洲舉行的國際會議之傑出外交家指示吾人以步入和平之康莊大道。這個問題，不能俟戰事結束後才開始研究。一個不能獲得真正和平的軍事勝利不得稱為真正的勝利。欲使戰事中的犧牲不致為徒然，有識之士，必須從目前起開始研究如何獲得永久和平的問題。

讀者應將此節本中之每一頁，一再誦讀並細加咀嚼。作者並望讀者將書中文字逐段研究并加討論，俾能形成嚴正有力的輿論。如果我們對和平問題，不願再蹈上次之覆轍，則此項輿論極為重要。祇有我們的公民，對書中提出的各項問題，熟思周慮，我們才能獲得一些可能解決的途徑來，而永久和平之域，才有達到之希望。

持久和平問題

我國（指美國）正從事於爲自己生存的極大門爭，所有國人（指美國人），不論從前的觀念如何，現在爲同一目標連合起來了，此項目標即爲如何獲得勝利，然後建立一個和平安全的世界。

僅僅軍事的勝利不能給我們真正的和平，一九一八年的事情便可證明其不謬，永久和平比獲得比擊敗敵人還要困難，所以國人現在就得開始研究和平問題，研究比從前更大得多的和平機構。

上次大戰告訴我們：「先打倒威廉第二，再談和平」，現在是：「先毀滅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否則根本談不上和平」。

但是參加和平會議的人們，只爲很短促的聯合會議尋求永久和平的基礎，等到戰事一停，力竭，飢饉，軍隊及戰時工業之復員，會戰勝者和戰敗者帶來無數的問題，使全世界的人們都忙得不遑啓應，那有工夫來談永久和平的原則呢？所以這問題現在就得開始研究。

我們參加過充滿着崇高而乏味之理想的一九一九年和平會議，那時我們對於所遇到的特殊問題毫無準備，我們沒有得到和平自由和繁華。

製造和平的準備，必須與戰爭的準備一樣充分，而從許多方面來說，前者之艱巨尤甚

於後者，如果我們現在就注意是項問題，那便是有識之士的啓導和了解以前之謬誤的關係了，最後，戰後公正和平計劃之公佈，可使戰爭勝利之日提早蒞臨，因為許多公國的人民，正在渴望着將來合理的和平呢！

突本書可視爲一種製造和平方案的宣言，是根據幾個基本原則寫成的：

第一，一個合理持久的和平，必自勝利中得來，其中許多要點，每因不澈底的和解而消失。

第二，必須真正顧及能夠產生戰爭及和平，並且不可動搖的文化力量，始能獲得永久和平。

第三，必須有幾個國際合作的組織去維持業已獲得的和平。

我們並不是在草擬和平方案，我們從過去經驗的分析來討論措施和平於泰山之安的一些原則。

有七種產物和平及戰爭的動力，從人類有文化以來便在支配着一切，便是：

一、幻想。

二、經濟力。

三、民族主義。

四、帝國主義。

五、贖武主義

六、懼怕，怨恨，復仇的綜雜心理。

七、和平的欲望。

我們知道，當戰爭一結束，這七種動力無疑的要坐在和平會議的席上，同一九一九年一樣，雖然其中六位是不受歡迎的不速之客，幻想，經濟，民族主義者，帝國主義者，贖武主義者的壓力，以及懼恨復仇的魔鬼，必定參與每一項討論，不過，在另一方面，疲憊已極的世界上那些祈求永久和平的呼聲，也會在和平會議中響徹全堂的。

我們建議把這些聲在和平常會議席上出現的動力加以討論，同時，我們要人類從久遠的鬥爭中尋求一些理論，經濟和教訓去對付他們。

一、幻想力

自人類有信仰以來，他們就想保護自己并想擴充自己，包括人類信仰的思想便帶有一種侵略的精神，基督教徒，皇帝的無上權威，回教徒宗教改革者及自由主義者都曾執着刀前進的。至於現代，一些新的幻想家如共產主義者，法西斯主義及納粹主義者均已走上戰爭之途，所有因幻想引起的戰爭，不論宗教的或政治的，總比僅為征服或拓展領土的戰爭更為殘酷而痛苦。

以美國而言，這次戰爭實在是個自由與全能主義及獨裁主義鬥爭的十字架，羅斯福

總統宣稱：「我們要在世界上任何所找到的種主要的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得而貧乏的自由，得免恐怖的自由。」這些理想實與威爾遜在第一次大戰時所擬的相彷彿。再次，美國并無領土野心，亦無救濟的需要，祇希望在這時和平的基礎建築在堅固的石層上，而不要建在沙地上。上次的毛病出在威爾遜總統在戰爭時期把他的情感化的泛論所滿足，休戰後實行起來則與原意大相逕庭。

吾人鑒諸以往，在戰爭結束以前，即須將這些與一九一八年時類似的目的與原則成爲若干實用的條件，而製造和平的方法必須獲得聯合國的同意。

代議制政府爲和平之基礎，百年以來的經驗告訴我們惟有代議制政府才能使和平之願望充分地發展，然此尚不足以保證穩固的和平。有代議制政府的國家并不能避免參加戰爭，甚至參加帝國主義的征服戰爭，不過他們的目的是大抵爲和平的。

在最近五十年中，大部分爭論之解決都用國際公法，而居間折衷者無爲代議制政府的國家。如根據道義和公理訂立的凱洛克白里安條約 (Kellogg Briand Pact) 而言，幾乎所有重要的代議國家對牠毫無抵觸，并且德奧匈三國在被民主統治時，並無戰爭的意圖及帝國主義的行爲。相反的，獨裁主義及全體主義者却絕對是侵略性的，軍事性的，帝國主義性的，這些都有事實作證明。

所以我們贊同美國在一九一九年說的「和平應建立於培植代議制政府的工作上」。

是永久和平希望最良好的基礎。

真理，自由，代議制政府以及與牠們俱來的社會和經濟的方式，不能用武力來強迫其他國家來接受，這實在是屬於心理和精神方面的。以前所有這般思想，用理想的方法，才能為多數種族所採納。

自由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她是從劣質的土壤用無限的忍耐和勞作培植起來的。她還是人類的天才作品呢！在上一世紀中，她的滋味，曾為所有開明國家所遍嘗。

如果我們的智慧足以製造和平的話，我們必須自重建築這種自由的形式做起，這些形式並非一定去應視各個種族的情形而異，如果有一個合理的機會，自由必將再度興起，然而如果沒有一些基礎，則自由將無由建立，這是一定的事實。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各國必須採用代議制政府才能建立永久的和平。

但是僅此一端還不夠，個人自由和代議制政府之產生均屬微渺，在上次大戰終了時，戰勝國家曾鼓勵此種政府之產生，但在其初生之時即讓其分裂，有時那些資格較老的代議制政府，事實上在摧毀他們，所以現在我們應當記着，不但要去發動代議制政府之產生，並且要在敵國中去慢慢播種，使其成長。

二、經濟力

經濟力是足以左右戰爭與和平的，有史以來，因為人口過剩的壓迫，人類為獲得原

料以爲勢將過剩生產的市場，常常引起騷擾，價值、和戰爭，爲了這門商業跟着國旗前進。這句話，不知犧牲了多少性命。

這次大戰之爆發，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第一次歐戰遺留的經濟惡果。但是經濟力在其他時間和空間之下也常常會阻止戰爭的。

在戰爭中要解除經濟壓迫是最困難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在和平的時候來解決，這個問題可以分爲兩個步驟，第一是在戰爭剛結束時發生動員問題，其次是長期性的重使世界繁榮的工作。

這次大戰的經濟破壞較諸上次大戰是有過之無不及的，因此，我們料到一個飢荒和紊亂時期將隨之而起，許多私人的救濟事業無法支持這個嚴重的情形。在此時期，假如要拯救歐洲的話，那末世界各國政府必須負起重大的義務和沉重的責任，並且對於歐人和自由國家應該同樣負責，因爲和平和繁榮是共同的。

巨大的經濟問題，第一是發動復興的力場，第二是使未來的經濟壓力力遠離戰爭，同時趨向永久的和平。

復興問題是非常龐大的，每個民族，即使是戰勝的，也要感到窮困，每個國家都受發生財政上的恐慌。

而且，存貨將比上次大戰更易消耗，即使是破碎無用之物也可以改頭換面來用。人民

生活的水準將大大降低（雖然衣食是不可缺少）同時人民幾大聲疾呼需要獲得工作，他顯然是非常迫切的。

各個國家國內商業的復興，一部份是依靠國際間的幫助。同時，在某種程度之下，各個國家都成比例的依賴着國際貿易，關於這一點，美國是許多大國家中最幸運的，因為牠全國的經濟僅有百分之七是依靠國際貿易的。然而，這裏包含着久遠和平的最重要因素。足以影響許多國家的復興，在經濟工作的宏議席上，我們首先要注意到國際的貿易、信用、款項等類。

在動亂時期內，國際間日用品的供給，運輸，救濟以及金錢的交換等事，必須由政府來統制。一個整個為戰爭而擬定的經濟政策，一部份是法西斯主義式的，一部份是社會主義式的，將為每個國家所樹立，而是戰爭團體所不可缺少的。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是這種制度在戰後是否還要存在，不然的話，那末促進和平的人是否總有一個時期讓國際間的經濟很快地又回復到戰前的狀況？

這個質問是較為堅決的，因為我們所求和平的目的并不包括第五種自由——經濟上的自由。假如重建世界目的的是使人類獲得自由，那末限制經濟上的自由仍是非常重要的。人民必須自由選擇他們的職業，為他們自己的業務而交易，為他們自己的家庭以及養老而儲蓄，同時他們可以自由經營事業，只要他們不傷害他們的夥伴。

這種自由決不能說是廣任的，或者是資本家的剝削。因為沒有方法可以阻止社會的進步。經濟自由是促進社會進步之源泉，並且邁向進步是未可限量的。

人民的自由有一種危險發生，如果政府的經濟力量慢慢地干涉到草創的私人事業。同時中央集權和官僚政治的力量也侵犯到自由的保障。固有的官僚政治是另一種危機，牠是使經濟自由頻於極度危險之境。智力和精神的自由是不能和經濟自由并存的，這是很顯然的道理，因為我們必須設法使戰爭勝利。

照我們的觀察，理想的自由在戰爭中國內的團結，戰後經濟的復興以及永久的和平，都需要有堅強信心。戰爭的羅網和對急往求經濟自由不致趨於混亂這個決定是重要的，如果人們的情緒之希望動機將在復甦起。

在經濟學上，我們決定處置經濟問題的方針，同時也牽涉到整個永久和平的問題。

舉一個例說，在任何經濟制度之下，假使政府來管理日用品之交換，管理財政上之儲蓄，管理運輸事業，那末市場上萬討價還價，變成政府與市場之間的了。因此，為了價格，數量關係以及其他許多事情而在市場上發生的衝突和摩擦也變成政府與政府之間，而摩擦也如以前仍是商人來經營，是大大地強迫到政府的，因此他們也不曾把以前所有的效果變為全國性的。然在國營商產在國民心裏可以發覺許多衝突。農業和工業將有一種壓

力使政府和立法機關造成他們所有的利益——這種壓力是政治性的。

根據最近二十年的經驗，我們相信政府經營商業足以引起國際間的摩擦并阻礙和平的實現。所以從永久和平的觀點上看，國際貿易仍舊應該回復到私人事業。

有六種商業上的障礙——這些破壞遠德的暴力大部份是上次大戰造成的——戰爭結束以後，必須好好地處理，使經濟復興起來：(1) 政府統制買賣 (2) 不穩定的貨幣 (3) 特別條約，例如相互協定與有特惠的條約 (4) 部份性的事件 (5) 專賣與壟斷權價 (6) 關稅。

(1) 政府統制買賣，政府統制買賣的全部過程都是而美上的障礙，只有衆人之方和他們經營的專業才能使許多貨物暢銷，由政府來經營是做不到的。

假如要真正復興國際貿易，那末除了爲求國際穩固而貯藏的原料由政府經營以外，其餘必須保證免除由政府來買賣。

(2) 不穩定的貨幣，在政府經營商業中，不穩定的貨幣是許多障礙中最壞的一個。上次大戰以後，保證金融穩固之失敗是全世界經濟的不幸。

一個國家的貨幣貶值之時，其結果常促使關稅率之增加，其結果是限制貨物進口，像這樣漲落無定的貨幣是商人們的大好機會。他們設法掩飾他們較高的價格，而且像這樣的貨幣必致影響國內貨物的流動，如此，他們自己的商業也要受障礙。

但是，貨幣穩固的問題，必須要從開發各國的資源來解決，單是美國是不夠的，有幾種合股投資事業可以使各國拿出他們的資源來，也要同時來解決，把低價取得原料可作為國際間信用借款及穩定幣制而附屬條款，這一點也應當加以研究的。

特別商業條約與限額，特別優待的商業條約，在某幾個國家內，是對於國際商業自由的另一種障礙。上次大戰以後，全世界各國均築起貿易壁壘，因此商業的復興非常遲緩，其中最壞的還是限額。上次大戰，許多國家的商業都為牠所阻礙，因為牠只和互惠的國家交易，牠的總額幾乎超過關稅一百倍。

關稅，陳舊的關稅制度（已經有二千年的歷史），也是商業上的阻礙，這是不大容易對付的，幾千百年的施行，已經深入許多國家的經濟範圍之內。我們能斷定，這種制度對於奢侈品是必需的，而且是政府收入之源泉，不過奢侈品的定義是各個國家不同的。

保護政策之要素，已為每個民主國家實行保障他們的勞工和農民在低廉的生活水準和較長的工作時間之下去生產。這種保護政策是不容易動搖的，因為工業、城市、學校、教堂以及工廠，都在牠的保障之下建立起來。

全面戰爭也可以促使許多國家採用關稅來作為一種保護的策略。在戰爭時，許多中立國家的主要貨物感到缺乏，因為他們不能獲得交戰國家的供給。上次大戰時，阿根廷的兒童不能上學，因為他們沒有鞋穿，因此阿根廷立刻培植本國的皮鞋工業來保障自己。在上

次大戰以前，有些國家的食料，布疋以及其他必需品，都依賴着外國來供給，他們感到被封锁和缺乏船隻運輸的痛苦，所以決定鼓勵他們自己的農業逃避關稅，好像是一種初步的保護政策。同樣，有些國家耗去幾百萬金鎊，爲了保護自己的必需品，同時他們開發人造的原料，例如橡皮，化學用品，以及鑄物來支持自己。上次大戰以後，經濟上的不遺德，許多國家不能得外國的幫助，也是使他們不願商業的障礙而趨向自給自足之途。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較長的和平時間，去聯合這些儲備不安的國家，使他們相信外國的物資是常常可以得到的。關稅是比其他五種障礙更不容易打破的一個，所以最切合實際的辦法，是使進口貨和本國貨在同一合理的關稅率下競爭，所有的國家都同樣看待。美國早已試行過一種彈性規則，是用一個無效治性的團體，來訂定本國貨和外國貨的相當價格。假定每一個國家都能夠採用這種辦法，那末關稅問題的惡化，就不會發生了。

爲了全世界經濟的恢復和好轉，關稅必須有二種限制：第一任何國家應該平等待遇，第二要保持公平的競爭，對於進口貨和本國貨不分高低。

而且，經驗和常識告訴我們，這些商業的障礙，不論政府買賣，不穩定的貨幣，相互優待的條約和限額，或者超越的稅率，在和平以後，必須大大地加以檢查。國與國之間必須大家公正平等，而不許有秘密性的特惠之存在，同時也不許有不可公開的條約之存在。使大家能獲得原料，是謀和平的良藥。德國人首先大聲疾呼，世界上有貧乏的國家和

富有的國家，貧乏的國家是指德國，意大利和日本而言的。可是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出產他所需要的全部原料，即使美國和英國也不行的，所以他們同樣地也可說是貧乏的國家。但是他們在平時總盡力設法和別國國家做生意，爲的是充實自己缺乏的原料。

這些煽動的言論，已經使世界上造成了一種錯覺，就是以爲原料是直接對和平發生關係的，並且使得這種觀念成爲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相信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實在估計得太高。

事實是這樣，在平時任何國家常常有充足的原料可用，一些國家也要出產許多貨物來交換。有些國家常常消耗許多物力和人力去製造兵器和子彈，因爲這是比出產貨物更容易交換到原料。現在有許多政府被追迫而限制出產橡皮，麥，糖，咖啡，牛油，硝石，鉛，錫，油類和煤，因爲要替出產這些原料的人維持一個合理的價格。這是很明顯的，世界上仍有大量尚未開發的原料蘊藏着，因爲他們不能供給最低限度的工資，或者是使所投資的資本得到一點盈利。在任何時期，假如世界上預備付給爲大一點的價格，許多日用必需品之物就不難獲得了。

化學發達也是解決原料輸入的捷徑。硝石和黃金現在差不多每國家都出產，油，橡皮和紡織品也正在發展中。

原料供給，以及價格的統制，例如英國對於橡皮和錫的管理，德國對於鉛，荷蘭

對於空軍的交換條件，以及國際間對於銅的限制，都應該廢止。

在戰時，原料供給之統制，已經變成一種武器，他們呼籲「原料平等」，一字是爲了求得戰時供應原料的保證，因此富有與貧乏之間更覺明顯，並且這個問題，使取得原料的主權比使全世界人民獲得平等的權利更來得需要了，這樣的「取得」，實實在在是一個民族主義的和武力的問題，不是經濟上的問題。但是即使把殖民地重新來分配，也不難使人人有充足的原料，很明顯地，要使每個人得到一塊能出產各種不同原料的土地是不可能的，假定是這樣，就會促使國家分裂。試問我們能不此因爲英國或德國需要銅和油，而把賽得拿或德士古割讓一部分給他們，我們能不能要求俄國或巴西割讓一點土地給我們因爲他們出錢。

以往一百年來的經驗，我們明瞭，要使原料的供應獲得保證。只要把專賣制度解除，並且担保有一個平等的價格，把市場公開，同時要保持和平。

移民是另一種減輕經濟壓迫的難題。如果我們要得到永久的和平，決不能使強力而有發展的人民集居在一個小的地方，我們必須爲這少數人想一個辦法。

然而這問題包括了許多困難之處，例如種族的不同，文化上的差別，精神上的接近與否，相互經濟上生活水準的懸殊以及其他種種困難，所以必須使他們自強而後接近才好。移民自由是萬萬不可能的。每個自治的國家必定限制其他人民的進口，他們不肯自動

上有缺陷的人患病的人犯罪的人以及未受教育的人得到進口的權利，這似乎已成爲大憲章擁有的制度了。

而且要歐美國家准許無限制不受檢查的移民是毫無希望的。這並非種族觀念之故，却完全是另一方面的事。有些種族，他們幾百代相傳下來可以吃得少，穿得少，不大需要保護，可是他們反而比歐美的種族更能吃苦耐勞，更能担任比較長時間的工作，在他們認識自己是中等的生活，還趕不上歐美最劣等的生活呢！任何國家的失業問題，不能靠其他國家來解決的。

有一件建設性的事情，便是向未開發的國家去移民。不過得要有周詳的準備工作。這計劃可以在和平會議上討論的。在美洲和非洲有許多適合移民的地點呢！

三 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從人類本能的深處及感情的力量發展出來，一個種族有權國的語言，宗教，歌謠，習俗，文字，美術，音樂，信仰，習慣，仇恨和愛慕的東西，理想，盡忠的標，這些都是民族主義的淵源，人類每爲他們的家而鬥爭。

任何戰爭或戰亂都不能制止民族主義，每次戰爭及和平使民族的情緒更加熱烈，勝利或敗績每每引起更烈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每爲戰爭之起源，或爲和平及進步的障礙，故民族主義的價值，不容忽視，

從好的方面講，民族主義可使政府得到一種滿足，合適，精神上的一致，而使政府有較好的措施，又使文化的組織，科學的研討，以及美術音樂文學有所發展。

現在地球上差不多有六十個國家，這些國家的每個國民，對他們的國家最感覺興趣，這是從人類情緒的深處發出來的。

祇要地球上有人類，民族主義必定還是保存着，所以要計劃和平，必須考慮及此，消滅民族主義是不可能的，我們可以想像到這次戰爭以後，民族運動將更形激烈。

我們美國人願意世界上的人民，用民族自決及自組政府的方法獲得解放，所以，在上次大戰後，曾以維持民族的原理爲一言，十五個嶄新的國家在戰後成立了，我們現在須加重此項誓言，使更多的新國家，在這次戰後獨立。

我們的誓言中有：『恢復被強人所剝奪的王位及自主政府的權力』的一段，所以挪威人，法國人，丹麥人，芬蘭人，愛沙尼亞人，拉塔維亞人，立陶宛人，波蘭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哥羅西亞人，塞爾維亞人，希臘人，阿爾巴尼亞人，荷蘭人，比利時人，盧森堡人，高麗人，阿比西尼亞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泰國人，及菲律賓人，均須在戰後獲得獨立，當敵人的勢力一經摧滅，我們勝利的號角進入某區域時，他們可以立即恢復他們的政府。

所有歐亞二洲的人民，必將堅持他們的獨立及文化之保持，阻止他們是要影響得到和

平的，但是，他們必須有較好的組織去維持和平。

上次大戰之後，歐洲各國間的不安和疑忌，有增無已，因為（一）許多新邦用經濟的壁壘來範圍他們自己，（二）他們的刺激性的擴張和軍事同盟的締結，（三）為少數民族的問題所遭遇的困難，這三個問題，必須個別的加以檢討。

許多東歐小邦，實各為一較大自然經濟區域的一部了，多瑙河流域的一些國家，如捷克斯拉夫，奧地利，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是一例，從原料，農業，製造業和運輸的觀點而論，他們實在是一個經濟單位，上次大戰以後，他們建起關稅壁壘互相抵抗，結果使他們同歸貧乏了，但是有別種經濟上的團結，可使他們繁榮，並可減少彼此的摩擦，使和平更為永久。

上次大戰終了後，所有箇新興的國家，各自定立為強大的軍隊，並彼此締結了軍事同盟，這使他們完全恢復戰前的繁榮為不可能了。並且引起彼此疑忌，互相鼓勵着去再度擴張。

這些同盟，實在是毫無用處，歷史告訴我們，一個較強的國家為小國所占有的是不平的，這些武力不足以抵抗有力的敵人，不過是一種刺激而已。

還有既不能被同化又不能受管制的少數民族問題，亦是這些小國的災難，他們實在應當多研究一下瑞士國的歷史，在瑞士國裏，三個不同的種族，在一個有很大的自治權的政

府之下聯合起來，幾世紀來一直獨立而和平地相處着，並且一向是和平的安定力境，固然瑞士之成功，自有其優越的因素在，不過瑞士人却創立了一個包含着幾個不同語言習慣的民族的小國，他們的成功是因爲容忍和分區政府之設立，也許是因爲他們賦與各種種族以相同的權力，不論其人數之多寡。

這是巴黎聯合對成立捷克斯拉夫的原意，其實是朋尼斯博士(Dr. Benes)所建議的，他許希望在一個區域產生一個同樣的聯邦式及經濟上的結合是適當的，歷史及永久和平的經驗告訴我們，當這些小國確保其獨立，他們必須放棄其經濟壁壘及某些軍事同盟。因爲在上次大戰後，這兩種東西都促成他們自己崩潰的有力因素。

在某些情形下，邊疆上民族雜處的問題，可以用英勇的移民辦法來解決，實行起來固然是最困難，不過總比少數民族長期受苦及常常因此引起戰爭好些，上次大戰以後，希臘與土耳其的移民便是一強證據，結果使兩國繁榮及邦交大爲增進。

德國之統一問題，一個較嚴重的民族問題將從德國發生，從歐洲的歷史上看，德國在每次戰敗以後，每被分成若干小邦，於其這勇毅的民族，在一個普魯士領袖領導下醞釀起統一運動來，他們武裝起來而戰爭又起，一八六六，一八七〇，一九三九年都是這樣的一套。

有一個分裂的德國，歐洲便沒有永久和平可言，猶之把美國分成若干小國，或置其一

部份於墨西哥統治之下，北美洲便不能獲得永久和平一樣，鑒諸以往，我們應當給德國以勇氣去放棄以往的路徑，而使其變成一個和平的國家。

四 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是推演歷史的另一大動力，我們給牠下一個定義，便是一個種族侵犯其他種族的領域的行動。

帝國主義是從過度的民族主義、軍事主義、權力的需求，及經濟的壓力而發生的，這些原因互相滋長着，遂至加而定時代（巴比倫）近至現在，他們的目的並未更變，雖然形式時或變動。

有時帝國主義者的動機是爲着時代或種族的光榮，有時却爲其傳佈宗教的熱忱，例如回教徒或基督教徒，至於近代，則經濟一項每爲其主因。

無疑的，帝國主義永久是戰爭原因之一，然而他對於文化之傳播，則有益於人類，例如一個已經滿足的帝國像英國，實際上他已達到變成一個穩定力量之程度了，近代史上，帝國主義是一種和平保持者的理論，實在制止了一打以上的敵對戰爭。

帝國主義固然在戰爭中充當主角，和平會議也出現，上次戰爭的從德奧俄土四國中解放出九個國家來，使他們的勢力大爲削弱，但是一方面因爲德意日三國拓展領域之故，又使他加強了一些，這次聯合國的勝利聲中，在恢復佔領區及受壓迫的國家之原狀後，德

日意三帝國主義，最後終可以糾正過來。

帝國主義的政治基礎，將因民族自決及國家之獨立而摧毀，榮耀和權力的光芒將為戰後帝國主義國家之不景氣，弄得黯淡無光，帝國主義將趨於沒落之途。

聯合國勝利後，世界重要民族之受統治者，祇是非洲的卜來尼新羣島 (Polynesian Islands) 尼格列特 (Negriat) 區域的人民，因為他們政治上發展的程度還夠不上自治。

那些特殊區域，不是用國際來共管，讓各國有同樣的機會來移民經商及開發富源呢？是不是可以利用作每種被壓迫民族的疏散之所，及人口過多國家移民之地呢？這些問題都值得考慮。

五 黷武主義

人類是好鬥的動物，他喜歡競爭，而不喜歡過平凡的生活，他又是一個自尊的東西，多數人在一起他更妄自尊大了，他的自信很容易變為驕傲，因而成為侵略的動機，戰爭所獲得的光榮，使他們引起興趣，他們喜歡冒險，許多人覺得從戰爭中可使他們乏味的日常工作獲得解放。

即使最愛和平的國家，亦有相當自衛的軍事組織，每使別人發生疑忌恐懼，反武裝及怨恨，還有軍官階級的問題，他們在戰爭中，才能獲得上進，所以每在政府中鼓勵戰爭。

這些侵略的力量，每每製成戰爭，祇有解除武裝才是唯一有效途徑，然而一九一九年的事實，使我們的信念大為減低。

解除敵人的武裝，我們應當舉出的第一個例證是一九一九年解除敵國武裝的經驗，在凡爾賽和約下，他們的陸軍被摧毀了，海軍也投降了，祇許保存擁用的陸軍十萬人，是以維持國內的秩序的，海軍噸位及艦式，則被嚴格的限制着。

這制度下最大的錯誤在保持其軍事的階級及一切傳統的習慣，這批海陸軍幹員組成的型胚，還是存在着，且隨時準備加速的擴張，而德國傳統政策及其軍事上的技術和野心，始終繼續着。

現在軍人階級制度所形成的欺騙，恫嚇，侵略，閃爍，及不宜而戰等等事實的教訓已經不少了，我們現在得設法糾正牠。

理想的情形是這樣：敵國的軍事設備必須澈底解體，代以維持秩序的警察隊，並不許有軍事階級及軍官的存在。

無疑的，上述各節是一個奢談，不過作為吾人奮鬥之一種理想而已。

普遍的縮軍，在凡爾賽條約中，包括各同盟國自行縮軍的虔誠宣誓，不過縮軍步驟如何，却沒有規定。

但是，同盟國間的相互不信任，或因戰爭而起的民族主義的騷亂起來，祇有準備下強大

內海陸軍，才得保持安全的信念立刻推翻了軍縮，於是各國招募起大量的軍隊來了，這是戰爭工業在需要繼續牠的市場，這情形在法國尤為顯著，並且還有軍火製造和報館銀行不規矩勾結着，來促進戰爭的行情，用以補充其國內外的營業。

除非世界各國互相殺，而無要法停止其行動時，否則上面一切還是重演的，所有民族主義，帝國主義，軍事同盟，惡棍報仇等等，都成爲新交織，而和平的經驗告訴我們，戰爭一停不久，這新交織便將阻止一切真正軍縮的希望。

所以，如果勝利國家中之縮軍可以實現，必在數星期中便見諸行動，在戰爭停止之後。

在戰爭範圍縮小之前，年費二十萬萬美金於軍備上，這宗款項可以使經濟生活文化恢復而有餘，德日意三國的人民，當然對此解放表示滿意的，然而以真理言，聯合國必須保持一些軍事的設備。

最近的進步，對軍縮問題大影響，空軍的進展使陸軍之攻勢強於守勢，陸軍而無大量附屬的空軍將處於大不利的地位，同時對海上攻擊的防禦大爲加強。

於是軍艦之有效性及價值隨成問題，所以關於海軍的縮減便較易推行。

德日意戰敗之後，將喪失他國全部的海軍，法國在上次大戰後，曾對海軍軍縮方面有所阻撓的，這次却無權干涉任何同盟國的議決了，最後勝利之後，祇有英美二國才能保持

他們的海軍實力。

不過，還有勝利國家間海軍實力比較的老問題，上次大戰後，保持着強大海軍，並不是怕已經解除武裝的敵人而設，却是爲同盟國彼此之均勢而設的，幾次海軍限制會議裏證明了一切，如果不顧忌法意日三國的願望，單是在維持英美二國實力均等的原則去做，這問題便簡單得多了，在一九二二年及一九三〇年的軍縮會議中所決議的少量海軍，已足夠維持海上之安全了。

勝利以後，陸軍軍縮問題比上次大戰後，易甚多，將來德日意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的陸空軍將被縮裁到最小限度，歐洲所有的陸軍除蘇土西三國者外，都被希特拉摧毀了，休戰後，有陸軍的國家，祇有美英中蘇四國。

我們應當裁縮敵人的軍隊至一合理程度，減少武裝國家的數目必須共同商討，空軍力量的增高對最後決議，影響很大。

擁有強大空軍的國家可以制止任何戰爭之發生，所以國際維持和平的辦法，太爲簡易了。

於是，國家間軍力比較問題，亦應當仔細研究一下，在一九三二年胡佛先生和軍縮會議美國代表團的主席吉卜生先生建議廢除所有攻擊性的武器，如轟炸機，潛艇，大砲，坦克及毒氣等，其時同意是項，議的祇有少數的大國，一九三三年是軍問題被羅斯福總統從新

提起，到現在戰鬥艦一項亦當列入其中了。

我們應當把防禦的力量大大地超過攻擊的力量，即使有些國家秘密地違反是項協議，可是在戰爭可能開始前大量製造這些東西，幾乎是不可能，要是美國的建議早被採納，閃電戰便不會實現。

總而言之，戰爭勝利後，關於軍縮問題有二種不平行的機會，一是引世界至於極度衰落的地步，一是使其迅速恢復並可獲得永久和平，但是如果要做的話就得在和平會議上除去，不容遲延。

六 怨恨恐懼復仇的力量

怨恨，恐懼和復仇是引起戰爭大原因之一，侵略的恐懼，糧食匱乏的恐懼，經濟衰落的恐懼，罪惡的怨恨，競爭的怨恨，被壓迫的怨恨，戰敗者及不正當者的復仇——都是暴動的起源。

因為這些動機，戰爭之中還會生出戰爭來，他們不能解決任何事情，國家都在不安定的狀況下，在想有外交上的動作，尋找軍事上的同盟，戰敗者的貧乏及受罰，滋養着復仇的心理。

這些情懷是永遠的遺傳物，也就是戰爭的原因，然而他們必出現於每一和平會議的席上，近代戰爭比從前的更易產生怨恨，對於孱弱老弱的愛護不復存在了，飢餓的忍受不

僅及於一般的平民，還有不可避免的鼠疫使百萬人民被災，婦孺被子彈及炸彈打死的占百分之二以上，閃擊奇蹟下躲避不了犧牲者，被潛艇擊沈的船隻上船員的溺斃，對無援的猶太人的襲擊，對人質的虐殺，不許供給被征服者以食物——不但造成一幅可怕的野蠻景象，並且提高了受害者永久恐懼與怨恨的情緒。

魯凡爾賽給我們的教訓證明這一切東西不但出現於和平會議上，並且影響到以後數代國際的關係，除非有崇高的政治家來糾正牠。

要求懲罰之聲，將遍傳於和平會議之任何一角。但是我們必須認清軸心國的一般人民對戰爭並不須負很大的責任，因為在獨裁狂威下，他們的人民都走入歧途，受着不合的教育，無選擇權的，他們的真理被剝奪了。

對於軸心國裏的人民和其執政者必須加以區別。那些國家的領袖必須覺悟他們所做的責任是罪大惡極，那些人民與普通和黨為利的罪人不能有道德上的區別，並不應當有法定的區別，鼓勵戰爭的領袖們早就被認為神一般的東西了。

國家的戰敗和解除武裝，實然是人民的大恥辱，繼續懲罰及束縛他們，不但在政治方面要付到可怕的結果，而且還是一種幻想而已。

國家是不能永遠被束縛着的，結果必無安全可言，除非給其人民以機會去共同進行實現和平的工作。

賠償，戰後賠償損失問題將繼之而起，一部份是經濟性的，一部份是懲罰性的，生命上的損失不算，勝利國家們消耗在戰爭上的一切，將竭軸心國所有的財力也不足賠償，現在單是美國一國的國債幾達五百萬萬元，以後的軍費及利息將再加上數百萬萬的數目，所以真正全部賠償是不可能的，第一次大戰證明戰敗國不能償付大量的賠款，德國所付的賠款，尚不及同盟國借給他的數目，而最終終于賴掉了，戰敗人民實際上是不能付給賠款的。

同盟國間相互的還債毫無意義，現在言語及宣傳的公開，使人民的關係更形密切，獨裁的領袖將受道德判斷而不是罰款，此項理論將於每次選舉中鑄為定論，如果和平製造者能注意及此，可以省却若干麻煩，無論在和平會議中或會議以後。

我們可以回溯在新文化中有關懲罰問題的其他兩個關鍵，歷史家告訴我們在一六四八年西非利亞條約及一八一九年維也納條約(Treaty of West Phalia and Treaty of Vienna)中找出一些停止未來大戰朕兆，但是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條約却無和平可言。

前述的兩個大條約中，避免了在凡爾賽條約中的重大錯誤，他們並沒有懲罰戰敗國，也沒有加以什麼經濟的束縛，所以他們有效性的時間比較者長得多。

根據以往的經驗，要重罰任何一個國家，而同時獲得永久的和平是不可能的，如欲真正和平，無窮盡的懲罰及繼續的受屈必停止，包含着復仇的勝利，在新世界中實是澈

底的失敗。

戰後飢饉與疫癘必在歐亞二洲流行着，歐洲全部的農業已在退化。

在德國的壓榨封鎖下，百萬民主國民被占區的婦孺已經在疾病或死亡，這種無秩序與缺少訓練，將招致失敗之而緊縮政策及食物分配將爲之減弱，農人，鄉下人及能付黑市貨價的人始能獲得食物，城市裏的窮人變得更壞了，要維持秩序，須要三十萬噸以上的進口食物，上次大戰結束後，各國不願美國的抗議，仍對德國繼續封鎖數月，致使無政府主義及布爾希維亞主義卒在一打以上的地方爆發而後已，

上次經驗告訴我們，除戰後食物封鎖立即開放，及大規模的賑濟立刻在朋友和敵人之間同樣地施行，否則政府不能獲得穩定，戰爭之仇恨無法消除。

我們可以有和平，也可以有仇恨，不過我們不能兩樣同有。

七 和平之願望

與六種製成戰爭的動力對抗着的第七種力量便是和平之欲望。

上蒼賜與人類以同情，和平，向上的高尚意志，雖然人類對於這些意志加以破壞，但人類總是渴望和平的。

若干年來，人們總在設法獲得永久的和平，可以證明人類在熱望從世上最大的困境中獲得解放。這許多和平條約的訂立，使節之設置，調解爭端之協議，折衷均勢問題，門羅

主義，海牙國際法庭，國際聯盟，世界法庭及凱洛格條約，全是希望和平的表現。

這個和平的精神理想，使每一戰爭的領袖，都認為他自己領導的戰爭是爲着防禦而戰的，其目的在得到和平，每次戰爭終了時大家都狂歡，而教堂也一一鳴鐘以爲致慶。

任何和平廟塔其機構都包括兩部份：第一是以制止政治偏見，經濟壓力，民族主義，帝國主義，黷武主義，及懼恨復仇六種摧毀性動力爲基礎，第二是以第七種力量，即和平的欲望爲其上層建築。

除非這基礎比西非利亞，維也納及凡爾賽更深更堅固地構築起來，否則塔頂上的和平火焰是不會永久保持的，上述三種會議中，對於那六種動力，沒有加以考慮，或者祇阻止了那六種動力的一部份，或者甚至加重了那六種動力的兇殘。除非那六種動力能妥爲解決，否則國際間的合作與和平是無法成功的，這是和平製造者的大責任之一。

世界上的經驗實在需要廟塔的基础比廟塔本身更迫切些。

解決爭端的合作機構，應當包括和解，折衷，仲裁，法律的決定和冰釋仇恨時期等方法，維持和平不能對將來定出一種嚴格的方案，而須隨時設法管制他，改變他，領導他，很明顯的，要永久保持現狀極易招致戰爭，因爲和平意義一經改觀，唯一的辦法是訴諸戰爭，我們應當在國際公法之外，視其他和平的方法同其重要。

維持和平的國際機構的方案應有下列八個步驟：（一）恢復國際聯盟，（二）其中必

須有絕對優勢的軍方去維持和平，（三）其中必須設有專效的國際委員會，用純粹和平的方法去保持和平，（四）勝利國家應有軍事上的組織去維持秩序，（五）設立維持秩序的分區組織，這些組織可經過某幾個國際委員會的核議後，來共同合作解決問題，（六）極端的孤立，（七）世界各國聯邦，（八）大美洲主義。

這些計劃須逐步地做到，從以前的經驗裏可以得到一些良好的教訓，可是他們之中互有爭論與指摘，究竟何者為最善，我們必須首先對事實有比較清楚的認識，並且必須首先經過各方公開的考慮與討論，然後才能加以決定。

製造和平的方法

從以前製造和平的經驗看來，我們相信，像維也納凡爾賽一樣的和平會議是不能達成真正和平的。

上述各項動力在戰爭一停止時，最易達到其摧毀性的最高峯，這就是和平製造家最艱難工作的時期。龐雜的經濟壓迫，利益的誘惑，民族主義及帝國主義的機巧，恐懼，怨恨，復仇的自熱化，各懷鬼胎的各國代表，參加着五花八門的會議。這些因素可以促成具有摧毀性的協約之成立，反置和平的基本動力於不顧。

我們建議用新的方法來製造和平。我們把戰爭或兩個甚或三個時期。

第一步，立刻解決不能延擱的一些問題：解除武裝，新時期的政治邊界之測定，救濟

饑饉，研究政治經濟問題的國際委員會之設置。

第二步，這委員會還在工作之時，即須開始政治及經濟恢復的工作。

第三步，最後的時期，是無定期的，要發展這些問題，須要一個長期對這一動力的冷卻時期，並須發展一個維持和平的國際性的計劃。

我們相信，在恢復政治上的秩序及經濟情形，並解決久遠問題以前的青黃不接時期，這些勝利的國家，須有軍力去維持秩序。

如果我們細考近代西方文化史，我們知道在長世界戰爭及紊亂之後，一定有新型的國家產生，因之有新的動力來推進文化去走新的方向。我們希望新型及新向的文化，從一九一四年的大動盪中發生出來。不論其如何變動，這七種動力必定參與其間。如果我們進入另一時代之文化中，我們然而需要和平的。此時，和平基礎之奠定，或者可使那些摧毀的力量，停滯無力，或者可使建之和平建築全盤失敗。

在製造和平的工作中，將給領袖們一個好機會去補足創傷，恢復信譽而給世界上帶來一個新的希望。

爭取此次戰爭勝利和今後世界和平的一個策劃

——建立未來和平——

克伯遜 (Ely Culbertson) 著

(A System To Win This War—And The Peace To Come)

譯自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國讀者文摘月刊

(Reader's Digest) Feb. 1943)

在戰場，我們已奪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但在和平會議席上我們却再喪失了它，此次我們是否犯這重大錯誤嗎？假若我們現在還不準備收穫勝利之果，那末勝利當必一再喪失。

每一個人隨處都會聽到一個叫喊：「我們先求勝利，後談其他」。這實是一個危險的錯誤，和平與戰爭並非兩不相連的事物。在戰爭期中，苟能計劃一公正和平方案，則其克敵制勝的威力決不下於空中佈的轟炸機羣。我們聯合國如一經明瞭此次戰爭的目標在於毀滅強權建立法治世界，則聯合國間的團結將比目前要堅固十倍。我們的敵國如一經明白我們和平的目標非在毀滅敵國，則其國內將必發生分裂，終致易被擊潰。

、單單擊敗德國和其同盟是不夠的，自由民族需要知道，且需於此刻知道，他們浴血奮

戰，除了癡滑軸心以外爲的是什麼，對於一切民族無論是同盟國，軸心國，中立國，我們應該提出一個積極的理想，這理想的根基就是我們決不容許再有戰爭發生的重大決心。

不錯，我們曾到許多和平的目的，但多數不過是一種煙雲，一個夢，一種維持尊嚴的宣言，一個空洞的決議，我們政府已具有計劃——但這計劃不過是個準備草擬最後計劃的計劃而已。

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在大西洋憲章裏曾宣言「世界各國必須放棄採用武力」。但他們沒有聲明用什麼方法去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所提出的一切不外「在廣大永久的全體安全制度未決定建立以前」侵略國必須解除武裝。

但爲什麼他們要採用「未決定」的字眼？爲什麼大西洋憲章以及隨後所發表的公告不將「全體安全制度」切實說明反而謗諸渺茫的將來？其答案是：因爲我們的政治家至今還沒有精博的計劃。

爲什麼他們對於一件絕頂重要的事情也沒有一個特定的計劃呢？因爲他們不能解決兩個大困難，這兩個大困難曾使上次和平設計家終於失敗。

第一困難：如何建立一個有力的國際政府足以維持世界的秩序，而同時不影響自主國家的自由。

第二困難：如何將個別國家解除武裝以建立有力的國際警察隊而同時使國際警察隊不

爭取此次戰爭勝利和今後世界和平的一個策劃

能成爲肆虐的工具。

在我們未能把這兩大困難解決以前，我們決不能得到安全和法律，但確信這兩大困難必能解決的，我們一經解決了這兩大困難，我們便可奠定了和平的基礎。但一現在「當我們富有力量而人們要聽候我們底話之時，我們必須開始建立和平的制度。

在和平會議席上，各國每因其犧牲慘重而單獨注意其本國的私利，遂致求謀全人類福利的大計，無從實現。一九一九年我國曾退出了歐洲而不問世界的事務，但沒有人知道那回撤退究竟要支付了多少血淚的代價。

我說上述兩大困難必能解決，因爲我已把它們解決了。

自一九三九年大戰顯然即將降臨時，我已開始把大部時間研究一個切實週詳的計劃，我不僅根據政治經濟的實況，且根據心理與軍事的實況，這不是烏托邦，也并非不切實際，凡對世界事件有深切認識與具有經驗的人們無不承認這計劃的因素。

我相信這未來和平的草案——這草案並非一個夢，而着實可以實行的——將把戰爭封禁於堅固的保險箱裏，我以爲可以說這草案就是一個不易的理想，是我們用以驅除禍害與防止禍害再行發生的利器。

我謹以至願把這個計劃提出俾我美國同胞共同討論

十一個區域聯邦

當第一次大戰未爆發以前，世界上七十餘個獨立國家，各自同吾國。但戰後許多和平設計家曾想出他們所認為較善的集體組織，一切國家均受這集體組織所支配。

這種集體組織就是國際聯盟會，該會因其缺乏堅強機構而致瓦解，這僅是一時的失敗，在另一個世界聯邦中，其基本精神將必復活，而告成功。這世界聯邦，將引用其基本原則，即以國際法律，懲罰獨立國家的暴行，這就是民主政治與侵略主義永久的巨大鬥爭。

我建議這個世界聯邦必須建立於一個新的而能實現的基礎之上。介於個別國家與世界聯邦政府之間，成立一種居中機構，該機構把零星國家總會為一個區域聯邦，每一區域聯邦為一經濟單位，同一區域內的國家常為其共同歷史，文化，法律，心理的傳統所聯繫的。在這些天然區域界的國家，對於求謀其共同的利益，每具同感。

每一區域的自主國均統屬於區域聯邦政府，任何國家均可自由參加，或加入其鄰邦區域聯邦。

我建議把世界組織為十一區域聯邦：

美國聯邦：美國與南美二十個拉丁共和國

英國聯邦：英國本國與其他自治領。

拉丁歐洲聯邦：法國，美國，西班牙，葡萄牙，與比利時。

爭取此次戰爭勝利，今後世界和平的一個策劃

北歐聯邦：德國，奧國，荷蘭，瑞典，挪威，與芬蘭。

中歐聯邦：波蘭，立陶宛，捷克，匈牙利與巴爾幹各國。

中東聯邦：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敘利亞，阿拉伯，巴勒斯坦與埃及。

俄羅斯聯邦：蘇維埃聯邦共和國。

中華聯邦：整個統一的中國（包括已往割讓他國的各地）與獨立的朝鮮。

日本聯邦：日本本國（剝奪其一切征服地）。

印度聯邦：完全自治的印度（暫時由英國充任信託人，最後須獲得充分自主權）。

馬來亞聯邦：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由荷蘭主治）安南（由法國主治）泰國與西

南太平洋各島嶼。

對於馬來亞區域，暫由美國充任信託人，并有保衛該區域的獨有權。但這并非指我們統治這區域內的人民，會超過我們現在對於冰島古巴或伯瑪達（Bermuda）人民的程度。

我相信無論世界聯邦能否成立，美國必須鞏固西半球的外圍，在世界聯邦未能確保這軍略地點以前，美國必須固守這防線。

世界聯邦政府

世界聯邦的憲法，將一如美國憲法分爲三部——行政、立法、司法、世界聯邦大總統

由區域聯邦輪流担任期六年，第一任大總統由德國聯邦選出充任，十一區域聯邦每聯邦選出世界信託人一名，世界最高法院共有十一席，執行世界聯邦憲法；世界公平法庭處理各國間一切經濟上或領土上的爭執。

但這不是個「超然政府」。因為其採用軍事力量行使職權，係只限於達到一個目的；禁止與防止戰爭，任何國家除了被剝奪挑釁權以外，無須犧牲任何自立權。但此次大戰勝利以後，任何國家如確信犧牲其挑釁權，即能保障其安全的話，那末它必樂意犧牲這挑釁的權利。

這種世界聯邦辦法，已解決了第一困難，因為各國無須犧牲其主權，而僅犧牲其挑釁權而已，但其所獲得的報酬至為重大。

世界警察隊與限制軍政策

要求防止侵略世界聯邦必須有一絕對優勢的部隊歸其指揮，但各國自行解防武裝，而將其命運置於國際軍隊手裏，那末該國際軍隊會不會成為肆虐的武力呢？世界警察隊又怎樣組織呢？

我相信人類愛國觀念可為集體安全的動力，愛國觀念是不該掃除的，它固然是人類禍害的泉源，但也是建樹人類幸福的泉源，我們苟能利用其優點自然可以把戰爭消滅，我以為正確的世界機構，將不把愛國觀念掃除，反而能將其利用。世界警察隊是要根據新技術

去裝備，和分配這世界警察隊為限額單。

在這工業時代，小國或工業落後的國家是無法抵抗坦克軍艦飛機和重砲底侵略的，所以勢力只有落在具有這種重武器底國家的手裏，因此，在未來和平時代中，這種重武器只有世界警察隊方許應用。

世界警察隊將包括「國分隊」和「流動隊」，「國分隊」留駐於其本國「流動隊」則為精銳的懲亂軍隊，遇有某國侵略他國時，「流動隊」即先行出動攻擊之。兩隊的隊員均須獲得優厚的薪金和高深的教育。

「國分隊」分為十一個單位，由十一個區域聯邦下的國家按照限額選派隊員，重武器的持有和製造量也須完全遵照規定的限額。

在每一國裏不容有別種軍隊存在——除地方警察隊以外，但警察隊所配備的武器不能超過機關槍以上，每一「國分隊」雖由世界聯邦政府所供養，但只於戰爭危險時，始須聽從世界聯邦的命令。

在和平時期裏，「國分隊」留駐於其祖國作為該國軍隊，并由其祖國軍官根據其軍事傳統習慣在其祖國內訓練，陸海空軍人須宣誓抵抗侵略，不僅為其本國，而且為世界聯邦。

「流動隊」則與「國分隊」有別，它將為世界政府的軍隊，始終聽受世界政府指揮調

動，其隊員只有小國招募，組成海陸空軍，并配以種種武器，集中於戰略要區，多數駐於島嶼上，「流動隊」將執行巡察職務。

現在我謹將警察的限額開列如下：

百分比

美國國分隊

二〇

英國

一五

俄國

一五

德法波土中印（暫由英國指揮）每國

四

馬來亞區域（暫由美國指揮）

二

日本

二

總動隊由一國招募

二二

總數即為百分之百，除配備輕兵器憲兵以外，任何國家均不得保持任何軍隊。

許多人士相信戰爭一結束，巡察世界的工作，大部分由聯合國負擔。主要聯合國已佔「國分隊」隊員百份之五十四，連同「流動隊」計算在內，全世界軍事力量之四分之一，已歸酷愛和平的國家指揮。

小國從來沒有強大武裝，但到那時將成為最強大的武力，并能永遠為侵略的列強底盟

爭取此次戰爭勝利和今後世界和平的一個策劃

九一

邦。工業革命發生以後，無形中已除去了弱小國家的武裝，但這回在維持永久和平底工作中，它們得重配軍備了。

弱小國家的生存，全賴世界聯邦維繫，而「流動隊」乃從小國招募，故其在心理上必始終擁護世界聯邦，且必熱心援助被侵略國家。

「國分隊」乃駐於本國且爲其本國軍官所管教，故其必不致受世界聯邦政府的非法命令而蹂躪其祖國，反之，根據世界聯邦憲法實爲世界警察隊的單位，如奉命征伐某侵略國家時，它可無須獲得其本國政府的同意而即執行任務，所以限額軍實維持各國永久防禦同盟。

舉例言之，世界警察隊是美洲拉丁共和國至上的願望，戰爭爆發，每每容易使「實際」入無政府狀態，睦鄰政策，必爲敵鄰政策所代，而美洲拉丁共和國「實際」是沒有軍備的，故其誠受危險尤大，但根據現在這個計劃，假使其遭受侵略時，可即立獲得「流動隊」的保護——「流動隊」隊員三分之一是將屬立「美洲籍」的。

因此第二大困難可用此計劃解決，各國可如個人切解除武裝，但在集體中各國仍屬強大，不僅足以制止侵略，且可抵抗「超然國」——「世界聯邦」——可能的專橫。

在戰爭期中實施這計劃

這是一個可行而是充滿了希望的戰後機構。讀者許會追問，目前我們在生死鬥爭中，

我們怎能奠定它的基礎？現在許多國家有些是我們的敵人，有些是處在敵人的鐵蹄下，我們怎能和它們商討和平計劃呢？

我以為只要我們有了預見和決心，這便不會成爲大困難，我知道這計劃裏許多細則和要素是要因環境而變更的，但計劃初步必須及時實行，這裏就是說怎樣開始實行的步驟。主要聯合國——英美蘇中——或其中兩國——同公佈世界聯邦憲法，任何國家如一經簽押憲法後，即成爲該聯邦的發起國和其臨時政府。這偉大文獻草訂後其中未願立即參加的聯合國，則成爲聯邦的當然盟友，而軸心國家則不僅認爲聯合國之敵，且爲世界聯邦之敵。

然後我們不僅邀請各同盟國參加，且邀請中立國參加。

但最重要的，我們呼籲之聲，必須響壓戰場，俾我們的敵人聆聽，他們對於我們這勇敢俠義的步驟，必然樂於聽聞。

「這就是和平最後的條件，請你接納吧，停斷你絕望的鬥爭去建立一個真正的世界秩序，在這個秩序裏你將佔有一光榮平穩的本位。」

「停止戰鬥，參加世界聯邦，并發押世界聯邦的憲法吧。」

「撤退強迫的土地，送回亦強迫去國的人民，交還你掠奪的贖物。」

「撤滅納粹，法西斯和日本封建獨裁。」

爭取此次戰爭勝利和今後世界和平的一個政策

「把你的士兵復員，交出你的飛機坦克大砲——一切重武器——非給你的敵人，而給與你將參加的世界聯邦，這世界聯邦非一空洞的支票——它已存在的，且在行便任務中」。

這種宣言將要省節了百萬盟軍的生命。

我相信這個計劃在其主要綱領上將為世界所採納。這雖未能算為大國的憲章，也非萬年和平的保證，但，這畢竟是一個切合現實的計劃，它將把戰爭封禁於空前堅固的保險箱裏。

現在美國的潛和實力已達極點，但是儘管我們能擊潰了目前的敵人，將來我們也要遭逢更大的危險，將來我們和那些未遭戰禍蹂躪而人口稠密的國家相較，我們當形成爲一個弱國，待一兩代以後，中國，印度，回教區將成爲工業國，她們從來沒有機械自然不能統治世界。但當她們工業發達時，誰能斷定她們工業的動向。

此次戰爭是我們自救而建立世界秩序的最後機會。我們應於此刻傾盡心力去計劃和平，并以我們鐵鑿的決心作計劃的基石。我們可以幹出歷史上從無一國曾幹過的工作——向世界宣言，設立永久的和平。

美國改組世界底計劃

(The American Plan for a Reorganized World)

史密司 (Kingsbury Smith) 著

譯自一九四三年一月美國讀者文摘月刊

(Reader's Digest Jan. 1943)

在華府幕後現在計劃着一個戰後的新世界，假使這個計劃能得實現，你將須努力促其日趨完善，并努力保持其完善的實況。

假使你以爲「擊潰軸心」，就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目的，那麼你終會訝異。粉碎軸心，只是一個開端，建立一個在經濟上政治上政治止更完善的世界秩序才是牠主要底鵠的。

美國將協同各國以武力警衛這世界，並解決世界各地人民的衣食住，她希望中英蘇爲其夥伴，但如果她們都熟睡在警棍上，那使美國將獨當巡夜的警察，美國政府的戰後計劃家深信，只有實施這個計劃，才能保持永久的和平計劃家的意思，在杜絕未來效法希特勒對任何國家，能獲充分的力量去進行另一個如此次規模巨大的戰爭。

要實現這個新世界，在捐稅上在生活上都你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但計劃家相信：你將

會帶覺這代價是值得支付的，但心會發覺到支付這代價究較每二十年間即重嘗一次世界大戰滋味尤為便宜，因為這代價終歸給你以永久的繁榮。

改組計劃是根據于下列基本意義：以現在聯合構成一組織，即「完善世界秩序」，其主要目的有二：

一、強制解除軸心國的武裝，并武力警衛世界，以維持世界和平。

二、召集各國為該組織的會員國，使無一國家能置身於該組織之外。

三、建立會員國間貿易開放制度，以保證無商務關係上的差別待遇。

四、會員國間公平分配原料以應和平時代合理的需要。

五、對於缺乏資本開發公用事業的國家美國給以財政協助。

六、會員國間嚴格規定商品的供應，以保護消費國的利益。

七、會員國間採取急遠擴展貿易合作運動，以產生新市場所需的物品例如在中國和

印度的市場。

關於政治安全，美國對於抵抗侵略的會員國，須予協助，其他會員國也須提供担負同

樣之責任。

為求達到這個目的，各會員國須履行下列條件：

一、各會員國對於其國民須保證：基本人權，如言論宗教底自由，免遭恐怖底自

由，和得免痛苦底自由。

二、對於國際間一切爭執，各會員國須鄭重承認，決採用和平的仲裁方法解決，如直接談判宣告失敗後，爭執事件呈交國際法庭解決。

三、各會員國須應允在嚴格國際管束下，澈底限制軍備。

任何國家如拒絕履行這項條件，或以侵略威脅一會員國，該國當即受該組織內各會員國的貿易差別待遇，在經濟杯的高昂後，英美的空軍和蘇聯陸軍準備動作。

計劃家認定，如「完善世界秩序」的真義得護成功，那麼此次戰爭的戰勝國和戰敗國均須參加這個秩序，計劃家認為要得到戰敗的軸心國家底合作和擁護，必須有一個較長的停戰期——由三年至五年——在這期間中聯合國的佔領軍將維持戰敗國內的法律和秩序，這個由戰爭到和平的過渡時期，是要來冷凍雙方熱烘烘底互仇與互恨的。

計劃家堅決認定，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家所犯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聽任墜入火藥氣氛裏的政治家和軍事領袖草擬和平計劃，而一般集中心力求謀毀滅敵人的人們卻無機會於他們凱旋中提出正確和平的計劃，戰敗國家的革命和復仇運動的危險性，必須清除，在佔領軍未撤退以前，必須使其人民信服聯合國家的善意。

在停戰期間內必須達到下列目標：

一、澈底解除德義日與其附屬國的武裝。

二、防止戰敗國國內的革命。

三、對於戰區各地人民的衣食採取迅速救濟辦法。

四、戰敗國軍隊須先規定辦法，使其重獲和平時代職業，方得開始復員。

五、確保武力戰爭停止以後，決無經濟戰爭爲其繼續。

六、協助戰敗國建立忠實可信的政府，該政府必須維持其國內法律和秩序，並允願

與聯合國合作以建「完善世界秩序」。

軸心國不許有攻勢的武器，並不許有產生或尋取武器的方法。聯合國不向軸心國提出諾言，其得再與英美或其他聯合國有軍備上的平等，德意志曾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應該遞奪軍備平等的權利，日本是半野蠻民族，其文化程度尚未成熟，在未來多年中不許其具有現代化戰爭的危險武器。

當停戰期間，戰敗國只容許保留警察，而其所持的武器只限於小軍械，佔領軍的主要任務中有二：第一，使戰敗國的常軍團或遊客團受訓練其警察成爲精銳軍隊；第二，使軍人派或政黨無從秘密組織復仇運動。

對軸心國已給足量而衣食，並迅速綏靖其戰區，這樣相可杜絕其騷動的可能性。克服了德意目的民心，我們對他們同樣救濟，是使他們和我們共同合作建設「完善世界秩序」的，凡是接受了美國衣食救濟的國家，都將成爲「新秩序」的成員。其體面如認爲勝任

的，必須為建設「完善世界秩序」而努力，因為美國負擔這責任的最大部份，所以美國計劃家認為對於如何救濟辦法，美國應佔着領導的地位。

要把戰敗國同士兵一且解散下來，就容易引起糾紛的，所以我們必須使戰敗國軍隊先行從事整頓工作，待其國境恢復正常狀態時，再立法給其以生產的職業，戰勝國也須以同一步驟將其軍隊逐漸恢復員。

武力爭停止後，為求經濟戰爭不能繼續存在起見，聯合國須訂一種對戰敗國貿易的協定。我們不願聯合國取廉價主義以掠奪戰敗國裏的市場。

對於協助戰敗國建設忠實可靠政府一節，美國計劃家并不堅持其政府須採取美國式的民主制度，因為世界各方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自有參差，蘇俄認定其本國為一民主國家，就我們的看法，她却不是這樣。但無論如何，蘇聯的戰後合作，是現實「完善世界秩序」計劃不可缺少的要素。

許多民族尚要發展至純粹民衆自治的進步，不僅需要親善和等級制度等深淵日本和印度是這樣。即德意志亦然。所以德國應進行大規模之青島運動，洗滌希特勒主義在德人腦海裏的痕，使後德人才能享有真正之主權度與治自由。

非民主的國家如能證明其人民能維持其自由秩序之生活，且能證明其願「完善世界秩序」合作的誠意，聯合國家願接納其合作，誠如赫爾國務卿所云，聯合國必須監視侵

略圖，直至後者能表示其誠意願與他國家和平共處時為止，華府有官員認定這個監視時期應為五年至十年。

羅斯福曾發出特別命令指定美國國務院為研究及草擬和平計劃的主要機構，國務院主要計劃家為赫爾，威爾斯，副國務卿柏爾(Axel F. Biele)副國務卿阿吉遜(Dean Acheson)經濟顧問費斯博士(Dr. Herbert Feis)和國務卿特別助理巴斯福爾基(Leo Pasvol'sky)

目前在美國和其他同盟國裏均多把着「戰勝為先」的態度，所以赫爾與其同仁草擬和平計劃實非一容易的工作，就美國方面言，人民對於戰後計劃差不多全不注意。就我們主要的盟邦，特別是英國而言，均似在避免負擔戰後的責任。我們有些盟邦勉強參加討論解決戰後某些問題，但其所表現的合作精神似嫌未足。

美國人民漠視和平計劃的討論，其所引起的嚴重性實較盟邦的冷淡態度為尤甚，威爾斯和其他高級官員曾向人民發出警告，除非輿論以絕對大多數擁護政府研究戰後計劃則已，不然，我們此次將一再喪失和平，一如上次大戰後所喪失者。實在求謀和平一如求謀勝利的艱苦。

赫爾與其同仁如果獲得真正的和平，我們於現在草擬和平計劃。他們所預期建立的完善世界是重要我們與邦特別是英國和荷蘭作一種經濟上和政治上底犧牲的，舉例言之，在經濟上英國和荷蘭要終止其職司對於樹膠和錫的專利，並要放棄其帝國內的優先稅則。

然。

在政治上要給印度獨立，香港要交還中國，荷屬東印度要獲得自治，國際——聯合國——要共管軍略要地。如星洲，蘇彝士運河和直布羅陀。

華府計劃家認為現在請求我們盟邦去作這種犧牲實較戰勝軸心後其生存威脅業已解除時為容易，國務院計劃家並相信假使要完善世界能得成功的話，那麼和平計劃應於戰爭停止之時，立即開始實行，使合作不致發生障礙，要達到建立完善世界底目的，唯在及早訂有和平程序並於可能範圍內在這戰爭進行期中盡量施行。

人們認為美國對於解決和平問題如能居領導地位，則「完善世界秩序」將可建立起來，因為唯有美國才有足以領導的力量。資源和信譽整個和平大計是根據這點草擬的。

截至現在，美國政府所經採取的最重要步驟，就是與盟邦訂立了「龐大租借合約」，這種合約已遠超租借援助範圍以外。事實上，這種合約是互助協定是經濟協定——其性質不限於作戰期中，而是長期有效的。

就政治方面言，締約國聲明互相援助以抵抗侵略，根據合約裏的條款，美國政府宣言中英蘇和其他同盟國之保衛其祖國抵抗侵略，其主要性一如保衛美國抵抗侵略一樣。而英蘇和其他同盟國則應允「對美國的保衛決繼續予以貢獻」，「如有物資可供應美國」的，「行供應這種合約繼續生效，直至締約國「共同取消該約之日為止」，這是奠定了聯合國

美國改組世界底計劃

間的永久合作，去共同制止未來的戰爭。

合約裏所規定的經濟合作，也具有同樣的重要性。爲酬報美國的援助，其他聯合國尤願接納赫爾所提出的自由貿易原則以爲戰後國際經濟制度的基礎，並應允與美國履行下列條件：

一、以適當方法增加生產和職業並擴大貨品的交換與消費。

二、取消一切國際商務上的差別待遇。

三、減低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

四、實施大西洋憲章所宣示的經濟目的，無論大小國家戰勝國或戰敗國均得平等機會獲得原料以求謀其經濟的繁榮。

我們的盟邦當應允「於早日可能日期內」和我們商討辦法，以實現這項經濟目的。但盟邦空洞的答允，却非赫爾所願。時至今日還沒有一個盟邦曾無條件地答允於戰爭終止時即實行這種經濟政策。

雖然在合約裏盟邦僅接納其原則，但無論如何這種合約已屬真正的成功，英國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所簽訂的合約裏，已應允於戰爭結束後即放棄沃託華貿易條約（Ottawa Trade Agreement）該條約及保證英屬各國間貿易優異待遇的我們經過數月的談判並提交丁五次草案給英國，才能得到她這樣的讓步。

我們官員企求盟邦接受和平計劃最強論據就是：這和平計劃不僅求謀全世界的未來福利，而且如果盟邦接納了它，則可一筆勾消其在戰爭期中借取美國物資的債務，這是我們要求盟邦償還我們的唯一代價——租借出去的物資價值一年已達八兆美元。我們盟邦特別是中英蘇認為他們是保衛戰場，而我們不過是在備戰而已，我們已應允他們日後清算債務時，我們願把中英蘇實際作戰的事實予以考慮。

我們所付出一切物資——交給中國的飛機每架的價值，交給英國的物資每噸的價值，交給俄國的坦克車每輛的價值——均有賬目登記，但我們並不希望他們以金錢或貨物來償還。我們知道如果按照上次大戰一樣要求同盟國償還巨款和要求戰敗國賠償戰債，則祇有促使世界金融制度陷於脫節，祇有促使負債國否認其應負的義務而已。

在大西洋憲章裏，我們曾言美國無領土野心，因此我們不能取我們盟邦或敵國的土地以為抵償，但我們要取的究竟是什麼？

現在負責計劃和平的人們認為美國人民所必需的，是一個永久和平的世界。盟邦本來應於戰爭結束後，即償還美國的物資債務，但我們願把它一筆勾消，我們需要盟邦還給我們的代價，就是他們的「合作」，這「合作」可使永久和平的世界得以實現。

對於願與我們合作的國家，我們準備於戰爭完結後繼續給以租借援助，你既購買了充足的戰時公債以求戰爭的勝利，那麼你應該購買和平公債以求永久和平的建立，你將會聽

獲建立穩平的條件，一如爭取勝利條件的急迫需要，在未來長期間中，一切物品仍須節用，物價仍受限制，你將奉命永遠警衛世界並綏靖世界大部份的區域。

你將得到的報酬，就是一個永久的和平。我國青年將可免於每十年間流血一次，你的子孫將可生活於一個較完善的世界。

這就是你們政府心目中的計劃。

一個美國改造世界的擬議

(An American Blueprint of a Changed World)

譯自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美國新聞 (The United States News)

此間正在擬劃一個改造世界的擬議，羅斯福總統對國會發表演說時曾提出這樣議的綱要。這綱要欠缺明朗的地方，已逐漸由政府所訂擬的計劃加以補充，一如下文所述者。

此次戰後，一如過去一切戰爭結束以後，主要目的，將為尋求永久和平的基石。政府各種計劃之中有些就是專門注意於這點。在美國心目中，戰後還有其他兩個目的：

(一) 凡欲尋求工作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均保證其有獲得職業之權，(二) 任何個人如遇疾病，殘廢，一時失業和年老時，均得保險救濟。

戰後世界的一般情勢，務須促成這項目的能夠容易達到。

就國內言，戰後美國須於最短可能期間內將政府每年一千萬萬美元的費用減為二百五十萬萬美元。本國並須將海陸空軍人員一千二百萬名和從事戰時工業人員一千萬名復員，此次調整工作比諸上次大戰後的不知要多大了若干倍。

就國外言，戰後整個歐洲和亞洲大部份必須安定戰時遺留下來的混亂狀態。戰時工業將必結束，千萬軍人前途渺茫，在德國最少有六百萬外國工人失業。世界各地幾乎完全陷

戈鐵錘，當此混亂時期中，個人和團體將必爭權奪勢而促成革命的爆發。

此間正規劃着戰後計劃以解決此類危機。

美國國內戰後計劃和世界戰後計劃的步驟幾乎完全以美國政府計劃和政府控制財政與信用借款爲出發點。私人銀行家將不再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佔有重要位置。美國國內戰後計劃乃根據於此，故其目前所已擬定者如下：

社會保險

設立失業保險乃解除由戰爭到和平的過渡時代中千萬工人所受的困苦。現在所儲藏的一切將必用罄。年老保險是準備給予現在工作中的工人，俾其年齡達到六十五歲退休時獲得其年老生活金。美政府補助回國軍人教育計劃將必吸引大量青年跑進大學去。現在正請求美國國會擴大年老和失業保險的範圍，俾農民，職業工人和白雇者得沾其利益。同時現在正請求美國國會規定殘廢和疾病保險。

公用事業

社會保險乃保護個人不致遭受經濟危險，故其性質僅屬消極。政府希望保證回國軍人和失業工人獲得工作。故大規模公用事業已在政府設計家計算之列。其特別注意者爲減輕房屋租值，改良道路網，增設新公用電力事業。但照現在所能預見者，對於公用事業所能動用的財力，最多僅爲一百萬萬美元，較諸戰後期間所需用者相差至鉅。

直接投資

公用事業因受這種經濟限制，所以政府設計家不得不研究擴大私人有抵押借款的辦法，其方法大約將採取公共房屋管理局所擬定的低利物業抵押。

賦稅

賦稅也在計劃之列，戰後計劃設計家認定美國必須確立一永久重行分配收入制度；例如對於每年收入五千元或一萬美元以上的人，必須增加其所得稅，對於收入較少的人，必須減低其所得稅。同時戰後計劃對於商業和企業，規定戰後則，即用其收入和盈餘改良其工廠與設備，以增加其雇用員人。

限價

與其他計劃並行的，即為戰後限價計劃。這限價計劃乃制止工業品價格的上漲，同時保持農產品，原料和工資的水準。

這是美國國內戰後計劃的輪廓，政府要保證美國工人和農民最低限度的收入，則每年必須補助二百萬萬美元之鉅，但設計家認為戰後兩三年的補助費必有辦法解決，因開發世界的各種計劃屆時已經實施。根據政府所發表開發世界的計劃大要如次：

糧食免費

戰爭停止後第一個時期，美國將負擔一個鉅大救濟工作。新近成立的國外救濟復興局

局長李門現在開始進行這種工作。糧食可用以制止革命的發生，可以建立國際間的友誼，可以確保親美的外人在戰後混亂期間獲得其國內的政權。

國際警察隊

除了以糧食救濟歐洲人民和可能地救濟亞洲人民以外，則解除義德日的武裝。羅斯福總統已十分熱切地決定實行解除義德日的武裝。軍事家已切實聲明要杜絕新戰爭以保障美國安全的唯一方法，即在世界所有戰略要點建立海空軍根據地。此項根據地之中，有些可由英國和我們共管。

聯合國

戰爭勝利後，並解除了敵人的武裝後，美英蘇是居於戰勝國的地位，而將有許多問題必須加以解決。其中有些是屬於政治的，有些是屬於經濟的。合作性和商討性的國際機構必須建立。這種機構大部份的作用是使世界貿易和其財政趨入正軌。

國際貿易機關

羅斯福總統受國務卿赫爾所推動而決定戰後必須摧毀某些影響國際貿易的關稅，外國統制，雙邊商業條約，和雙邊物物交換條約等障礙，以求擴大世界貿易。租借條約第七節已約束其他國家必須與美國商討方法以達成自由世界的貿易。現在正計劃建立一個國際貿易機構，執行其任務，以摧毀國際貿易的障礙，一若互惠貿易機構之在國內執行其任務。

設計家對於此點打算建立一組織，以穩定主要貿易國家貨幣的比率，並使該組織成爲二世界中央銀行。

國際空運機關

本國和英國戰後設計家對於發展空運極其注意。假使讓空運自然發展，將不免引起各國未來的爭執和自殺性的競爭。對於飛機降落地點，運輸權和其他事情將引起國際間的爭論。爲避免各國利益衝突計，必須設立一運輸當局以解決空運問題。美國工業和英國工業已集中其目光於此。

這就是此間設計家所規劃的新世界秩序的建議。其政治性質却非如第一次國防聯盟所具備者。新的國際聯盟或將採用聯合國的組織爲其基幹，或以英美的繼續合作爲其基幹。但一切籌備未如其表面的簡單。英美經濟利益的協調，仍相距尚遠。事實上，英美的經濟利益將發生許多衝突，且將引起嚴重問題。這種嚴重問題必須于戰後加以調整的。英國的工業已顯示着其支持加緊限制進出口制度和帝國貨品優先稅制度。英國的問題和我國的問題，相去甚遠；而且在許多方面更有尖銳的衝突。

但是設計家認定上述各問題和其他問題，可用互相商討方式以求解決，並認定苟設計得當，則戰後各國政府可共商作必要的調整以造成世界繁榮的機會。

和平設計家與遠東

(PEACE PLANNERS AND THE FAR EAST)

勃羅弟 (FAWN M. BRODIE) 著

譯自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遠東概覽 (FAR EASTERN SURVEY)

在計劃戰後世界的作者隊伍中，大多數人以為如果能夠適當地處置了戰敗的德國，便可解決了問題的本身，這是一種令人詫異的現象。一般人均抱着一個假定，就是歐洲和平如能實現，便可自然地確保了太平洋的和平。許多美國人士本來早已認定珍珠港為美國的後門，但此次美國被日本突襲而致參加戰爭的過程，仍然不能轉變美國人對遠東的態度，甚至未能轉變美國作家對遠東的態度。

胡佛和吉卜生所著的「永久和平問題」一書，就是這類思想的一個顯明表徵。這本書之值得小心閱讀，其原因並不在於這本書的明達或淵博，而實因胡佛是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所以它能一紙風行暢銷各地，同時相當地影響了美國的輿論。的確，此書作者否定了世界組織的任何萬能的誇大的主張。並提出了一個五種步驟的計劃，這個計劃是值得我們加以研究的。

他們提議，第一，戰爭結束後世界必須立即復員，減軍，並暫時恢復現存商約。第

二，協助更多獨立國家的產生，甚至超過上次大戰後所產生者的數目以上。第三，由人民自由選出代表而組成的議會，必須迅速舉行大會以代替其事實政府。第四，採取各種方法以防止饑饉，並恢復其工業生產。第五，決定一個漫長休戰時期，在這時期中，各種國際委員會應擬訂各種計劃以求和平的總解決。

胡佛先生提議爲求立即裁軍起見，必須取消轟炸機，潛水艇，戰鬥艦，坦克車，毒氣和大砲，這是他認爲「攻勢的武器」。使我們值得注意的，就是：第一，軍事專家決不會承認這個提議是健全的；第二，先前三種武器，即轟炸機，潛水艇和戰鬥艦就是美英用以粉碎日本侵略成果所需的必要工具。胡佛先生讚美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三十年的裁軍會議，說它曾經使各國不從事造艦競爭，而省節了數十萬萬元用以增進國際間的好感。人們如果不對他這點善意加以推崇，即對他的固執表示敬佩。本來我們很容易即可戰勝日本，但是我們當時竟甘願放棄造艦競爭，其結果即軸心國家在此次世界大戰中獲得第一次而又是最大的海戰勝利。假使美國當時是競爭造艦的話，則美國因生產力量的優越必可使珍珠港成爲一個發動攻擊的基地，而不致成爲美國災難的紀念，或者當時從事造艦競爭，許會完全打破了日本這次的陰謀。

胡佛先生主張日本最低限度必須接納代議制政府的原則，但他却承認「自由不會像甘肅一樣從天而降，所以要培植日本代議制政府，我們必須加以無限的忍耐和努力」。因爲

種什種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實際上其機會是微乎其微，所以我國決不能把我們足以迫令復活的主權帝國主義就範的唯武力輕於拋棄。

本書對於第二點，即協助新獨立國的產生。胡佛和吉卜生提議，緬甸，越南，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應予以獨立。說：「美國人民似不會願意犧牲其子孫的生命而恢復他們已往的被征服地位」。東南亞洲各民族有最後成立其自治政府之權，這是不容爭辯的。但扶植這些脆弱而富庶地區的民族獨立起來，同時又把力足保證這些民族獨立的英美海軍取消，這是與近代史教訓不相融合的。

「永久和平問題」的內容，大部份是切合書名的，但它列舉待決的問題者多，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者少。它建議區域性的決解者多，建議世界性的解決者少。

與「永久和平問題」一書意見衝突的，就是康特利夫教授(Prof. J. B. Condliffe)所著的「戰後世界應做的工作」(Agenda for a Postwar World)這是一本極端具有卓見的書，的確應該值得像胡佛巨著一樣暢銷的。但事實上人們對於這一書似未加以同樣的注意。康特利夫先生提議，東南亞洲方面所需要的，並不是立即建立獨立國，而是成立「一個真正的國際行政當局」。他說，如果把這個區域建成為一個區域聯邦，只有使曾經削弱的日本，獲得歐洲聯邦所給與復活德國一樣的機會，英美撤退其在東南亞洲的利益，必然吸引日本起來填補這個空缺。

他說，只有世界各主要國家能夠建立一種有效的組織，保證太平洋區一切國家領土完整，然後太平洋的和平纔能確保。這個組織裏面必須設立一個機構確能執行其法令，處理各國間的爭執，並使各國的軍備，設防，空中交通，漁業和移民等事項能夠互相協調。

康特利夫先生相信，遠東成立任何區域性的聯邦，不僅在政治上要會發生危險，而且在經濟上有所不能。他說：「這個區域的人民佔着世界人口的半數，而其經濟問題是常感不安的，其人口愈增加，則其不安的程度愈烈」。這是遠東的需要，將使西方多年來的問題得到解決的機會。單就糧食一方面論，假使我們要滿足落後民族的需要，則我們可無大量農產品過剩之憂。而且，要把遠東成爲工業化，則我國的重工業將要獲得鉅大的市場。胡佛先生必然贊同康特利夫先生的意見，對於遠東方面，主張私人投資，而不贊成政府貸款。他們兩位都是極力反對各種國際貿易限制的。胡佛先生方面完全反對這種限制。但康特利夫先生則認定國際貿易，在政治上必須有一種嚴格的管制，以防止集權主義國家利用外匯機構去恢復其經濟上的侵略。他說，當政治上甚或軍事上的管理業經奏效時，然後採取寬大的自由貿易才不致危害民主國，且可以使民主國獲得無數的利益。

卡爾教授所著的「和平的條件」(Condition of Peace)一書，對於戰後經濟政策所提出的意見，與康特利夫教授相去很遠，一如史太林和胡佛的意見相差一樣。卡爾先生坦白地說，希特勒已經完成了馬克斯和列寧所開始的工作，即推翻了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

制度。卡爾教授對於這種制度之被摧毀並沒有什麼惋惜，他說：「現代工業文化的永久壽數，就是建立一個完善的合作管理機關，以管理『價，工資，和資本』應獲得的利潤」。他相信解決裁軍問題的真正方法，就是把各國工業生產和原料歸國際管理，而不是把現存的原料加以毀滅。

卡爾教授對於遠東必須工業化一點，是和康特利夫先生的意見相同的。但是他主張掃除關稅壁壘，俾東方和西方得自由移動其資本和貨物。他主張應該把獲益較大的國家和獲益較小的國家間的生產加以強制的分配。但卡爾先生對於這個步驟說得很含糊，所以我們無法明白他對於一個特別的遠東問題，究竟應該如何處置。他只提出美國對於這地區應居主動地位，而英國則佔次要地位而已。

卡爾教授確信國際間經濟的不平等就是世界的禍根，也是戰爭的淵源。但漢姆勃羅先生 (C.T. Hambro) 所著的「如何獲得和平」(How to Win the Peace) 一書却補充了卡爾教授的意見。這位挪威政治家顯明是澈底瞭解精神的力量，這種力量是支配了國家底行為的。他強調指明納粹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已經變成了宗教式的信仰。他恐怕將來這種種主義會死灰復燃，所以他主張設立一個「和平文化局」，負責報告這種傳染的精神的動亂狀況，並建議防止這種動亂的方法。

他提議在戰爭結束後相當期間，日本和德國的行政必須由聯合國當局執行。日本代

爲應由一個國際代管地委員會管治。對於朝鮮和滿洲的處置辦法，他讓給「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和專家去審慎研究」。他認殖民地政策，必須確立於新的基礎之上。

漢姆勃羅先生相信只有建立一個世界組織，纔能制止戰爭的發生。他和胡佛的主張一樣，只有民主化的國家纔得參加這個國際組織。他更切實聲明，在德國和日本未經重新教育，重新訓練使其熟習民主政治以前，決不得容許其參加這種國際團體。

如何澈底解除德國武裝

(Today And Tomorrow)

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著

譯自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日紐約前鏗論壇報

雖然大家認定應該解除德國武裝已屬毫無疑義，但至今還沒有聽到有一個已經擬定的計劃以實現這個目的。聯合國之至今沒有訂定這個計劃，就是千德國現在的統治者以絕大的便利。

這是給現任德國統治者圖謀將來復活的機會。為鼓勵德國人民作戰到底起見，他們可以說（甲）本政黨或許要暫時分離，而讓同盟國獲得一個重大勝利，（乙）如果德國人民不作戰到底，則同盟國將削減或奴役德意志民族，（丙）因為同盟國沒有訂定一個業經各方贊同的計劃，將來德國的泰萊蘭 (Talleyrand)（即普法戰後法國失敗後出而主持和議之外交家）可以在戰後期間對於同盟國採取縱橫政策而從中漁利，因而成立一種新組織使德國的帝國主義和軍閥力量得以復甦。

他們眼見同盟國對於戰後問題的討論，完全集中於同盟國意見紛歧的事情之上，對於如何處置德國的基本問題却很少注意，所以他們所抱持的這種觀念是正確的。同盟國對於蘇

聯國界及其企圖的爭論，對於將來解放國家之組織的爭論，對於印度和中國問題的爭論，對於殖民地帝國的爭論，他們都通通已經聽到了。但是對於德國方面，他們除了聽到我們要求德國「無條件投降」以外，什麼都沒有聽到。他們感覺我們很像避免討論德國問題。我們確實避免討論德國問題。我們之所以避免討論的自由，就是因為這是一個困難問題，裏面很少有清晰確當的議論，只有充滿強烈衝突的情緒。

雖然如此，但我們還應該加以考慮，澈底的考慮。因為這是一個重大而複雜的問題，非集合多數人士共同研究是決不能解決的。我們不能以為僅僅幾位外交部的官員可以秘密地擬出一個計劃而能夠在戰爭停止後有諸實施的。任何計劃必須獲得不僅一國而且許多國的廣大人民的擁護。設使事前沒有廣大人民詳細討論，那末這個計劃付諸實施時當必發生種種的爭執。

而且，負責研究的官員如先將其計劃完全擬妥，待準備實行之日始將其公佈，殊非明智之舉。他們將遭遇到聯合國甚至本國裏面各種不同的意見的反對，政治家和各派系的人物將因其利益，主觀，或自傲關係不甘服從這個計劃而提出其本身的意見。但是負責官員或許還沒有這個決定也未可知，他們或許已感覺這個問題的困難。如果是這樣，那末他們最好先向民衆提出，使他們所發表的計劃成爲共同的意見。

這實在是一個可行的辦法，因為澈底考慮德國問題，確有幾個可加遵循的定理。

第二個定理是：德意志民族將非被消滅。德國的國界雖然必須加以更改，但德國決不被瓜分。

第二個定理是：因為父親的罪惡不得且不能移交於其兒女身上，所以罪犯本身應迅速聽任曾經遭其魚肉者的懲處。

第三個定理是：一個對德國的完善政策必須超脫防犯德國再度侵略的軍事同盟和集體安全範圍以外。我們對德的政策，必須是療治德國的侵略思想。因此，對德政策，必須建立一個警察隊；必須褫奪德國一切足以重建武力的工具；必須使德國大部份人民具有同等的利益以肅清其軍國主義。總之，對德的完善政策，就是以警察監視，解除其武裝，把她重新教育起來，說得正確一點，就是把她重新改造。

第四個定理是：戰後期間在德國所成立的軍政府不能超過十五年以上，或計七年或八年也就夠了，我們必須明白，因時間的遞更，國內建設的急需，和世界其他地方事務之需加處理，我們應該採取一個比軍政府為正常的制度，以管理德國，其存在的期限可增長一點。

非軍政府一制度必須建立在經濟的基礎之上，這個制度必須足以控制德國武力的資源。它必須給予聯合國以各種鼓勵使其有繼續執行這種控制之興趣，它必須給予德國人民以各種鼓勵使其能夠因永久肅清德國軍國主義而獲得利益。

我以為我們應該用這種道德和實際辦法去解決德國問題。我們確定了解除德國武裝的定義，我們即可把握了德國問題。

二 德國武裝之解除

我們把德國現存軍隊繳械了，我們還說不上已經解除了德國的武裝，這是十分顯明的。我們把德國現存軍隊繳械了，這不過是奪得了一種力量以應付德國的戰爭淵源，這個淵源曾經產生了德皇威廉二世的軍隊，繼而產生了希特勒的軍隊，將來另一個侵略軍隊也將要由這個淵源產生出來的。

德國無條件投降以後，他的練軍系統，他的軍官團，他的參謀組織，全面動員的整個行政機構，是依然留存的。納粹機構和秘密警察是依然留存的。她的戰爭工業，她的化學實驗室，的技術專家，他的管理制度也是依然留存的。

因此，單獨把德國現存的武器沒收，這不過是暫時的解除其武裝而已。而且，我們如果僅僅沒收其現存的武器，則我們只有為德國軍國主義造利益。因為這樣只有使德人以喘息機會。勝利的同盟國屆時對於處理大量廢棄的武器將感麻煩。被解除武裝的德國可以重新集中其精神研究下一次戰爭的武器和戰術。這種情形，曾經發生於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九年之期間，當時法國只忙着上次大戰的善後，而被解除了武裝的德國已準備着這次戰爭了。

假使德國的戰爭淵源還是完整不破的話，則二年至五年即可訓練並裝備一個新軍隊。因此，德國戰爭淵源是我們最重大的問題。德國的戰爭淵源包括其參謀團，軍官團，官僚政治和有組織的工業。德國戰爭素中最難處置的，就是她的參謀團和軍官團。因為他們是最詭密的。他們將一如一九一八年一樣進行秘密工作，他們將計劃重建其武力。同盟國沒有辦法可以直接澈底地監視他們。應付他們。只有絕對多數德國人民的願望。其軍閥階級，我們纔能夠真正地肅清德國的戰爭淵源。但是德人決不會有這種真誠願望的，儘管我們採取種種方法去誘導去培養。

在這種情形下，問題的焦點就是用什麼方法去控制德國。答案即一如荷蘭大使勞頓博士(Dr. Loudon)最近所指出者，問題的核心就是：德國的鋼鐵廠，電力廠，鐵器，製造廠及其機器是不能暗中秘密進行的。有了這項東西，她能夠裝備另一新軍隊。如果沒有這項東西，則德國軍官無論從事什麼軍事陰謀亦無法裝備另一個新軍隊的。

勞頓博士提議，德人必須將其大部有助戰爭的工業交與聯合國信託管理。勃萊台先生(Mr. Brady)在其所著的「以商業作武力的制度」(Business As a System of Power)一書中「德國工業是受着高度中央集權統制的」。因此我們可以要求德國交出這種統制權。德國將其工業統制權交出後，德人可工業的主要股東，且經過部份賠償後，他們可以獲得其工業的出品和利益。

勞敦博士所提出的細節，我們無需爭辯。基本的原則，就是怎樣控制德國的工業。在未來一個時期中，即在試驗期中，聯合國之對德重新教育，重新改造和託管理自然可以決定。後對於德國的工業應該採取什麼政策。工廠的進出口和管理可歸德人負責。但對於任用管理人員，訂立合約，投資，貨品出口和進口，財政，出口價格，工資政策，股利分配，工廠合併和一切對外國的關係，聯合國必須具有最後決定權。這種方法較諸派遣檢查人員，前往德國工廠，檢查其有無製造武器的辦法為更有效。我們只採取這種控制，纔能解除德國的工業武裝。只有這樣，纔能使德國工業不能再度成為軍閥階級的兵工廠，不能再在外國領土建立德國中央統治工具，不能再採取滲透戰術，不能再進行間諜工作，不能再從事顛覆別國政府的陰謀。

這種工業控制可使曾遭德國蹂躪的勝利同盟國得到切實的保障辦法，縱使在軍事佔領和軍政府結束以後仍得保證世界的安全，各國想將樂意繼續嚴格控制德國，因為曾遭德國蹂躪的國家可以不再德國的工業利益，而其本國工業又可獲得保護不受德國工業力量的威脅。種種比諸關稅自衛為更有效。就別方面而論，這種控制方法不致破壞德國的工業，也不會剝奪德人生存的機曾。因此我們極具矛盾性的作戰目的即可以得到融和了。我們能夠解除德國的武裝，我們在撤退我們的駐軍後，就能夠以警察隊監視德國。我們對德人就能夠給以一種誘導，甚至給以一種固有益，使其與我們合作而抵制其統治階

如何徹底解除德國武裝

級。

如果要真正的制止德國不能重整軍備，則德人必須在一個時期中將其工業出品之三分之一給與曾遭德國蹂躪的國家。這樣比諸德人再受希特勒統治十年期間所受的損失還要輕微。因為希特勒最低限度已經取了他們出品的半數以供應其戰爭機構的需要。但事實上，如果經過一個短促的賠償時期後，其他國家將不需要，且必拒絕接受這個數量的德國工業生產品。因此，解除了德國的武裝實際上可以增進德國民衆的生活水準。這就是使他們維持和平的真正方法。

解除德國武裝後，雖然它要擔負賠償，但德國過剩的財富，當可令其人民生活水準超過希特勒統治之下的生活水準。這種過剩財富如果能夠妥為處理，即可用作重新改造德國政治的工具。

三 怎樣把德國重新改造

根據上文論述，我們知道要解除德國的武裝，我們必須握取德國工業政策的控制權。這就是制止德國秘密建軍的唯一有效方法。同時這種控制權必然達到兩個效果。第一，就是摧毀德國的經濟帝國主義，第二，就是摧毀德國的政治帝國主義。

德國的經濟帝國主義，就是包括着對弱小國家訂立物物交換條約和對強大國家鉅大私人商業機關訂立商業聯合或合約。史沙哈特博士(Dr. Schacht)說，根據物物交換條約，

弱小國家必須依賴德國爲其出口貨物的市場，同時也須依賴德國爲其進口貨物的來源。所以弱小國家的軍事和政治權力也因之而依賴德國，因爲弱小國家一經與德國強大的經濟連繫後，不再再有動作上的自由。如果要求行動自由，則只有引起經濟的破產，人民的失業和社會的動亂。

德國和強大國家鉅大私人商業機關聯合，也具有同一的危險性，德國採用這個方法使民主國家不能發覺德國的危險性，同時使民主國家忽略備戰的工作。因爲德國工業帝國主義者採取這種商業聯合和財政關係，常常於不經不覺中牽縛着其他國家的重大利益。德國的公司就是德國國家的工具；它們的英法美同盟機關是私人的。這就是一種平等和不健全的關係。私人商業機關與外國政府訂立合約常常都是可虛的。如果這個外國政府是一個軍事侵略力量，那末這種私人商業機關實非其本國同胞之福。因爲這種商業聯合一方是戰鬥政府的代理人，而他方是私人商業機關，所以私人商業機關方面必然被誘進陷阱而不自覺其將來的後果。

如果我們控制了德國的工業政策，我們可以把其物物交換條約和商業聯合制度加以取消，或無論若何將其修正並予以監視。德國的工業對於關係上，根本是專利性的。所以在自由貿易世界中，她的動作決不會忠實。而且因爲這是實現德國帝國主義的公然使用的工具，所以德國對於那些決定糾正戰後對外貿易的國家交易之時，是決不會忠實的。

德國的工業由國家集中統制，所以德國的工業應由聯合國加以控制。因為如果德國的工業不受聯合國信託管理，則必為汎日耳曼帝國主義者所把持。數十年來德國已經沒有真正獨立的私人聯合商業機關存在，所以那些確有自由私人商業機關存在的各國，凡與德國工業貿易時，必須得到特別的保護。

控制了德國的工業，將使德國政治的改造易於完成。我們上面曾經說過，僥倖了德國的武裝權後，德國雖經付償賠款，但其工業的生產仍有過剩，足令其人民生活水準超過希特勒所統治下的生活水準。我們利用這項過剩的財富可使德國民眾遠離他們的軍閥階級，普魯士貴族階級，帝國主義政治，國家主義者及希特勒等一樣的冒險家。

禁絕軍國主義以後，德國當有過剩的財富。聯合國為德國的信託人，可以利用這過剩的財富去提高德國工人的生活水準，使其超越希特勒時代，或所謂共和時代的生活水準以上。這就是使德國民眾瞭解其本身福利是和我等的福利及世界和平完全一致的最適當的方法。

我們使德國大工業家由於貧困是毋庸惋惜的，因為他們曾支撐了希特勒和主從專侵略戰爭的高級官員出身於此階級。為人遺計，他們實在應該歸於被消滅之列，我們應採用種種鼓勵和誘導的方法去培植德國民眾中的新人物——沒有受過汎日耳曼帝國主義思想所傳染的新人物。

我們的敵人不僅是希特勒和納粹黨，但也不是日耳曼民族。我們的敵人就是德國歷來的統治階級，這個階級是由德國軍閥，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工業家所混合而成的。這個統治階級在七十五年內發動了幾次侵略戰爭，每一次比一次的範圍擴大，每一次比一次的程度酷烈。這個統治階級協助了希特勒當權。這個統治階級就是組織希特勒軍隊的人。這個統治階級就是將來拋棄希特勒和納粹黨人而另謀其能機會重建德國侵略力量的人。

如果我們要德國不能再進行侵略戰爭的話，那末我們此次必須對德作最後的解決。解決的方法就是：當德國的威嚴為其軍事失敗所粉碎而向我們作無條件投降的時候，我們必須肅清德人對其本國工業的管制權，並利用德國的財富達到改造德國民衆的目的，使德人對內得享生活上的幸福，對外得與鄰邦和平相處。

美洲——島嶼半球 (Our Island Hemisphere)

(Waldo Frank) 著

譯自一九三四年四月外事季刊 (Foreign Affairs)

對於我們的社會和文化思想，我們需要廣泛的概論，正如工程師需要物理學的公式一樣。兩者都在找出近似的道理；隨着更見深刻的了解，這種道理確實會有變化——比如，非歐几里德派、愛因斯坦和量子說修正了牛頓的數學。人是比較物理學更是無限複雜的研究範圍。因此，我們對於人的概論，比諸對於代數或幾何的概論，既更淺薄也更易於變化，正因為人尤其微妙尤其永久。對於「三個美洲」的概論也是如此。它漠視了深掘的區別，為的是給予我們以一個概念的工具思考全美洲。

當我把同屬盎格羅撒遜族的北美聯邦和加拿大稱為「第一美洲」，我並不是忘却法屬魁北克。我知道非盎格羅撒遜分子在北美聯邦的重量和勢力，我知道拉丁、尼格羅、斯拉夫、猶太和色爾特等族對於我們的和諧國家的日益廣泛日益深刻的貢獻。然而我們的顯著特點——政治的、心理的、文化的——是順應英國的來源。其中，語文已經起了重大的作用；因為我們的話語言形成並限制我們的思想範圍。新教已經發生有力的影響，即使對於有

這音樂祖傳教條的人們。影響最大的是英國風習和價值恰合溫帶北美的拓荒者生活，已恰合一種工商業文明的需要。

我們可以把「西班牙領地」稱爲「第二美洲」。這裏面的變化更是廣泛更是細密。如古巴一類的國家有着強烈的尼格羅血統。如墨西哥、玻利維亞、祕魯等國亦爲西印度文化所決定。如科斯塔、里卡一類的國家主要是住着西班牙人。如阿根廷和智利等國則除西班牙人以外，還住着衆多的其他歐洲人民。然而它們構成了一個美洲，因爲西班牙以及在西印度文化中投入了西班牙特色的緣故。以墨西哥爲例，這裏的居民中，不帶西印度人血液的只佔最少數；它便是西班牙氣質濃厚的國家，比起阿根廷更賦有西班牙人的性格。可是基本的西班牙分子却堅持阿根廷的轉變，並與戈求族（Cango）住於南美洲之西班牙人與西印度人之混合種族——譯者）的原始西印度特性相符合。甚至在尼格羅血統強烈的國家，如古巴，非洲分子也已西班牙化了。古巴的音樂在習慣用語上接近巴西；但其音調，韻律和意義又接近西班牙的音樂。在一切西班牙語的美洲國家之間，種族方面有着極其相似的地方；這不獨是決定於語文以及歷史和宗教的共同遺傳，而更是決定於把西班牙和西印度的特性加以選擇而銜洽於一個共同的美洲。

第三個美洲是巴西，巴西的種族成分幾乎與西班牙美洲的種族成分完全相同。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相差並不太遠；巴西的非洲和西印度成分自然接近我們第二美洲的成分。但

巴西確乎異於愛比利亞美洲的其他族系，正如不同於美國人一樣。熱帶大森林的西印度人在適應方面處於不利地位。並且，自從最初幾個基督世紀以後，葡萄牙人便與其他幾個「西班牙」——卡斯提爾、亞拉岡、安達盧西亞、和加達魯尼亞——極不相同。把這些各自發展和經過選擇的特性鑄冶於巴西，便組成一個特異的民族，正與美國民族異於重感情而劇悲化的西班牙美洲一樣。這個民族在某些方面對於美國民族比對他們的愛比利亞兄弟更為接近。

三個美洲彼此了解的程度互有差別。其中在經濟與政治方面最弱的一個分裂於差不多二十個共和國；它是講西班牙語的美洲，它最了解自己和其他美洲。弱者必須了解強者。以這個美洲而論，政治上的瘡弱却伴着文化上的力量。巴西跟美國一樣，文化的進展極慢；具有一個廣闊大陸國家的特性，凡事總是三思而行。可是巴西了解美國遠比美國對巴西的了解深刻。巴西對於其他愛比利亞美洲的了解却較為淺陋。其所以能了解我們（指美國人，以下同一譯者）較深，而我們了解他們較淺，其中一個理由也許是因為我們比較易於得到愛比利亞美洲的了解。自然還有千萬墨西哥，巴西等國的農民簡直不曾聽說過關於我們的事。而每一個美國人可能都看過關於里奧（Rio）的電影。然而許多愛比利亞美洲人在以往都有歐洲人的性質；比起多數美國人對於非洲——西印度——西班牙歷史的了解，這種性質使愛比利亞美洲充分了解美國。

守十八世紀之淺薄經國主義的時候，我們不能知道表現於宗教和愛美主義的文化。在美國人的共同意識中缺少着一種現實；這就是爲什麼一般美國人想到南方的時候，他只見到一種「曠野」或激烈革命的歪曲景象。然而對於愛比利亞美洲的變爲深刻較爲根本的意識至少可以包容美國商業文明以及康樂和實事求是的文化。我們文化的偉大而新穎的呼聲！愛默生，艾蘭坡、惠特曼、索羅(Thoreau)——常在愛比利亞美洲中爲人所賞識所敬仰。美國的工業或政治專家常常可以找到愛比利亞的信徒。

美國與其他美洲的關係向來是泛泛的，很少超出購銷的需要以外。(當然也有例外：比如墨西哥的藝術影響了美國的近時藝術；美國的考古學者在中美已有良好的工作成績。然而這些例外並不深刻。)美國的外交關係總之是太平商業來往：一方面評價還價，一方面施以恐嚇，彼此花言巧語地訴諸外交的傳統。

兩洲愛比利亞美洲間的關係好不了多少。在巴西，對於鄰國懷着一種難以忍受的緘默態度。然於墨西哥表示最高的崇敬。在阿根廷，常在關於巴西的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上打破了這種緘默。西班牙語的共和國不大意識到政治方面的統一；它們只是模糊地感覺巴西是種活力，巴西的發展對於它們都有裨益。缺乏職責上的來往是立愛比利亞美洲間善良關係的主要障礙。它們之間的貿易雖在萌芽，但不發達。比如阿根廷的小麥大量輸入

巴西以交換咖啡。烏拉圭和智利只是深知對於美國關係的需要，而不感覺對於巴西或烏拉圭與智利彼此關係的需要。愛比利亞美洲間的普遍感情是文化方面的；並且似乎漠視了巴西與其共和國間的區別。對於西班牙語的美洲的詩人和小說家，巴西是「我們的一部份」；對於社會革命家，巴西也是「我們的一部份」。

二

假如把變化弄得紊亂不清：便是衰弱；使它完整化，便是生命。這三個美洲的經驗既已如此豐富，它們的前途實有更其深厚的希望。墨西哥的豪呂伊斯 (Alfaro Reyes) 說：「我們決不能擺脫語言境界的兩邊，而假設美洲世界是地理和歷史的偶然。我們從不曾以一種先知的意義了解美洲」。社會學、經濟學、全部人類歷史通同作弊地把詩人的夢想造成一種必然的事實。三個美洲必須相輔相成。其中每個的行動原則——每個美洲的政治實體——必須是「一個美洲」。唯其是「一個美洲」，它們纔能共謀發展，也纔能在一個危險的世界屹立不動，且能保持它們的獨立。最重要的，成爲「一個美洲」之後，它們纔能朝着活動的方向開展並切於它們的國力，以保證每個國境以內的健康，以及主體和諧。其中每一個所有的產物，正是其他美洲所缺少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它們的需要。它們之間交易和相互營養的關係是有機體的；它們是完整人物的關係，每個美洲各享主權，但爲完成它的獨立必須與其他美洲合爲一體。

三個美洲有着比較半球更切要的事物；缺少這件事物，半球在政治和文化上便易於分裂，如非洲或亞洲一樣。它是它們對於民主命運的一種同感，一種意志，以爲「新大陸」這個名詞的意義，比發現這塊地方的人士所使用的來得深刻。巴拉圭的耶穌教徒和新英格蘭的清教徒，不往來，然而對於奉行「美洲的誠條」——在本半球上建立「人類的新城」，却在彼此通力合作。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期的政治家完全成了美洲的獨立，他們把這個早年的冀望定爲一種世俗的宗教。我們失之於不夠高深，却得之於切合實際。嘗佛遜和福蘭克林及其南方信徒創建了西班牙諸共和國；他們深信新大陸會由妥當草擬的政治憲法而生。他們對於民主政治的觀念是純真無邪的；然而這種觀念能將各國——從加拿大到智利——自由人民的理想訂於法令規章。

自由遠比盧騷和洛克的樂觀徒子徒孫複雜慘澹。自從他們建立美洲諸共和國以後，他們的後代沒有比加深美洲的宗教——民主政治——更偉大更熱烈的任務。美國盡過最大的努力把民主政治正式立爲一切美洲法律的基礎，並且爲了傳揚民主政治而發展了社會政治和機械的技術。西班牙美洲的各民族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是我們的後進，對於加強民主的觀念却完成了領導的作用。他們完成了這種作用，並不是由於彰明堂皇的主義，而是由於在種族，審美，知識等方面更自由更有生機的生活方法。

三個美洲的危險，和它們的力量，是相互補益的。愛比利亞美洲的危險是缺乏工業組

織，其感情和審美力的深淵一經發洩，還是會陷於泛濫和混亂的狀態。我們的危險是我國經濟和政治形式本身已經成爲目的，會吸收我們的愛情、消耗我們的精力、瀕竭我們的幻想。我們的生命是非常主觀的。我們拯救了子女的生命；透過學校教育以及無線電、新聞、電影等等機械化技術，我們給予他們以知識和審美的營養；我們缺少意志和時間批判我們對於價值的欠缺。我們的美洲同胞在他們的價值方面比我們優越，正如在道路和商品的分配方面，我們比他們優越一樣。他們坐視他們的鴿子女死亡；對於尚在人間的子女，他們又任其遭受外人更有效交通方式的危險。

一個奇異的現象是三個美洲宗教養着人的各方面；而全面的發展是這個共同美洲宗教——民主政治——的核心工作。人不僅是個人而已。他必須懂得他在社會團體中在宇宙中有生機有團體的部份。這兩種統一一是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事體；只有分析的需要纔能分開它們。團體中的統一——包括有一個中心的團體，小如家庭和勞工同盟，大如獨立國家和國際聯邦——需要社會正義、種族自由、互相尊敬互相扶持的倫理。宇宙中的統一隱含着藝術和宗教的經驗和事業。這些事業自然離不了個人的社會和公共行爲。兩種統一都需要一切人類的中心：他們本能和感性的生活，他們的意志、他們審美的和知識的思維。只有當個人在這一切方面一切方向執行職務的時候，他纔算得是一個人。民主政治是一種生活原則；它需要行爲的完善，因此，它必須要向人的發展方面努力。譬如，在極權主義和貴族

政治制度之下，個人對於公共行動的責任被剝奪而賦予一個領袖或一個階層。在社會主義和產生資本主義的形式之下，造成一種絕對的人類社會，個人對於世界的直接行為萎縮而消滅了。民主政治，按照我所給予它的完全意義，應該不僅包括一切人，而且包括全人。自由不僅表示每一個人的發展，而且表示人每一方面每一範圍的發展。缺乏了這種完全性，如我們的現代歷史所顯示，民主政治反而泡製了脫離自己的毒劑；自由反而運用了它的能力、權利和才具而廢除自由。

在美國，存在着樹立社會主義的意志。這種意志還很淺薄，根基還很脆弱；不獨是因為我們的生活方法不能發生一種能力，抵禦隱伏於我們經濟組織中的社會的不公正；尤因為我們昧於人的審美和宗教方面，我們默默地有意地蔑視前於理性而天然發生的觀念；於是我們失去創造社會行動的能力和直覺。愛比亞美洲的許多國家顯然接受了這種觀念；然而因為缺乏社會政治的技術——沒有這種技術人在現代世界的社會範圍不可能發展，這種觀念不會發揚光大。

然而按照我所給予它的完全意義，民主政治是三洲美洲的主要意志，主要直覺。在這種普遍的價值上，美洲半球是個新大陸，「一個美洲」的觀念確有意義。

三

讓我們展看地圖。我們看到歐亞兩洲形成一大塊土地，附以非洲——略在直布羅陀海

之下。同樣，澳洲倚賴歐洲和歐亞洲的主人。這就是東半球。它的面積佔全球十分之七；它的人口佔人類十分之九以上。再把地圖展看一次，看看亞洲如何把粗大的胳膊從西方在阿拉斯加觸入西半球的腰際；看看非洲如何從東方在巴西的腹部窺視着我們。在這個聲勢浩大的陸地羣中，美洲成爲一個島；一個小島，鎖在另一半球這廣大的土地和人口的包圍之中。

美洲宗教——民主政治，如我們所下的定義，是我們政治結構的骨頭，是我們生而活着的血液。這羣絕大多數的人類却不曾，從來不曾選舉這個宗教。以個人爲價值的基本整體的觀念誕生於地中海區域。它不是印度、中國、日本偉大文化的主要成分。印度教的輪迴觀念大大地把人限於朝生暮死的形式，而把個人行動限於身外的價值。中國的祖先把對於「善」的崇奉轉爲對於祖先的崇奉；日本人對於國家懷着偶像崇拜的觀念，近乎法西斯主義者的宗教。蘇聯的現行宗教——辯證的唯物主義——確定地，雖然只是淺薄地暫時地，把它放在另一種營壘。而歐會把民主政治的宗教從雜燴中撫養起來；今天這裏的民主政治正在從事偉大的鬥爭力圖生存。在德國、在意大利、在法西斯的西班牙——其實是整個的歐洲大陸——民主政治的存在感受威脅。這種威脅會比希特勒更經久，因爲法西斯本身是在現代歐洲思想體系以內深厚反民主力量的產物，也是整個工業化西方的產物。這些力量已經滲透民主政治的祭壇；英、法、美等國；這些力量不自覺地大大損毀此刻正在

奮勇領導反法西斯戰爭的自由而激烈的思想。

我們四面受敵。敵人也側身在我們羣中。我們最對面的就是這個內在的仇敵。因為假如我們要克服外在的仇敵，我們還是要從潰滅內部的仇着手。然而假如我們要克服內在的仇敵，我們得健全自己，得團結自己，外來的仇敵纔不會摧毀我們。偉大的東方文化，如印度教，基於我們迥異的個人觀念。它們不是仇敵，只是異國文化。我們技術、經驗主義和科學崇拜的現代文明，減縮了人的實體的範圍；這種文明違背了我們自己的基本理想。這便是根本敵人。這種文明與日本文化締結起來，如在德國一樣，指出我們在一個強敵世界中的脆弱地位。打對外在仇敵的戰鬥不能勝利地進行着，除非我們明白它是潰滅內部仇敵的戰鬥中的一個面相——這個內部仇敵是蟄伏在我們自由而激烈思想的核心。在為個人求生尋求發達的戰鬥中，愛比利亞美洲遠比我們強悍，正如我們抵抗外在仇敵的強力防衛和有組織的社會意志遠較愛比利亞美洲優越。

假如我們不能真正明白我們的界限，我們不能真正克服我們自己；換句話說，我們不能不明白自身的事物。我們的半球，這塊狹小的島嶼，在美國、加拿大，而且開始在巴西和阿根廷，有着一種大陸心理。我們應當將它改為島嶼心理。

一種大陸的觀念，如蘇聯、印度、或中國的，給予人民以一種不可毀傷的感覺。使它們鑒於防守，弱於進攻。自覺是島嶼的民族，正因為易受攻擊，變成為進攻的民族。在亞

力山大統治下略具一統的希臘，有着島嶼的感覺。羅馬是個半島，它有一個島嶼的感覺；西班牙也是半島，同樣有着這種感覺；現代的英國和日本莫不如此。這些都是島嶼或「準島嶼」民族的例證，他們進攻是自然的——只在表面上，德國是個例外，自從三十年戰爭以來，德國民族已經感覺自己是狂法、俄、意、等西國侵犯重圍中的一個島嶼。起初，他們高守於進攻的策路表現於一種理想的形式：德國的哲學和德國的浪漫主義，最後在普魯士的驅使之下——普魯士本身也是德國海洋中的一個島嶼，它變成經濟擴張和軍事侵略。

歷史上有着一個民族，雖然也為大體歐人所包圍，它把侵略昇華而達精神的境界。雖然不很完善而有許多物質主義的侵略，它曾把這種精神的境界維持了許多年代。我已經稱之為猶太民族。他們是個小「島」，陷在敘利亞、巴比倫、波斯、埃及、羅馬的威脅之中。他們傳播他們的觀念，由亞歷山大城到羅馬，由羅馬到歐洲，由歐洲到西方；他們獲得勝利。他們的勝利久於島嶼帝國而有形勝利——例如希臘、羅馬、和西班牙等帝國。

這種勝利由個人的偉大傳統創造了歐洲，這是猶太基督教的中心。歐洲不曾發現美洲；它創造了美洲——這個可能的新世界已經供獻於民主政治的完成，這個個人的世界。人的不可侵犯有許多前提，其中的一個前提是人是勝天，廢除經濟的匱乏。在科學昌明之前的歐洲，人們不能完成這個前提。由於不能控制自然而使它歸於敗北，啟動了中世紀的

祖先把民主政治實現於天堂。歐洲創造我們美洲，作爲把民主政治從天堂帶向人間的第一個自覺的步驟。這不僅需要陸地，也需要工具。使歐洲遵奉基督教的同一意志創造了這套機器。西半球必須成爲一個島嶼，獻於創造個人的民主意志；具備一種技術，給予人類以足以養成一個個人的和平、閒暇和知識。

四

我們如何可以保證假如西半球真能建樹一種島嶼心理，這種心理一定不會把寓守於攻的策略轉化爲物質的範圍，而變成有如日本或德國一流的惡劣島嶼帝國？弱小拯救了猶太民族；他們只能聖經來征服世界。我們西半球既是民主政治的島嶼，只有在它繼續是進步的三個美洲——由於各成分的差異和平等主權——的時候，我們纔能得救。假如我們的島嶼心理產生一種經濟和軍事帝國主義（現有這樣的威脅，如某些時論家所提出的「美洲世紀」），那末除開土地以外，西半球便一無所有了。因爲我們的侵略將使阿根廷、智利和祕魯落在歐洲或亞洲，或歐亞兩洲，勢力的掌握，這股勢力正在備與我們抗衡，再過兩代，南美的無盡富源（單就巴西一處的富源已經足夠）會把西半球分裂爲殘缺的片段，在這些碎片之下民主政治必將窒息。

西半球同盟的計必須包括如下的基本提案：

(一) 以一種社會主義的生產制度代替資本主義，由生產者加以掌握加以控制。

(2) 將拉丁美洲的公共財富，例如礦產油類（現在美國資本家的手中）贖還各該國的人民。我們應當採取貸了各該政府的方式，作為買回產業的方法，其所按照的價值應認已往的利率為償還舊欠。

(3) 至少須以拒絕承認顯明是獨裁政治的消極方式，替一切共和國保證基本的民主政府。任何民族決不敢說鄰國政府的種類與己無干，這樣的時代確實已成過去。當極權主義還在某些地方猖獗的時候，任何地方的民主政治都不安全。美洲共和國認定它們自己是一個家族，它們有權使其民主家庭井然不紊。制定這個提案是危險而困難的。我們至少應當承認它的前提是一個開端。自然履行這個提案尚待聯合的、集體的努力。

(4) 我們必須面對着我們在種族民主政治方面的失敗。當我們繼續極端歧視少數民族，正如歧視尼格羅人一樣嚴重，而目之為我們民族以內的劣等民族的時候，我們不能希望取得美洲共和國家的信任。

(5) 當文化知識的交換依然留在毫無實質的慈善機關和個人手裏的時候，三個美洲間文化和知識的交換還會陷於失敗。在中小學校，這種交換就該開始。我們應當教導所有兒童研究其他美洲的比較文明和文化。非洲文化史和美洲土人文化史至少應當成為與歐洲王朝政治同等重要的學校功課。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應當是我們小學教育的強迫功課，正如英文應當在其他美洲列為學校教育中的強迫功課一樣。

以上五點為美洲領袖人物提供了基本的方針。認真地實行這幾點會是我們民主政治的證明，愛比利亞美洲正在期待着。這樣的證明足以贏得它們的合作。不從根本着手會繼續使我們的無數次要的事業和服役歸於無效。因為雖然我們曾經盡克服它們的疑懼態度，我們還不能取得愛比利亞美洲民族的信任。

這是我們美洲世界的威脅。我們美國人民假如不明瞭這種威脅，我們不能完成領導的命運。命運是一種身分。領袖的要素是知識。四百年的歷史已經把美國領到領袖和知識的門檻。

我直覺只有憑藉美洲三大獨立的主權，每一個美洲各有語文，各有深湛的人才，美洲半球纔能成立。這個同盟的共同立場是單純的、唯一的，而且不朽，假如人是實在的。這就是我所稱謂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必須完成我們的往昔宗教家所賦予的使命；他們佈道的精義是：人的命運是向着維護正義的自由前進，向着充盈愛情的知識前進。

美國新憲章 (Charter for a New America)

——羅斯福總統的職業和保險計劃——

馬克斯·黎恩納著 (Max Lerner) 著

何肇嘉

譯

譯自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美國「新共和國」週刊(The New Republic)

現在美國人民也有一個像英國卑維利支的計劃 (Beveridge Plan)，我個人深信美國這個計劃比諸英國的計劃還要良好，還要健全，且其包括的範圍要更廣大。英國要實現卑維利支計劃，現在已證明遭遇困難，我相信要實現美國這個計劃尤其困難；但假使它能夠實現的話，則下次總統競選中，羅斯福必能獲勝。

這個計劃是美國國家資源設計局 (National Resources-Planning Board) 所擬具的報告，呈奉羅斯福總統，再由羅斯福總統提交國會。這可以說是政府各調查機關行政機關和研究機關的總報告。經國會照例參閱後早已密議高閣了。這報告書所提出的種種建議至今還沒有擬為法律草案呈交國會表決。因此這個計劃報告書還是屬於一種學術性的著作

而已。

但是它的重要性却超出了學術的範圍。它的政治動力將超出本國國境以外，它包含着戰後期間全副經濟戰爭的武器——抵抗人類貧困和缺乏安全的武器。它是永遠對人類貧困和缺乏安全作戰，而永不停息。

這個報告書是革命的。其革命的理由並非在於其引起社會的騷動，而在於其杜絕社會的騷動。其革命的最大理由，就是因為它是能一掃非社會主義政府所產生虛空前偉大廣博的計劃。

這個計劃之能否為國會所採納，則全靠美國人民本身，全靠美國人民的勇敢，精明和其偉大感。但即使此次不為國會所採納，而政府這個建議畢竟是一件歷史的事實。這個保障戰後人民職業和保險計劃不是一種法西斯冒險家的口號，也不是一種學術上的空想，而是美國總統的一個大計。這個計劃無論會通過與否，它總是人類歷史中重大而不可分離的一部份。

二

這個計劃就是美國戰後憲章。它分為兩大部份。一部份是戰後社會保險計劃。一部份是戰後經濟組織計劃。第一個計劃是保障個人和家庭的經濟幸福。第二個計劃是要擴大社會建設，並給美國人民以當機可乘——人人得業機會，而不受破壞性的專利機關和經濟集

權機關的影響。

這個計劃中的社會保險部份是適應回國軍人及其家庭的需要。至於管理經濟部份，是適應戰時經濟復員和其由戰時至和平過渡期間的種種需要。

這是一個空前未有的新計劃，人類不知曾經進行過多少次戰爭，其中有兩個戰爭似乎是為了一個經濟和社會計劃而戰的。但人類却從未計劃過一個戰後的經濟。

事實上有種種理由需要我們計劃一個戰後經濟，回國的軍人是需要一個戰後經濟。他們曾以最適當語調提出要求，並且絕對大多數要求這個經濟。奧斯本將軍 (General Osborn) 所主管的美軍特務部曾舉行美國軍人心理測驗以明瞭其軍人的感想，其結果證明美國軍人需要一個戰後經濟。現在一般傳說美國軍人什麼都不關注，他所關注的是回國後社會能否恢復常態和其生活能否確保。假使這種傳說是真確的話，則憂心戰後能否恢復戰前景况的確具正確理由。奉徵入伍的美國青年並非呆笨的愚人，美軍心理測驗的結果證明美國軍人提出兩個質問：我們作戰的目的是什麼？我們回國時我們有沒有職業？

這兩個問題中有一個是屬於「精神的」，其他一個是屬於「物質的」。美國軍人同時提出這兩個問題已表明其內心所要求者實出乎單純精神範圍以外。事實上這兩個問題的性質是一致而毫無衝突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我們曾犯了一個錯誤。我們閉着雙目向前途趨發。我們沒有明白到

我們的前途，是要由我們自己建立的，也沒有明白到我們未來的前途一如我們戰爭的勝利，必須艱苦奮鬥纔能獲得。我們以為戰爭結束了，鬥爭即已停止。我們沒有明白在社會嚴重問題未能獲得解決以前，戰爭還不能算結束。因此我們贏得的，僅為一個二十年的休戰而已。

第一次大戰結束後至第二次大戰爆發止的期間，是美國內戰以來最黑暗的時期。我們沒有採用過以工業建設方法去減輕復員過渡期間的困難。我們那時很像從熱水浴中跳入冰冷的水池。我們也沒有擬定監督戰時工業轉變為和平工業的計劃。對於生產和消費，也沒有加以調節。工人生活水準下降，直至十五年後才能恢復，政府戰時軍火製造廠，變成了巨大的專利事業，鐵路則回復其混亂與停頓狀態。農民則缺乏救濟。結果經濟不景氣接踵而至。

我不是說在那個期間戰時工業控制的方式已經完全放棄。但這種控制方式似已為國家所忘記——直至經濟不景氣最嚴重的關頭羅斯福總統執政時纔得恢復這種控制。可是十五年的時光，已經過去了。我們要在一個萬分困難情形下重新努力。

美國士兵和其家屬沒有清楚詳細地明白這種事情。但他們另有他們的看法，他們的直覺已使他們瞭解。

三

美國國家資源設計局最使人驚異的地方，就是它的社會保險計劃——永久工作和救濟政策。這個計劃是由一個委員會訂擬的，這個委員會的主席為哈卜（William Haber），委員為垂力山大（Will Alexander）、古爾（Corrington Gill）、哈士（Monsignor Hass）、荷拉（Fred Hochler）等，而以貝恩斯（Eveline Burns）為研究所所長。因為這是一個報告，所以它所載的是事實而其措詞是枯燥的。它沒有像卑維利報告一樣的具有政治和哲學的性質。但它的建議却比英國的計劃來得更完善。

這個計劃的社會保險部分為三段，而具有三個目的。第一是使「人人得業」，假使私人事業未能使人人得業，則以政府公用事業計劃保證之，第二是以社會保險方法，使人人有不斷的收入——即殘廢保險，失業賠償，養老保險，死者家屬生活保險。第三是大規模的「公共補助」——公共衛生和醫藥的補助交換和訓練人員的補助，一切小學生由學校免費供給午餐，保障各人均有接受教育機會（無論其收入多寡）。這個計劃的財政又消部份，規定由各州及聯邦政府分担。

這個計劃的社會保險部份有三个方面或將反對。第一就是保險公司，在英國方面卑維利支報告就遭到這種反對。第二就是醫藥業，第三就是地方和學校當局。當然，國會和報紙亦將反對。

可是，這個計劃的第二部份將遇到更大的反對，這種反對非來自多方面的，而是來自

柏來地 (Robert Brady) 之所謂「商業是實力的制度」。

這個計劃的經濟部份是注重於經濟復員——人力，機器，和政府戰時統制三方面復員。對於人力復員部份是由利夫斯 (ELOYE BOYAS) 所領導的委員會所草擬。其餘兩部份，是由韓森 (Alvin Hansen) 和其部屬根據美國國家資源設計局小冊子 (韓森著) 的「戰後——人人得業」綱要所擬訂的。

我願把其主要建議的要義概括一說：士兵和戰時工廠工人復員時的解職薪金；政府監督工業由戰時至和平的轉變程序；某種戰時工廠和戰時合約將繼續保留，政府資助工廠善後；設立聯邦發展局鼓勵對基本工業的投資，對需要資本的小規模商業組織給以低利貸款；政府研究創立新事業；增闢投資機會；暫時保留多種戰時經濟統制，包括罕有的原料之分配，建設所需的貨品之優先獲得；消耗品用量之限制，並限制物價以避免戰後通貨膨脹的危險；增加和平時期貨品的生產；保護勞工生活水準，並履行勞工保護法；政府繼續管理敵國人民資產；實施嚴禁托辣斯法，並鼓勵商業競賽；實行一種財政政策以輔助私人事業；進行大規模公共事業計劃。這公共事業計劃是包括重建各城市，改良並統一運輸制度使之成爲現代化，發展電力事業，發並控制全國水利，開墾和保持土壤，並實行建設公共房舍計劃。

四

我用這個扼要的方式來說明把這個計劃，就是要使讀者容易明瞭這個計劃改革的澈底和大胆。我知道左傾份子還會反對這個計劃，認定其仍不足以解決經濟問題的根原。當然，社會主義政府的計劃必會前進一點。但我們這個政府並非社會主義政府，在資本主義範圍內而能草訂這種計劃已算勇敢而完備了。

這個計劃兩部份的重要特徵爲：第一，它不是放任的「自由爭取市場」的經濟，也非一單調的經濟，而是具有統制性的混合經濟。第二，它希望空前地盡量蓄用人力，機器，和資源。第三，它規定範圍廣博的社會保險。第四，它認識全面戰爭與永久和平間必有一個過渡階段。第五，它是一個整個而不可分離的計劃。第六，它要解決戰時工業工人和士兵的復員問題。第七，它認識政府對於工廠行政和工人工作狀況必須干涉，以增進各方的福利。第八，它對於私人事業不會使之窒息，但也不會加以褒揚，而將予以協助並使其自力發展。第九，它主張權力集中和行政分權。第十，它的經濟理論是以凱恩斯和韓森（*Keynes-Hanson*）思想爲根據，它強調公用建設事業，必須屬於建設性而不能屬破壞性。最重要的，它認定美國青年是美國前途的基礎，我們不能使他們對我們良好的信念有所懷疑，對民主政治的經濟效能有所失望，對我們的教育有不能領受的機會。

五

當然，這個計劃必受人攻擊，而且已在國會遭受攻擊了。他們高呼這個計劃並不是一

權經濟的而是一個政治的。他們高呼這是一個職時「社會改革」。他們高呼這是一個「革命」。他們更高呼這是一個「官僚政治」。這個計劃是遭遇這四種反對。國會除作這種攻擊外，並以不理置之。

但是較大的危險，並非在國會的攻擊，而在於當局因此害怕而不敢推行這個計劃。這個計劃第一次提出討論時，其情形並不十分熱烈。同時也沒有發出引起人民一種理想的口號，也沒有預先設法請求國會領袖對這個計劃予以支持。

但我們不能根據這種情形而斷定羅斯福總統對於這個計劃是沒有注意的。如果羅斯福總統並不注意這個計劃，為什麼他會多此一舉而提出這個計劃呢？截至現在止，沒有事實足以證明羅斯福總統是不注意這個計劃。過去的事實證明羅斯福總統是一個有權威智略家。他或許讓全國人士對於這個計劃提出批評與修改，並讓其反對黨猜測，因為現在距離全黨大會尚有十六個月，距離總統大選期還有二十個月，距離戰爭結束期，不知還要有若干月。

這個計劃將遭國會與輿論攻擊。要保持現存制度的人，將利用現存制度的力量去反對，且將竭力反對。但最後，假使羅斯福總統確具決心的話，則決不會失敗。任何人如果澈底闡釋這個計劃，而且堅持這個計劃，則必為美國全體民衆所衷心歡迎而為過去任何政治家所不能望及者。

我們已具有取得勝利的武器，也已具有取得和平的武器，問題只在我們應用這個武器與否。我們已具有一種力量足以應付，阻遏，和克服數月前變遷掃全國的反動的波濤，現在就是組織和應用這種力量的時候了。

美國對外關係中的經濟自由

(Economic Freedom in Foreign Relations)

諾伊斯 (Charles Kays) 著

何肇嘉譯

譯自一九四二年三月美國自由世界雜誌 (Free World)

戰後世界計劃中，恢復對外貿易的重要而困難的問題遠不如政治問題之受人注意。但政治的決策苟無完善的國際經濟關係以爲輔助，則其難有永久而價廉；而且且有聯合國的人民願意調整其對外的貿易，才能使戰後計劃生效，這是很顯明的。

除非美國人民能夠瞭解國際經濟自由的新態勢，否則很難希望美國能夠參加新世界秩序的討論。我們必須使美國人民明瞭到舊式自由經濟學者所主張的國際自由市場一如國內的古老自由市場已經成爲死物。

假使根據戰前的情形來恢復對外貿易，無論如何均非本文所討論的。從前爲美國最大顧客的國家，因財力的限制將使其戰後不能恢復其已往向美國有的購買。美國在戰爭期間已經建立了人造橡膠廠和糖的生產，因此美國於戰爭結束後將不會突然向外作大量的購買。

我們急需確立國際貿易的新觀念以制「有」與「無」的國家之產生，而免播下未來戰爭的種子。要解決戰後國際商業關係問題，美國人民必須審慎地檢討其過去和未來的情形。其中有一個困難，就是有些國家既非大量原料出口國，也非大量工業製品出口國。一九三八年美國的出口貨的主要種類約分為下列五種：

出口貨品類別

價值

百分比

生原料	五九四, 二九八, 〇〇〇元	十九・四
生糧食品	二四八, 九八六, 〇〇〇元	八・一
製成糧食品	一八四, 一二四, 〇〇〇元	六・一
半製成品	五〇六, 七五八, 〇〇〇元	十六・五
完成製造品	一, 五二三, 〇〇三, 〇〇〇元	四十九・八
總共	三, 〇五七, 一六九, 〇〇〇元	九十九・九

出口貨品總額中，完成製造品和半製成品共佔三份之二，而糧食和生原料共佔三份之一。一九三八年美國所輸出的生糧食品數量為近年來之最多者——多過上年出口額兩倍以上——生原料出口額則較少。所以這個數目可為世界不景氣結束後到此次戰爭未爆發前的時期中，美國製造品和非製造品出口的標準比例數。

在進口方面，輸進美國的生原料，糧食，與及製造品半製造品的數量幾乎與出口數量

完全相反。一九三八年美國進口的生原料，糧食佔進口貨總額五份之三，而製造品和半製造品則佔五份之二。但進口貨物除黃金不包括在內僅供值一，九四九，五二四，〇〇〇元，少過出口總額十萬萬元以上，主要進口貨物中，只有橡膠，咖啡，絲，錫才可以說是美國出品絕無競爭性的，其價值共五萬萬元。其他幾種貨品，如紙，木漿，糖，及美國所沒有的煙葉，對於美國出品均無嚴重競爭性，而只有補充了美國出產之不足。但是就事實而言，美國並不需要廣購外國貨物使其總值達至與美國出口貨總值的平衡，所以要恢復美國對外的貿易，美國苟非購入大量與美國出品含有競爭性的外國貨品，則美國必須另行求謀一種新貿易基礎方可。

近年來有些經濟學家均持着一個「挽救美國爲先」的意見，他們認爲美國進出口總額既然僅僅佔全國收入百分之十，所以計劃全國經濟時，對於美國對外貿易實可置之不理，必要時且裝可取消之。根據這種意見，美國如將其從來輸出外國的大部份貨物留國內消用，而只將少量貨物輸出，以抵消幾種進口貨品如咖啡，橡膠，糖，錫，則美國將較便宜。

這種政策確能避免因對外貿易所引起的種種問題，但他們沒有考慮到美國有幾種生產是常感過剩的，尤其是棉花和煤油。即使我們的生活水準達至最高峯，我們在未來許多許多年中也無法消用這種過剩的生產。抑有進者，製造品的成本之高低，常繫於其出產量之

多少。從比例上言，其產量愈多則其雜費愈少。雜費既少，則其成本低廉。所以在外國即使維持一個小市場，也能使商品如汽車和打字機等等在國內的價格趨於低廉。我們雖然很難找出事實作證明，但最低限度可以推斷：如果美國戰前對外貿易額是減低的話，則其將必引起之問題。最先引起的問題就是必需完全改組產棉地帶的經濟，並使美國要採取自給自足政策。

除了這種自私的國內條件以外，還有其他條件為美國擬訂對外貿易政策時所不能忽視的。美國在二十世紀中已成爲世界主要商業國，而其對外貿易額久已居世界貿易總額的可觀的數目。有許多國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各國和遠東各國，幾乎全靠販賣貨品於美國以維持其繁榮的。

即歐洲，南非洲，澳洲各國在美的市場也有極大的重要性。假使這種貿易是中止的話，則全世界生活水準將必下降。美國僅有這樣較少的人口而竟佔有世界最大的自然財富，如果美國不顧及世界其他人民的需要而據以獨享，在道德上，這是無情的，就永久幸福而言，一個國家僅佔世界人口百分之七，而佔有世界這樣鉅大的財富，如果堅要獨享其利，實爲一危險政策。

截至現在止，美國從未關心到其貿易政策對世界其他地方所引起的影響。第一次大戰

使美國不參加國聯會而使其遭受影響。但美國一九二〇年對外貿易總額一三，五〇六，一九七七，〇〇〇元竟於一九二二年突然降至六，九四四，五二四，〇〇〇元。這種事實影響於國聯會的程度更深。無論一九二九年美國貨品市場的破產是世界不景氣的原因，抑是世界不景氣的結果，但一九二九年美國對外貿易共九，六四〇，三五六，〇〇〇元，於一九三二年突然降至二，九三三，七九〇，〇〇〇元，這種貿易突降不能認為一種小事情而與世界大局無關宏旨的。

美國所採取的種種都是增加其貿易壁壘，一九二三年採取了福尼麥克肯勃關稅法案 (Fordney-McCumber Act)，一九三十年又採取了司馬脫哈雷關稅法案 (Smoot-Hawley Tariff)。同時美國的出口額常常超過其進口額，所以美國除借出戰債外，更需另行貸款給其他國家以購買美國出口貨品。但自從美國貨品市場破產後，美國沒有考慮到其他國家及美國出口商所將遭受的影響，乃即突然將這種貸款停止。

從來人們依賴供求律去實現國際貿易的平衡和國內經濟的平衡。到一九二〇年才有小數人大胆地提出單憑供求律的理論決無濟實效，但是服從外國公債而獲厚利的銀行對此顯露不加注意。

現存當局進行貿易條約計劃，以期掃除國際貿易間某種關稅壁壘，並謀恢復美國對外商業之自由如美國於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間恢復其國內經濟一樣。美國商務部曾將

業數字編成報告，證明當此次大戰未爆發前，美國與那些訂有貿易條約的國家之貿易，其數字實遠超於美國與其他未訂貿易條約的國家之貿易額。就大體上言，商業條約計劃所獲致的良效是無可否認的，但這種良效未足證明條約計劃確能解決美國對外貿易政策基本困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出口商的貿易仍然比進口商的貿易為較大，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九年美國輸入外國的黃金，其作用却漸時平衡了美國對外的貿易。

美國如欲仍為巨大出口國，將其生原料及製造品輸出外國，但不設法調整其經濟使有同樣巨額的外貨能輸進美國，而僅求利用外國黃金或改善關稅制度以為補救，則到底仍未能解決其基本難題，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美國遊客在外國所耗用的款項和美商應用外輪所繳的費用曾填補了進出口貨值的差額。這種無形的條件，本可在戰後再加以利用，但戰後航運的情形當必變遷，而遊客在外國的購買力也難以填補這種差額。

國際自由市場仍比不上國內自由市場的良善，且在現代條件下，比國內自由市場更容易失敗。即使美英準備在戰後領導各國幾乎完全取消關稅壁壘，並給信用借款於各國，使其能恢復無限制的金本位，即使美英願意管制其國內經濟以謀恢復世界的經濟，但世界自由市場的恢復仍然難有成功的機會。國際自由市場如採取金本位，則使任何一國必須常常調整其貨價及其進出口的貨額以適應其他國家的條件。但這種辦法是與國家經濟計劃，或國家工資和物價的管制發生重大衝突的。其結果只有使任何調整生產的計劃都變成一種

純粹的賭注。這樣隨時會使成千成萬的工人突然失業，所以任何進步的國家想不會採取這種辦法。

但自給自足也並不是解決之道。國際上曾經採取了行動以期達到理智的國際貿易關係，例如一九三七年所訂立的國際食糖條約，一九四十年所訂立的國際咖啡條約，華盛頓進出口銀行種種努力的工作，和設立美洲洲際銀行的擬議，戰後要馬上建立一個全新的國際經濟組織，在政治上有所不能。但是我們可擴張世界商品條約辦法以掃除國際貿易上自殺的競爭。我們可恢復國際清算銀行，並求謀國際間貨幣交換的基礎。在戰爭未結束以前，我們必需作種種準備，以迅速恢復戰後國際的貿易。

三

就永久福利而言，各國對於國際貿易觀念未有根本改變以前，世界決不能獲得良好的國際貿易基礎。各國均盡力使其人民工值減低以保其國際貿易的地位，這種不良的競爭必須掃除。為求爭取美國棉花在世界的市場，遂使南部棉業農民陷入慘酷的貧苦生活中，這是一種嚴重的錯誤。要使世界獲得廉價的橡膠和廉價的咖啡，遂令東印度和巴西的人民僅能獲得如奴隸的工值，這是一種錯誤。日本以廉價製造品侵略世界市場故每天僅給其工人以幾個銅板的工值，這是一種錯誤。

這個問題，決不能藉關稅壁壘，一如美國所曾企圖者求得解決。關稅辦法在美國國內會

造成了對農民及消費者的不利，同時美國關稅的影響只有迫使其他國家更將其工值減低。我們較合理也較合邏輯的步驟，就是享有世界較高生活水準的國家必須使世界全人類的工值平均地提高，這個目的應以對外貿易以求實現；簡言之，對進出口貿易給以補助使各國工值趨於平等為止。這個計劃必須使美國對字樣出口商獲得一種補助以填補其給予美國工人較高一值與別國打字機廠所給予其工人較低工值的差額。這個計劃必須使美國咖啡、橡膠或糖等進口商獲得補助，俾其對外國生產家能給以較高的價格而又能在美國市場上以合理的廉價發售。

但除非這個計劃是與商品條約混合，把世界市場公平地均分，並防止這種補助不得危害外國同類出品家或危害窮國的國家，否則這個計劃必迅速地演成國際的紊亂——各國競相補助其出口以迫使各種商人獨享其益。戰後幾年在國際商業條約上常用這種補助，實為恢復健全國際貿易而又不阻礙其他國家提高其人民生活水準的最具希望的良好辦法。

當實際建設會受戰禍蹂躪的各國之期間，美國對出口貨應給以補助，並須給以信用貸款，使輸出國外的貨物幾成爲白送的。這種動作並不是完全利他主義的行爲。因爲美國有了戰時的巨額生產，故戰爭結束後仍有種種重工業存在而排爲和平時代所需者。美國可不必將銅鐵生產品，銅廠出產和機器等等裁減，最好仍繼續維持這種生產並將某種出品半數運送式輸到他國去。政府對工業給以這種補助，比諸把工業收縮致使國家收入減少，其害

尤較輕微。如長期採取半贈半送的辦法，則不能謂為合理的經濟政策。但就戰後短期而言，這就是避免戰後不景氣的最容易而又最經濟的一個方法。

可是，即使短期實行這個辦法也怕會引起政治上的嚴重困難。在戰爭停止時國會或大部份人民似不會願意接納這個建議。但是，如果有一個國際銀行應用美國的存款貸給於願意訂立商品條約的各國以恢復其和平時代的貿易者，特別此種貸款是對美國農民和其他人民有利者，則國會將願意把款項貸出一如租借法案性質之無定期收回的資本一樣。此種辦法將能重建美國棉花，煤油和製造品在外國市場，故必能獲得政治上的重要補救。反對無健全保障貸款的近視者，我們只要向他提出一個質問乃可：「你以為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除非全世界各國已接近自給自足的地步——但這是沒有可能的——否則對外貿易不能注重財政上的數字，而須注重於商品交易的數字。在現代世界的國際貿易上沒有一個真正的標準足以決定商品交換的價值。戰後沒有一個國家會願意接納任何足以促令其國內經濟聽受別國支配的國際金本位。

在各國未能明瞭如何達成其本國經濟平衡以前，只有以折衷方法才能達成國際間的經濟平衡。在國際商業條約上實行對外貿易補助，雖不能算為理想的方法，但這畢竟是可行的步驟。國際上的貿易必須有一種穩定才能使美國有解決其經濟問題的機會。美國不能

置身於世界戰爭之外，因美國的自由和繁榮是繫於世界各國的和平與繁榮。美國對外的貿易，不能再有賴於空論的國際自由市場的妄想。

美國的關稅原則和對外貿易政策也不能再讓國會裏具有壓力的份子於人民不大注意之下而加以決定。聯邦關稅委員會發表研究所得的公正意見和政府專家對於貿易條約及國際商品條約所進行的談判，截現在止仍算是一個良好的步驟。但美國完善的對外貿易政策，只有等待美國人民能夠瞭解貿易政策的基本問題，並能充分認識貿易政策所將引起的後果時才能有所發展。

在過去美國政治家處理關稅和對外貿易時，未能抵抗特殊利益階級的壓力，就是因為美國一般人民對此問題未加充分注意而給其政治家以支撐。此次大戰，最後將使美國人民明瞭與承認美國所處的地位，是一個世界大商業國。苟其國內經濟問題不從世界利益着想，則其決不能以民主政治方式求得永久的解決。

兩次世界大戰間的蘇聯經濟

(Russian Autarky in the Past)
(The Economist) 著

譯自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經濟學人

關於戰後世界建設的研討，最近已由一般的原則轉到具體的建議。首先在研討着的是糧食問題和糧食問題；然而顯然要在範圍較廣的國際貿易上面，纔能找出這些問題的解決。蘇聯在世界商品和服役的交換方面所起的作用，可能成爲決定因素之一。因此，對於蘇聯貿易的前途和可能的趨勢，試作一番分析，其意義也許並不止於學術上的研究。第一步我們必須考察兩次世界大戰間蘇聯貿易的主要特徵。

兩次世界大戰間蘇聯貿易的第一個而最顯著的是其異乎尋常的低水準。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俄國國外貿易約佔世界貿易的百分之四。革命之後，它降至百分之一。當二十年代「新經濟政策」壽屆終了時，蘇聯貿易約計升高百分之一。五。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時期，比例是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二。五；增加的原因一部份是由於蘇聯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一、一九三二等三年間進出口貿易類的擴大，一部份是由於世界貿易總額的收縮。但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五年計劃時期，重行降至百分之一的光景。蘇聯在世界貿易額中所佔「世界的六分之一」份，其實僅佔百分之一。聯合國王國佔百分之十三至十四；德國佔百分之八。

我至九·五。法國貿易價值五倍於蘇聯的貿易價值，比利時也超過它三倍以上。在世界貿易的一覽表上，蘇聯的地位居於丹麥之下，而在挪威、波蘭、芬蘭、或羅馬尼亞的鄰近。蘇聯在這次戰爭中所起的作用指明這些比例多麼異常。當本景氣時期以及之後，世界上只有蘇聯一國在迅速地發展經濟。當三十年代時，她的生產額趕上了德國的生產額。然而它參與國際貿易，却與生產額成爲反比例。下表表示蘇聯輸出口額與其生產額的價值上的百分比。

一九二九年	百分之三·二
一九三〇年	百分之三·五
一九三一年	百分之三·〇
一九三二年	百分之二·五
一九三三年	百分之二·二
一九三四年	百分之二·八
一九三五年	百分之二·三
一九三六年	百分之〇·八

這種趨勢一部份可以反映蘇聯故意退出世界貿易。意識形態指揮了一種自足的政策；蘇聯正在進行一國的社會主義。另一動機，容或是決定性的動機，是爲了國防。一九一四

至一七年因工業不能適時地彌補不足，使俄國陷於敗北；對於這件事情，蘇聯還能記得分明。蘇聯政策的指導原則是在最短期間發展各種輕重工業。只有合乎這種目的的商品才能為蘇聯所歡迎。非國防所必需的物品總能得輸出。

然而蘇聯之「退出」世界貿易不能單由這幾個動機全部說明。它一部份也是世界物價趨勢的結果。第一次五年計劃最初是根據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地強度商品交換的假定。然而它恰遇不景氣時期，初產品價格的低落遠比製造品價格的低落來得急速。蘇聯在購銷兩方面的地位都受了不利的影響；輸出的收入較少，而輸入的支出較多。當第一次五年計劃時期，蘇聯輸出品的百分之八十四包括食料、原料和半製造品。輸入品由消費商品驟變為生產商品；一九二四至二五年的輸入為百分之六十九，一九三二年的輸入即增至百分之九十五。在生產商品之中，又由半製造品一變而為製造品（在一九三一至三二年，製成商品在全部輸入中占百分之四十七升至百分之七十四。）從這些數字中，我們易於看出蘇聯貿易很受世界經濟不景氣時的價波動的損害。世界物價的趨勢在某一時期幾有破壞全部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威脅，而使蘇聯不能得到其所需要的主要商品。下表表示當時的情況。

兩次五年計劃期間的蘇聯貿易

輸出品	輸入品
一年代（第一次五年計劃） （以千噸為單位） 比為單位）	一年代（第一次五年計劃） （以千噸為單位） 比為單位）

一九二七—二八	八，八七三	三，四二四	二，〇一四	四，一四一
一九二九	一四，一四五	四，〇四五	一，九三六	三，八五七
一九三〇	二一，四八六	四，五三九	二，八五五	四，六三七
一九三一	二一，七七八	三，五五三	三，五六四	四，八三九
一九三二	一七，九六七	二，五一八	二，三三二	三，〇八五
(第二次五年計劃)				
一九三三	一七，九一六	二，一六七	一，二三六	一，五二五
一九三四	一七，三四〇	一，八三二	一，〇二五	一，〇一八
一九三五	一七，一九〇	一，六〇九	一，二五九	一，〇五七
一九三六	一四，二〇四	一，三五九	一，一五五	一，三五二
一九三七	一二，一六九	一，七二八	一，二八五	一，三四四

一九二七——二八是施行「新計劃政策」的最末年。一

蘇聯進出口貿易額達到最高峯的年代是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然而爲了獲得多少是穩定的金銀利潤（以盧比爲單位），蘇聯的輸出貿易額必須比一九二七至二八年約增兩倍半。同時期的輸入貿易額升高百分之七十五，不過價值僅增百分之十七。這些事實證明蘇聯經濟並不能伴隨貿易循環時有波動的影響。世界經濟不景氣誠然不會在蘇聯造成失業或

阻礙生產；但迫迫使蘇聯爲了向國外購買它的必需品，不得不將穀類、木材和油類的輸出額增加兩倍或三倍，因此相當地減削了國內的消費。

從一九三二年以來，蘇聯貿易收縮。輸入的過剩（以金錢計算）不能無限定地負擔；輸出貿易額不能維持，也不能增加。這不但是由於購買國家的限制政策，也因為可供輸出的過剩物品在逐漸減少。日見推廣的計劃經濟吸收着大量的輸出物品。因此，由於農業機械化的進步而成就的油類增產，在一九三〇年爲六百萬噸；在一九三二年減至二百五十萬噸；在一九三六年一落而爲五萬八千噸。輸出的木材由四百六十萬噸削至三百萬噸。另一方面，從前須由國外輸入的許多物品，此類可在蘇聯出產。下表就幾種輸入物品比較一九三〇年與一九三六年蘇聯國內消費或使用的百分比：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六年

八一

〇〇

牽引車

六六·四

〇〇·一

滾鐵

二二三（一九三一年）

二〇〇（一九三五年）

錫

九三

一三·六（一九三四年）

鋁

一〇〇

二·四（一九三五年）

機器

一九

一〇〇（一九三五年）

棉花
樹膠

一九·三

二·三

一〇〇

四四·一

事實是獨裁政策容許蘇聯建立並裝備強大而現代化的戰爭工業。然而另一個事實是蘇聯雖然成就了國防的自足，當戰爭到來的時候，租借却並不是多餘的。假如國防工業基於比較深廣的國外貿易，結果是否不會更加良好，依然是個值得辯論的問題。重工業的擴張減縮了消費物品的生產。蘇聯人民消費不足使生產力發生週期性的衰落。誰也不能計算蘇聯軍工業會因浪費以及損壞和工作拙劣蒙受幾許損失。我們可以斷言假如能在消費商品與生產商品之間維持比較妥善的均衡，蘇聯也許可獲得同等良好甚或更好的結果，即使從戰時經濟和國防力量方面來看。然而為在消費商品與生產商品（用馬克思經濟學派的術語，便之第一組與第二組）之間維持妥善的均衡，也許必須提高某一種類的輸入量。在一九三二年之後，蘇聯幾乎完全購得較大量的輸入品，而不必大量增加輸出額。經過三年不利貿易均衡以後（一九三〇—一九三二年），蘇聯享受了日見增利的均衡。有些事實，蘇聯貿易均衡上的輸出過剩是於支付輸入的總數的十分之五至十分之八（蘇聯貿易均衡幾乎與其支付均衡相同。）在固定的輸出水準，輸入可以增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而不致在支付均衡中引起任何故障，也不致使蘇聯必須支用相當數目的黃金準備。

在一九三五至三六年之後，初產品的價格又在上漲。然而蘇聯並未利用機會增進國外

貿易；其理由也許是因為國外貿易委員會盛行着過裁經濟計劃。我們的意思不是追述各國都會犯過的錯誤，其中蘇聯的罪過並非特別重大；我們的目的在於說明對於以後經濟前途風爲至要的兩點。第一，我們必須縛緊蘇聯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鬆弛」。第二，在蘇聯國內生活水準及其與國外貿易之間存在着一種密切的相互依附。爲蘇聯着想，也爲任何其他國家着想，國際分工是繁榮和財富的源泉。這種原則對於馬克思經濟和自由經濟都有裨益。

教育是戰後世界建設之一因素

(Education as a Factor in Post-War Reconstruction)

——建立一國際教育學院——

(Alexander Meiklejohn) 著

要計劃建立國際和平與正義，我們必須注意三個因素。這三個因素是日趨重要也是日趨困難，因此我謹把它們臚出來。第一是經濟；第二是政治；第三是教育。對於第一個因素，現在人人已經明白，當時機降臨之一刻，我們必須建立並且繼續執行一個世界統一的經濟秩序。世界經濟混亂狀態還不應該繼續存留的。但第二個因素是支配着我們的活動，所以我們必須建立並且繼續執行一個世界統一的政治秩序，其範圍一如統一經濟秩序之廣，但其權力却超出此一經濟秩序之上。生產和財富的分配，必須由一公共當局執行。世界經濟如果沒有一個世界政府管理，將導致國際鬥爭與禍害。但政治制度必須有適當的教育以爲支持與管制方可，這就是第三個因素。一個政府的性質如何，是全視其國民知識的性質如何以爲斷。希特勒的悲慘經驗已經證明如果一國的人民未能全體訓練成爲奴隸，則獨裁制度是決不能久存的。但，如果一國的人民未能全體訓練成爲自由人的話，則民主制度也一樣的無法久存。要建立一個統一世界政府所管治的統一世界經濟，假使沒有一個統

一的世界教育制度存在，是決不會成功的。

我說世界要有一個經濟統一，政治統一和教育統一，並非漠視或否認了種種事實的複雜。我們所說的經濟政治和教育是相連的，這三種因素是人類唯一事業中互相影響的東西。這是人類的三大事情。我願援引盧騷（Rousseau）一語，人類「不要做一個愚蠢而無思想的動物，而要做一個有智能的東西，要做一個人。」

如果我說的話是正確的，那麼現在已有兩個嚴重危險威脅着聯合國家的戰後大計。第一，我國的經濟專家受着「自負的偏見」的影響獨自計劃一世界經濟秩序，而不將這世界經濟秩序置於一適當的世界政治秩序統治之下。第二，我國的政治家也受着同樣的偏見所影響去計劃建立並維持一世界政治制度。而不將這世界政治制度建築於一適當的民衆教育制度的健全基礎之上。如果這兩種危險不能掃除，則我們求謀四大自由的奮鬥，其結果不僅不能獲致四大自由，反而得到了四種以上的奴役。我們的經濟部署將終告失敗，因為這一切部署也非由一適當的世界政治制度所支持與管理。我們的政治制度也將失敗，因為這制度並非建築於世界人民的諒解和友好之上。假使容許這種危險惡魔接近我們，則人類的浩劫決不能避免。我們成功機會之大小，皆視我們對這種危險能否應付得體以爲斷。

我所說經濟危險是很簡單而明顯的。其重心卽爲商業的管制權應操縱於私人手上，或操縱於公衆手上。假使我們要建立一個世界經濟秩序，則必須有某個人或某一類人來管制

人類文化的經濟力量，這裏所指的秩序即是力量。所謂使經濟力量能趨於合理有條不紊者，則必沒有人負責加以整理之謂。經濟力量必須有人加以研究，探討和運用纔能達成其指定的目的。力量本身決無秩序可言。秩序乃由人類機智所造成。也是人類的偉大成就。如果世界商業能成爲一個世界秩序，則有一個問題即這秩序的性質如何？這秩序的目的是什麼？用什麼方法才能達到這個目的？

要回覆這個問題，將有兩個極端衝突的不同的答案。世界商業管制權非操諸於公共手上，即是操諸於私人手上。行使其權力時非以大衆贊成方式出之，即以獨斷方式出之。這管制權非屬於全體民衆，即是屬於全體民衆的統治者，假使我們採取第一種辦法，假使生產和世界財富的分配是聽候人類共同決定，即聽候全世界人民共同決定的話，那麼一個世界政府無論其以一種方式也必須建立起來方可。但目前威脅着我們的危險，即是我們經濟專家現正引導我們到另一個方向去。凡人有了專門知識後將具有一種偏見，尤其是英美商業界的狡猾和野心份子最容易忽視其同羣的意見，而擅自操縱其經濟權。這一類人每每不明瞭其所作所爲的後果，他們統統不承認其已經成爲我們的統治者，僅承認其適應自然力量的奴僕而已。操縱英美經濟生命的人們均一致信仰採用自然律即可管治人類社會。但這種信仰是不合道德的，只是他們用來掩飾他們操縱同羣生命和同羣前途的偽裝而已。這類人如果不受國際政治當局支配，將引導我們趨於災害之途。我不是向他們整個

善意挑釁。但我確向他們之所作為挑釁。我不否認經濟領導性的需要。但我却拉讓獨裁的自命的領導性，無論經濟政府或政治政府均獲得其受治者的同意方可。如果管治權不操於公共的手上，則必操縱於私人的手上。世界經濟的管治權如果落在私人手上即為製造戰爭——戰爭必將爆發。自由世界經濟只有在自由世界政府管理之下才有實現可能。要人類得免禍我惡魔所毒害，只有一個辦法。這就是人類自治。

第二，世界政府必有其複雜危險之處。假使國際經濟是受世界政府支配的。假使世界經濟問題是要以大衆贊成的方式去解決的，則我們將感到人類教育已發生重大困難。世界市民對於他們未明瞭的事情怎能提出贊成或反對。二千年前希臘哲人愛匹克推德斯（Epictetus）對這個團體問題曾提一個重要原理，他說：「一國的統治階級說祇有自由人纔得領受教育；但上帝說祇有受過教育的人纔有自由。」

現在談到第二點，我們專家計劃世界組織所遭過的危險。如果要世界政府得到其受治者的同意才能行使其職權的話，則世界政府制度實有建立的必要。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個自由世界議會，則世界公民必須瞭解由制度到底起，並必須明瞭在實際環境下用什麼方法纔能達到這種。由制度。我說到這點，並非反對初步國際組織問題不應由「專家」負責研究。這項問題必須由最優秀的學者和具有豐富實際經驗的政治家如經濟家全體研究。但要建立自由的自治政府，這種研究仍感不足。這項問題必須由廣大的民衆參加研究。「專

家」可以提出各種建議。但最後是要由世界「公民」決定取捨的。因此世界公民必須多多學習。他們必須訓練到足以領會其領袖之所言，並對這種宣言能發出判斷。尤有重要的，他們必須學習到能夠互相了解，共同考慮，並明瞭共同的事業。最後，國際政治制度必須建立於人類思想協調基礎上纔算成功。所謂思想協調者即互相認識，互相了解——一言以蔽之，即普通教育是也。要世界混亂階段進展到和平等級，則自由的男人和女人必廣泛地有組織地努力地參加研究人類所應該達到的目的，並研究達到這種目的的方法，然後自由世界政府纔有真正實現的可能。如果我們拋棄了這個基礎而另行找尋其他基礎以建立世界政府，則我們將招致獨裁制度之產生與戰爭之降臨，而國際間因獨裁制度而引起的公開的或無形的不公平和奴役則決不可免。

二

如果我們不談問題消極方面而談問題積極方面，不談威脅戰後世界建設的危險而談克服這種危險的方法，則我敢提出怎樣開始建立世界教育制度的方法，以適應我們經濟政治之需，在我心目中是建立一國際教育學院，其作用雖然有所不同，但其情形則相類於國際會的國際勞工局一樣，從積極考慮所得的結果便我要提出下列的建議：

(一) 我認爲研究國際組織計劃時，首先必須向世界民衆教育列爲基本要道。對於成年人的教育尤須妥爲規劃，因爲他們具有世界公民的權利與義務。人類要計劃建立世界秩

序，則經濟，政治，教育，各制度必須同時並進。如果我們不教導人類以正義與自由，則我們決無法實現在正義與自由。如果我們在世界公民身上實施他們所未了解的經濟或政治制度，即等於重招世界戰禍的來臨。

(二) 我們所需要的國際教育不得限於各國學者們的文化合作，也非僅僅設立一二國際大學以爲功。學者們的合作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尙屬未足。我們目前的任務就是對世界民衆灌輸以知識和友好思想使他們溶化爲一個國際人羣。

(三) 國際教育初步階段主要的必須注意成年人的教育。世界公民必須學習爲世界公民之道。且須學習如何享受其知能，如何運用其知能以建立一個自由的人類社會。

(四) 我們所提出的教育必須具有自由的民主政治精神。教導學生的非單獨解決一個問題，而是解決問題本身和其連帶的複雜事情。教導的方法禁絕採用宣傳方式，必須引導世界各國民衆研究其共同參與的事業。

(五) 在各個國家裏必須給以同樣基本教育。在各種不同環境下的各國也必須給其人民以同樣的功課。華人英人印人俄人比魯人日人必須教以同樣的基本問題，採用同一的教授法，採用同一的教材。第一必需而不可或缺的，即學習者必須認識：現在人類要從混亂階段進展到和平階段去，現在人類正爲着規劃和維持世界法律與秩序而奮鬥。他們受這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他們能夠參加這種奮鬥。

我想根據這種原理可以草擬國際教育學院的大綱但有某種方式是不應該採取的。

(一) 我們所需要的教育不能由各國分別給與其人民。因為這種教育成爲國際組織的一部份工作，故必須由國際組織給與之。世界政府本身必須研究其所須做的工作，然後將之教導其世界公民。任何其他團體不得負担這個責任。

(二) 維持這世界教育的財政乃由政府負擔。這種教育不須受地方或國家所限制。國際組織對於教育進行程序及其行政必須直接負責。世界政府須自行研究其工作並自行教導其公民。

(三) 國際教育學院的職員，一部份可向國際組織裏的行政職員選擇出來。另一部份職員則聘請其他曾經深受世界秩序主義洗禮的學者和教師充任。如果這兩種職員能溶化爲一意志相同的統一的教授團體之內，澈底明瞭其所負的任務，則我們可以達成學術和實際經驗家的結合去進行世界公民的教育。

(四) 國際教育學院的學生乃由全世界各大學選擇出來。這種年青學者已完成了某種特別學科的研究，並且在大學執教的。

(五) 這種年青學者最少須在國際教育學院訓練一年。在國際教育學院裏，他們研究國際組織的工作，國際組織的目的和其方法，國際組織的一般原則及其特別問題，國際組織的成就與其失敗，國際組織的希望與恐懼。他們將成爲國際組織的傳言人。

(六) 這種青年學者地調續完成後，將分派到全世界各大學充任教師以教導世界各民。他們藉當地政府的合作，可訪問各地人民，每地可居留兩三個月，甚或四個月。但國際教育學院將使其派出的各教師間和藝術與國際學院間保持密切聯絡。國際教育學院必竭力使他們成爲一個完整而不可分離的教師團體。澈底明瞭其目的，並在各種不同環境下努力實現其一切目的。這種國際傳言人一方面是學習，另一方面是教導世界公民。這樣，世界和平與世界正義的真諦，最低限度也能向世界人民作適當的傳報。

三

凡曾經從事實際教育的人都會感覺到我所提出的建議是如何散漫。但教育之道，並不是一件容易的東西。要規劃和執行一個世界公民教育計劃，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工作。但是許多國家在這五十年來對成人教育的成功已證明我們開始進行國際教育時可採取這種方法。現在我謹把其中的三個問題提出：

(一) 因爲我們的教師已進入了地方的人民社會，他們可舉行公共集會提出各種國際專業問題和他有關的文化資料，並加以討論。

(二) 各地人民除了聆取和討論以外，更爲重要的，就是參加詳細的研究。要達成這個目的，則由當地領袖和學生成立小規模的研究團體，研讀國際問題的巨著及其他有決定性的文獻，並提出其研讀後所得的意見。這種辦法的遠大目的乃使每一成年世界公民成爲

這種研究團體的活動會。這這個目的當然不能迅速達到。但我們必須先行接近這個目的然後我們纔能踏上國際社會的大道去。

(三)現在新式的交通工具。如無線電，電影等等將使國際教育有種種成功的可能。這種交通工具必須加以試驗和發展。它們可以使人類在文化上成立統一的社會。事實上，科學功用是如是之廣而其危險性也如此之大。故其不能不加以糾正與控制。它們可以用為增進人類合作的工具，也可以用為破壞人類合作的工具。國際教育院的基本工作必須善用這種工具以為國際教育之用。

四

現在我結束這國際教育學院的論題時，我有幾句最後的話是要提出的。我所提出的需要，是緊急的。如果成人教育成為戰後建設的一部份工作，那末我們必須立即採取具有決定性的行動。我們不能等待經濟專家和政治專家完成其工作後纔開始行動，現存的教育計劃必須加以修改。國際教育學院應與其他國際機構同時產生。對於建立國際教育學院的正式或非正式會議，必須馬上舉行，事實上我們已經失掉了許多時光了。

因為我們要把全世界各國重新教育起來，所以我們不能讓會只有我們的敵人纔需要學習。這個世界教育問題在今日苦戰時期中已佔有重要的位置。如果我們能成為此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則我們更加需要學習，戰後是一個重大的教材。但勝利並非一個良好的教

師。

美國最大的危險，即爲她的成功和力量愈大，則她對於自身教育之所需愈無所知。當居優越地位的國家，對於世界人自由平等問題，却不是一個容易學習的功課。戰勝國尤須加以教育。國際教育學院對於戰勝國更非多費心力予以教導不可。如果我們要計劃一個自由世界，而同時也想計劃自己爲這自由世界的主子，那末我們這個計劃是空虛無用的。自由世界是一個人人獲得平等的世界。是故一切人，一切國家必須重新加以教育。

用教育重新改造德國 (The Re-Education of Germany)

曼哲斯特導報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著

譯自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日曼哲斯特導報

今天倫敦國際大會 (The London International Assembly) 和世界公民教育委員會 (Council For Education in World Citizenship) 所合組的共同委員會發表一報告書名為「聯合國與教育」。

該共同委員會主席穆萊教授 (Dr. Gilbert Murray) 撰述該報告書的導言，指明該共同委員會乃成立於一九四一年，說：「本共同委員會既很多方面言，的確是一個非凡卓越的組織，此次戰爭促成我們各位代表從世界許多個國家集會到倫敦來，在任何其他時期或任何其他地方，很少有其他組織能夠像本共同委員會一樣共同集會了一年的。」

「倫敦國際大會是一切聯合國 民的正式大會，各位代表受比利時，中國，捷克，戰鬥法國，大不列顛，希臘，荷蘭，印度，挪威，波蘭，美國及南斯拉夫各國指派服務於本共同委員會。其人員包括現在設立於倫敦的幾個同盟國政府。教育部的主要官員，大學教授，各種科學藝術代表及各種學校的教師。」

「世界公民教育委員會繪盟邦友人的協助已進行相類的工作，所以被聘參加本委員會。世界公民教育委員會乃由英國各地方教育當局聯合會及各教師聯合會指派代表組成的。各大學，各大學師範學院，師範學校，郡教育聯合會，男校長聯合會，女校長聯合會，全國教師會，副校長聯合會及工人教育聯合會均派代表參加本共同委員會。」

「我們因此獲得了包羅萬有的經驗，並得集中各方高明的意見而進行工作；但我們各人均以私人資格參加，所以我們不受和我們合作的各種公私團體的約束，同時我們也沒有使各種公私團體負擔什麼責任。」

蘇聯派出旁聽者參加

「蘇聯雖然派出其旁聽者參加大會，但我們却得不到蘇聯派出代表參加我們的研究工作。但我們認為我們此次的工作和其他戰後重要問題的必需與蘇聯獲得諒解實為刻不容緩之事。」

該報告書對於納粹之摧殘知識生活及其在佔領國內所採取之教育方針，詳細評論，並討論重新教育敵國問題。

「除納粹制度根本肅清，除非德國傳統軍國主義和擁護軍國主義的份子澈底推翻，否則歐洲和平沒有希望。我們認定重新教育德國的必要條件，就是整個納粹組織必須毀滅，德國軍事力量必須擊破，德國戰爭罪犯必須依法懲處，被德國掠奪的東西必須盡數規

復，並必須使一切德國人民知道其戰敗的事實，俾他們明白到對外侵略實在是不值得的，同時明白到他們遭受這類命運是由他們現在的領袖所造成的。」

「建議聯合國應採取什麼適當的方法纔能止各國人民對德國的敵視，雖然不是本共同委員會的責任，但是我們認定假使我們把德人永遠貶於劣等民族地位，則我們決不能實現我們對德人實施的基本教育。我們已注意到聯合國的意向，保證德國人民一如其他各國人民獲得大西洋憲章上所聲言的物質利益，並願望一個自由和平的德國最後能參加世界全體合作制度。我們認定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重新教育德國，並把德國人民的精神重新改造，其重要性並不減於解除德國的物質武裝。」

國際教育機關

我們必須認定教育是確保世界和平的最有力量的基礎之一。為促進教育的發展和啓迪各國人民的良知起見，我們希望建立一個國際教育機關，其會員國的名額及權力必須超過國際文化合作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但在德國未能參加這個組織以前，德國人民必須重新教育，在我們的意見，必須由他們自己重新教育自己。沒有別國人能夠把德國人民的情感和意志改變的，但唯有待他們的情感和意志改變以後，德國纔能成爲國際組織的忠實可信的會員國。這種精神的改變決非戰勝國所能強迫施行的，但是戰勝國却是能夠而且應該盡力之所及去造成足使德國人民改造其精

神與性格的環境。」

「德國將在一個時期內受各國直接管治和佔領。在我們的意見，各國應以一個教育部長行使教育權力。該教育部長必須預先選擇，以備佔領德國時即行開始工作。該教育部長的任務，就是根除德國教育上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潛力，並鼓勵，便利及監視德國人民採取方法去重新教育自己。因為該教育部長只能在德國軍事佔領期內行使其職權，所以我們希望這個軍事佔領非待至該教育部長認定其工作確可完全交由德人自行辦理以前，決不撤退。」

解散希特勒的青年團

「肅清納粹制度最急需步驟之一，即為解散希特勒青年團，封閉納粹黨學校，嚴格檢查其一切教師和教育者，大學，專門學校，普通學校及其他教育團體的行政職員。佔着教育機關重要位置的劣績昭著的納粹黨人，絕對必須革職。其餘雇用人員均為試驗性質，我們必須調查其過去歷史，尤其必須觀察其繼續擔任教育工作的形態。纔能決定其長期的雇用。該教育部長必須得一個委員會協助其工作，而該委員會的委員應由同盟國或中立國選出。」

該報告書對於德國普通學校和大學教材問題——教科書和學校圖書館裏的書籍——，消除過去鼓吹種族優秀書籍問題，重新領導青年運動，成年教育和自由結社問題均一一加

以討論。該報告書認定教育是戰後世界組織的基礎。

該報告書說：

「我們現在爲思想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而戰，當納粹黨人及舊制度在德人眼前一經徹底粉碎後，且爲同盟國所佔領，則德國人民想會不再採用納粹的書籍和相類的文字。需要焚燒的書籍是很多的，要檢查的書籍也不少。但是我們要應付一個極難駕馭的民族，所以在一個時期內我們必須採取非常的辦法。我們認爲最好的辦法——把這項書籍材料重行分配——由教育部長搜集所有希特勒所著的「我的奮鬥」和其他納粹黨的書籍文字作爲製造新紙張的原料，以重印納粹在其他佔領國家所毀滅的書籍。」

「而且，我們希望將來任何國家如印行足以引起戰爭的書籍和文字時，即將被認爲根據國際公法當一種刑事罪行。因此，我們主張駐德國的教育部長必須有權禁止這類書籍文字的印行和流通。」

主要建議

共同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就是：

(一) 各國政府必須承認被佔領國家一經解放後，其教育建設的緊急工作，必須成爲聯合國主要責任之一。

(二) 爲進行被佔領國家的教育工作起見，聯合國現在必須準備設立一個聯合國教育

建設局 (United Nations' Bureau for Educational Reconstruction) ，並須儘速將那些非單獨任何一國所能勝任的必需的計劃付諸實施。

(三) 當德國在被佔領期間，佔領國必須由一個教育部長行使德國教育上的職權。而該教育部長必須預先任命以備佔領德國時，即開始工作。

(四) 教育部長的主要任務，就是確保德國教育上已經完全根除了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潛力，並鼓勵，便利和監視德國人民的教育改造。

(五) 爲使聯合國戰後仍能團結起見，聯合國必須以堅強的動力去鼓勵其人民從舉建立良好的世界。因此，國際組織必須規定擴大便利教育的範圍及教育補助金，並確定世界公民教育。

(六) 爲求促進一般教育的發展及提高世界公民教育起見，聯合國必須迅速設立一個國際教育機關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Education) ，並進行一切實行的必要籌備工作。

(七) 這個國際教育機關，必須成爲戰後任何全世界性的或某一羣國家所建立時新國際組織的主要部份之一。

(八) 各國政府，教育當局，教師聯合會，家長聯合會，學生聯合會等得派代表出席該國際教育機關貢獻其意見。

英商委員會認定這種教育現在有應送交同盟國政府——尤其是同盟國政府的教育部長——的必要。所以這編報告書已遞分送交同盟國政府了。

戰後貿易管理問題

(Controlling Trade after the War)

(Percy W. Bidwell) 著

譯自一九四三年美國外事季刊 (Foreign Affairs)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期間，凡求謀解決經濟問題以確保世界和平的人，均注力於研究改善國際貿易的方法。但到現在，許多經濟家對於擬訂戰後世界經濟計劃則集中精神於研究開發落後區域工業的方法，他們把貿易政策置之腦後。在他們的意見中認為促進世界貿易發展者，主要賴於直接金錢之投資而非賴於進出口障礙之取消。

這種轉變的原因是不難明白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片面的或多邊的進行改良關稅的努力終告罔效，這是最使人失望的。一九二七年的世界經濟會議只能產生了一個流產的關稅條約，在幾年前關稅已迅速高漲。繼而世界不景氣迫使許多國家取探具有國家主義性的政策以挽救其本國的經濟。自從一九三〇年美國成立了哈雷司馬脫關稅法案 (Hawley Smoot Tariff)，一九三二年英國實施了進口稅則法 (Import Duties Act) 並訂了渥太華 (Ottawa) 條約後，已漸使各國採取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一九三三年在倫敦舉行的會議以求實現國際合作，但結果終告失敗。自此以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止，關稅

方面各種各式的限制方法已遍佈世界。美國根據一九三四年法案與外國所訂立的貿易條約，事實上確不僅遏止關稅的上漲，而且開闢了減低關稅的大道，但這不能說是赫爾計劃已實現了改良商業政策的主要目的。

現在有許多經濟計劃家忽略了商業政策的第二個原因，就是他們誤認以為用技術發展工業落後區域即可掃除對外貿易的障礙。他們根據一個錯誤的假定認為國際貿易的重心，在於原料國與工業國間的外匯問題，實際上工業國製造品的最大國外市場常在工業國家中。舉例言之，一九三八年內歐洲大陸工業國的出口製造品有百分之四十是在歐洲大陸工業國內銷售的。技術的進步刺激了工業國的貿易，如果運費能夠減輕的話，則更能增進整個世界的國際貿易。

假使要實現大西洋憲章所宣示的和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及其他聯合國領袖所再三申述的戰後經濟目的，則我們千萬不能忽略商業政策。全世界各地人民人人得業，提高生活水平，獲得鉅大經濟安全，這一切均非不能實現的目的；但如果我們不能盡量善用全世界的人力和物力，則這些目的決不能達到。換言之，除非我們能想出良好方法正當地發展國際貿易以盡量應用各國的人力，否則世界經濟建設決不能成功。

就另一觀點言之，假使我們認定必須以國際發展計劃解決戰後建設問題，則我們切不可忘記擴大各國進出口貿易是實現這種國際發展計劃的必要條件，除非將來的新的投資純

粹是一種補助，否則我們必須依賴貿易總能獲回利息和盈利。抑有進者，除非在落後國家所創立的新事業能夠確保其出品市場，否則這項事業也決不能發達。

根據上述理由我們可以斷定，改良關稅辦法並非與投資計劃或發展落後區計劃相反，而是投資計劃或發展落後區域計劃的一種補充，因此對除或減低貿易障礙是戰後建設議程中不可或缺的項目。

二 戰爭結束時的貿易情形

我們訂擬戰後建設方案和計劃新國際制度時，我們不能根據過去的情形。我們的目光不能集中於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九年的二十年間的情況，而必須集中於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五年的二十年間的情形。

此次大戰結束後，私人的國際貿易，實際上將不復存在。鉅大貿易國家的進口貿易將非落於政府貿易機關之手，即落於嚴密規定的類似政府的貿易機關之手。至於出口貿易料將採用特准貿易制度。

此次大戰結束後，全世界——包括現在受聯合國控制的各方和現在尚隸於軸心國的地方——將因戰時的艱苦、戰時的封鎖，航運的缺乏，租借條約和英美前購料政策等等關係而必開發了一個新的貿易途徑，並形成了一個新的地理關係的特殊性的貿易。其中顯著的發展，即為美國和坎拿大的經濟密切結合。戰後英美的貿易關係將迥異於一九三七年及一

九三八年間的情形，例如英國的紡織品，磁器，刀剪和皮革品將絕跡於美國市場。但另一方面因租借條約的關係，我國農民最低限度必能暫時確保其乾酪，豬油，雞蛋和牛奶製品等在英國的更大市場，我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關係，也將有重大的轉變，拉丁美洲各國和我國的經濟關係，必因購買橡膠錫，羊毛皮革和其他軍用品的條約之存在而愈趨密切。

我們承認舊式的國際貿易途徑的中止和新式國際貿易方式的產生將引起國內經濟的遠大的變更。就美國而言，汽車工業會改變為飛機戰車工業。但這不過是許多改變中的一種舉例，在此次戰爭未結束以前，美國的農業將有所變更；舉例言之，麥田將會改變為牛奶場。就南美洲澳洲中國和其他工業落後區域而言，此次戰爭將促成其許多工業製品的發展。在這種種變革中，認定那種是屬於永久性，那種是屬於暫時性？這是各國政策規劃家所必須決定的問題。私人專業決不能應付復員的鉅大工作，必須有政府的協助才行。故當局必須決定，那種新變更是應該留存，那種是不合經濟上和社會上所當而應該拋棄。

許多管理國際貿易的戰時機構需要繼續維持，但必須將其改變為救濟和國民經濟復興的機關。有些國家如英國等之堅持保護進出口平衡，將成爲一嚴重問題。但其他國家則以其進口力量和出口力量去博取或保障其必需的原料和糧食之供給，並保護其貨幣的價值。對於這一切問題，某一國採取任何行動，將必影響到其他國家的經濟及其政策。特別美國所採取的政策，必影響到全世界。

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九年間所獲得的經驗，我們有充足證據證明：如果各國單獨爲其自身打算，則雖最強大的國家也不能逃脫災害。因此各國商業政策和其他經濟機關必須在國際組織指導下共同配合，實有迫切的需要。這種國際組織必須規劃出良好的方法，使各國所採取的貿易政策，確能補充並加強各種國際計劃才行，如發展工業落後區域，安定各國貨幣，解決移民問題，增進人類營養，及經濟建設計劃中所規定的其他必要的工作。

有人建議，謂現在業經成立的配合美英加三國作戰努力的經濟機關，必須成爲戰後經濟機關的模型。這裏所指的戰時經濟機關即爲美加聯合經濟委員會 (U. S.—Canadian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三國生產資源混合局 (Tripartite Combined Production And Resources Board) 和英美糧食原料軍火各種聯合局。這項主要機關及其人員已澈底互相明瞭對方，且已熟習合作的工作，並已明白如何運用戰時貿易的權力，所以它們是戰後建設底需要的，但這種建議却忽略了目前戰時經濟機關的兩大缺點：(一) 各局各委員會對於貿易管理尙缺乏有效之配合；(二) 中美英蘇四大同盟國尙無劃一代表的規定。新的國際團體必須得到各國的密切合作及其適當的代表人數。在這戰爭期中，聯合國的經濟資源必須加以更有效的應用；這次戰爭結束後，必須制止曾經破壞上次和平的誇大的經濟國家主義的復活。

下面數頁是概論這種國際團體的組織和其任務。這個團體或可名之爲國際貿易機關。

根據實際環境，我們以為假定戰後世界將有兩種情形：（一）產生一中央國際組織保障政治安全，以救濟國軍理由而謀自給自足的任何國家，（二）國際上和每個國內採取種種方法保障全體人類人人得業，以排除各國拒絕外貨進口的理由。

三 國際貿易機關

國際貿易機關必須立即建立。暫時由當然國家，即中美英蘇，和其他國家派出代表組成之。這個機關最後應改組為計劃中的國際組織的正式部門。

當這戰爭進行期中，國際貿易機關必須努力減少或排除聯合國間障礙貿易的壁壘，尤其是障礙作戰努力的壁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羅斯福總統向國會發表的咨文中曾經提議，在戰爭期中將美國間一切障礙軍需品自由流通的立法上行政上的種種壁壘，包括關稅和其他屬於詞律性的條例，完全排除。但國會對這建議不予以注意。因此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日羅斯福總統重申這種建議並擴大其範圍。稱：「作戰努力已迫使我們不僅要求美加間共同達到最大量的戰時生產，而且要求聯合國家共同達到最大量的戰時生產，我們必須更進一步利用各種可能去獲取國外或國內一切可供應用的資源」。他並向國會要求賦予總統以戰時權力，俾其能中止一切障礙人員，資產，情報自由出入美國的法規。

聯合國家，尤其是其中一個當然國現在訂擬戰後貿易計劃以掃除固有的種種限制而擴大應用世界資源。國際貿易當局對於這種計劃，必須立即加以研究。

戰爭結束以後的幾年間，國際貿易機關將與國際組織其他部門（即國際航運局，國際發展局，國際商品管理局）合作，以指導各國貿易，使能適應戰時至和平的過渡期的需要，在過渡期間的基本工作大約是：（一）搜集各國對於救濟和建設所需的貨物的不足和過剩的情報；（二）協助各國政府和有關的國際組織部門，商訂運送信用借款；（三）研究種種障礙貿易的壁壘；（四）訂擬逐漸掃除各國政府限制貿易的計劃，使自由的企业成爲國際貿易的一部份。

在過渡時期中，戰時的統制，政府貿易機關的活動，和政府對進出口貨品的操縱，將必限制了私人貿易家的活動範圍，在戰後建設第二階段中，改良關稅的傳統辦法仍不足適應環境的需要。經驗告訴我們：我們不能依賴各國自行採取其關稅政策。因爲自行採取關稅政策，最後只有增進其本國的利益而已。國際貿易自由交流，對於一切國家尤其是弱小國家極其重要。所以任何一國均不得以其一國的單獨行動擾亂國際的貿易，或使國際貿易陷入非生產狀態。

四 延緩突然變更關稅的可能方法

我們不能希望各國同意國際組織有絕對取消其關稅法規與條例的權力。關稅條例乃各國愛國的根深蒂固的國策，這種利益觀念，實在不容易掃除。但是各會員國可訂立一種條約規定各會員國如有新關稅法規和條例者，則暫緩施行，先將之呈交國際貿易機關審

查，待其公佈審查結果後，纔付諸實施。這種辦法實非奢望。

要達到這種目的，國際組織的當然會員國和以後參加的其他國家必須將其擬就的進出口新稅則，貨品進出口的新限額，新特許貿易條例和足以障礙國際貿易的新關稅法規和條例，於未實施以前的三十天呈交國際貿易機關當局審查。國際貿易機關當局審查結果認為其變更將嚴重威脅國際貿易，或足促使另一國家採取減價運動，或嚴重損害另一國家的經濟生命時，則國際貿易當局有權令該會員國暫緩施行這種變更，為期九十天，在這九十天內國際貿易機關當將其變更計劃重加審查並提出其建議改善的辦法。

為求這種審查確實有效起見，會員國必須將其各種正式紀錄交給國際貿易機關當局代表檢查，並予以工作上的便利。國際貿易機關當局對於有關國家將予以提供證據和辯論機會。審查結束後無論批准與否均即通告該國政府。如未獲批准者，國際貿易機關當局將建議其修改辦法或着該國放棄其計劃。如該國政府不接納國際貿易機關所提出的建議，則該國政府的原定計劃不得實施，必須重行再訂，同時國際貿易機關將發表一報告書說明該國計劃的重要事實，審查結果及其建議辦法。這種方法將可動員全世界輿論而加強自由的貿易政策的力量。

在作者的意見，國際貿易機關無須受任何定規的約束，例如規定「生產成本」條例，這種條例曾使美國關稅委員會專事束手。國際貿易機關對於每一案件均得根據各國計劃的

機構，可能的補救。法及其影響他國的程度而加以判斷。尤其重要的是國際貿易機關必須注意工業落後國家是需要更大的經濟發展，但不能令其任意高築關稅壁壘以保護其幼稚工業。我們必須認識以直接財政補助或其他方式協助（技術協助）其經濟發展，常比提高關稅和限制外貨進口的方法為更有效，且能減少國際間的磨擦。

五 一個減低關稅壁壘的協定

穩定現存關稅是不夠的。如果要實現大西洋羣島和租借條約所期望的人類經濟安全和提高人類生活水準的目的，則各國（尤其是工業先進國）必須減低關稅使國際貿易不受其他限制。過去的經驗，特別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九年間的經驗已證明，希望大商業國家單獨將其用以保護其工業農業的關稅作有效的減低者，實屬妄想。關稅保護下所賦予各國的既得利益是根深蒂固，非遠大的國際利益所能一時克服。同時我們也不能希望各國以討價還價的煩瑣方式去大量減低其關稅以促進戰後的永久和平與繁榮。所以我們更確信要大量減低關稅必須有國際的共同行動方可。

因此凡隸屬於國際組織的各國必須贊同於戰爭結束後立即實行下列步驟：（一）逐漸減低其進出口貨品的關稅；（二）逐漸廢除進出口貿易的特許制度；（三）逐漸放棄進出口貨品的限額；但如果這種限額確足推進一個具有自由貿易制度的國家與一個具有某種經濟建設計劃的國家間的貿易者，或兩個具有某種經濟建設計劃的國家間的貿易者，則屬

例外；如果其限額確實足以減低進口稅制度者，則屬例外，各國並須贊同。(四)逐漸取消一切進出口的限制；但如果這種限制確實保護公共道德，公共衛生，保護植物和動物衛生並維持公共安全者，則屬例外。工業成熟的國家尤須注重排除關稅壁壘運動。「新興」國家則須准許其保留合理的關稅以保護其幼稚的工業。

六 待遇平等

各國必須竭力設法取消其關稅的差別待遇，俾凡與其貿易的國家，均能站於平等的立場。某些國家會提出要求謂為保護其進出口平衡起見它們必須訂立雙邊協定。國際貿易機關當局對於這種要求必須予以嚴格審查，並為其站在平等待遇立場上計劃其他代替政策，以吻合戰後世界建設的總目標。因此作者主張各國訂立一協定，同意戰爭結束後五年或十年即實行取消其商業政策上和外匯行政上一切差別待遇。

談到「差別待遇」的定義將引起關稅優待問題和關稅聯合問題。條約上「最惠國」(Most-Favored-Nation)一名詞是含有差別待遇的意義。但當一個國家對另一個與其有政治特別密切聯繫的國家給以關稅優待時，(如英國之與其自治領訂立渥太華協定 (Ottawa Agreements)) 美國之與古巴訂立關稅互惠協議 Reciprocal Preferential Arrange Ment) 而採用「最惠國」一名詞實已失去其原來意義。因為「最惠國」一名詞實指絕對分立的獨立國家而言。這種方式的差別待遇最好暫時不加取消，因關稅聯合苟

能組織適當，則對於發展某一區域的工業實有極大的幫助。但這一類關稅條約和協議最後必須呈交國際貿易機關當局審查。國際貿易機關當局有權命其會員國應否放棄其在「最惠國」條約下所得的權利。

七 監督各國關稅立法和關稅行政

國際貿易機關當局必須便利各國訂立商業協定並監督這種條約的實施。各國進出口稅則如有變更時，或各國訂擬新的「無形關稅」，即關稅立法和關稅行政時，必須向國際貿易機關報告。國際貿易機關必須警告各國注意其貿易政策不得抵觸其國際義務。國際貿易機關除審查各國關稅變更案及發表其報告書外，還應有另一種權力。如果要使這裏所說的商業條約成爲一種確有意義的東西，那末這種條約必須明確地規定一切。但要使這種條約有明確的規定，則有過於嚴格的危險。因爲環境上會引起困難，例如遭遇農業歉收經濟不景氣一時也要簽字國切實遵守條約的規定，則將引起嚴重困難，如遇這種情形時，該國可向國際貿易機關請求暫免履行條約的義務，國際貿易機關有權審查該國的請求，如認爲合理時，則批准其請求。

多邊商業協定必須具有立法性質。爲求這種商業協定有效起見，必須設立一司法機關如永久國際法庭以辦理商業條約的爭執，並須有一行政機關具有適當權力與責任以執行其職務。國際郵務條約也有國際郵務聯合機構。國際勞工條約的一切規定也由國際勞工局

所執行，這種種實例可為國際貿易機關的模範。

關稅行政久已為人所承認為一種愛國舉動。假使由國際管理這種行政將引起國者的反感，尤其引起根深蒂固的工業農業利益界的猛烈反對。如何建立一國際貿易機關及如何執行其決定確是一個困難問題，非一篇文章所能詳論解決。但，果各國確具誠意，即各國如認定管理各國貿易政策確為保障永久和平的原素而又獲得主要貿易國家熱烈擁護者，則當能找出解決方法。至於美國對戰後經濟發展所持的態度尤具重大的影響。

八 美國到底採取什麼政策？

在三種步驟中美國必須抉擇其一。第一美國或者保留其傳統的國家主義態度而以赫爾計劃作多少的改變。第二美國或者與某一區域的國家訂立商業協議。第三美國或者放棄區域協議而與各國採取世界性的政策。

繼續採取純粹國家性的關稅政策並非指戰後即提高關稅之謂，工業界和農業界當然必迫使政府採取這種政策，且早已擬定其計劃，但執政的政黨可以採取防止經濟不景氣的適當措施，使人人得業；並維持國內物價的水準。這樣即可抵抗工業界和農業界的壓力。

但我們必須認識，戰後赫爾計劃在某方面是感覺不夠的。它缺乏了一種彈性能使美國貿易政策於擊潰軸心以後的幾個月或幾年內發生良好效果。過去八年的事實，已經證明討價還價式的關稅協議辦法，是煩瑣而複雜，不能適應緊急時期需要的。現在當戰爭進行期

中，我們和南美幾個國家所訂立的條約，很迅速的已告完成，但在和平時代，從宣佈願望進行談判時起（每每經外交談判方式）至條約簽訂之日止，必需經過十個月或十六個月的時間纔能完成。而且，一九三四年所通過的法案，規定不得將現行稅率降低至百分之五十以上，這樣更加限制了談判時的權力。

赫爾計劃更缺乏了另一種彈性。假定訂約國家是加拿大和美，其對外貿易乃由牟利的私人所進行，則採用赫爾計劃頗為適合。但假使美國要擴充其對蘇聯和新中國的貿易時，而採取赫爾計劃，則難得滿意結果，因為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制度和政策是和我國大異的。事實上赫爾計劃的前提是要使自由經營制度遍於全世界。但根據現在情形而論，這個前提能否收效不無使人懷疑之處。此次戰爭目的非使全世界各國的經濟組織對為一個統一的種類。假使我國貿易政策是要適應現實的話，我們必須承認「自由發展」的經濟和「有計劃規定」的經濟有共存的必要，也有共同參加世界貿易的必要。如果要使這種經濟制度不同的國家能互相貿易，只有訂立一種條約，規定在某一時限內必須購買或必須交換的貨品之數量或價值，并能隨時予以修改。採取自由經濟制度的國家，如果要訂立這種條約時，必會認為違背了待遇平等的原則。但對於統制對於外貿易的國家間互相貿易時，或對於統制對於外貿易的國家與自由經濟制度的國家互相貿易時，如果採用這種條約，可算是最接近「待遇平等」的辦法了。

戰後我們如果要訂立區域性的商業條約或其他特別性質的條約時，則我國現存商業政策必須有所改變。這即是三種步驟中的第二種。我國對拉丁美洲全體或其中幾個共和國的貿易，或對英國各自治領的貿易，我們可以採取關稅聯合的方式，或採取渥太華協定的方式。

我們不得不承認戰後我們採取區域性的貿易辦法實有動人的特徵。這是由國家主義到世界主義過渡時期的適當辦法。這樣可以渡過實際的困難，而使過渡期間的種種調整可以順利實現。在一個關稅互惠區域內放棄貿易壁壘當能增進該區域內各國的貿易；但全世界的貿易能否增進，則必須視乎該區域對於其他國家所取的政策而定。

工業落後的國家，可訂立區域性的協定，（如最近巴西和阿根廷所訂立者），以增進其經濟發展。工業先進國家當然不得藉口以其最惠國的權利去制止工業落後國家訂立這種條約。每一件事情必須根據其環境而決定；所以一個合格的機構如國際貿易機關得對每一件事情加以審查並提出建議。

最後我們必須明白採取區域性的辦法也如赫爾計劃一樣具有一個缺點，即忽略了戰後過渡時期的主要問題，使國際貿易能夠解決救濟和建設的問題。

兩年前作者和阿瑟格朗教授（Professor Arthur Upgren）在本刊提議建立美國與拉丁美洲共和國及英帝國三方面的經濟聯合。據當時的情形，訂立區域關稅協定可為較優世

界自由貿易政策的踏足石。但過去兩年的事情，已變更了這個形勢，現在我國已經不是非交戰國，也不是英德戰爭的旁觀者；我國現在是世界大戰中主要交戰國之一。要求爭取此次戰爭的勝利，我們必須和中英蘇及其他二十四個聯合國聯合。這個集團可為新的世界祖國之胚胎。因此，美國商業政策對於第三種步驟必須加以考慮，即美國必須與聯合國其他主要織家同建立一國際組織。如這裏所提議的國際貿易機關，以監督各國的貿易政策。

關於其他經濟部門各方也承認須由國際力量加以控制。最近泰來(Wayne C. Taylor)在波士頓美國對外貿易會議發表演說，提議戰後建立一國際當局以管理世界航運事宜。最近韓森教授(Alvin Hanson)在外事季刊發表的一篇文章提議建立一個國際投資局，其他人士也提議建立各種國際機關，以管理各國貨幣政策和農產過剩品。他們提出每一個國際機關的工作均與國際貿易有關；至國際貿易成功或失敗大部份繫於主要貿易國家的商業政策。因此國際貿易機關有建立的必要，以補充航運，財政，和投資等國際機關之不足。

上面所提出的任何國際機關，如果沒有美國參加是決不成功的，這是很顯明的。但美國政治和經濟利益之必迫令美國參加，也是很顯明的。美國的利益是世界性的。這項利益不能限於任何一區域，也不能限於某一種特別國家。事實上美國的貿易關係是多邊的。在和平時代，我國有巨量的出口過剩品；同時和我國貿易的國家也有大量貨品未能輸入我國。

，要清銷這種過剩貨品，必須多國互相貿易纔行。因此，我國貿易政策不僅要注意於美國對世界一個國家的貿易，而且要切实注意於促成世界各國間互相開放其貿易。

美國人民在此次戰爭中，不僅單獨要求軍事勝利而已。他們更要求達到其他的目的；他們要求一個永久和平；他們已開始明瞭除非他們允願與各國共同建立一個新的國際制度並行使這個制度，否則他們的目的決不能達到。在計劃國際制度中，我們必須特別運用我們的機智和政治才能，去建立一個國際貿易機關。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初版

戰後問題論文集

全一冊實價三十四元

編行者

中山文化教育館戰後世界
建設研究叢書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重慶江北香國寺上首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三十九號

上海圖書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38808

立獨